國聞周報

第十四卷第八期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一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重訂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21次 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平唐特快 膳車各等	4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貨	3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慢車 各等	下行車 ↓	站名	上行車 ↑	22次 快車 膳車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快車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24次 唐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特快 膳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慢車 各等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8·00	20·15	21·00				開	北平前門	到	9·50	11·30	13·55	16·46	17·30	18·30	21·12	23·00	23·20	2·40			
	6·48	7·27			13·16			21·28					開	永定門	開	9·35			16·13	17·13	18·15				2·13			
6·23	7·03	8·40	8·26	10·26	13·32		18·25	23·00	21·26				開	豐台	開	9·22		13·31	15·35	17·00	18·00	20·44	22·35	22·58	1·35			
	7·26	9·46			13·50			24·00	21·45				開	黃村	開	9·03			13·51	16·33	17·41				0·08			
	8·16	12·40	9·20	11·25	14·39			1·35	22·33				開	郎房	開	8·16			10·40	15·41	17·06	19·42	21·36		22·28			
	8·35	13·34			14·55			2·28	22·50				開	落垡	開	8·01			9·36	15·21	16·43	19·32			20·48			
	9·03	14·58	9·59	12·05	15·23			3·37	23·12				開	楊村	開	7·39			8·10	14·53	16·21	19·07			19·53			
8·02	9·39	16·46	10·24	12·32	15·57	17·53	20·16	4·53	23·38				開	天津總站	開	7·12	9·38	11·40	6·15	14·20	15·56	18·41	20·39	21·15	18·10			
8·10	9·48	17·03	10·32	12·40	16·05	18·00	20·25	5·10	23·47				到	天津東站	開	7·00	9·30	11·30	5·40	14·05	15·45	18·30	20·30	21·05	17·10	停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7·10			開		到	6·45		11·00		13·55	15·30	18·18	20·00	20·55		12·12		
9·14	11·03		開	13·58	17·28		開		1·04	10·00			開	塘沽	開	5·44		自		12·52	14·36	17·20	自	20·04		10·35		
10·07	12·29		往	15·06	18·33		往		2·09	12·52			開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6·12	浦	19·09		7·55		
	12·59		浦	15·50	19·26		上		2·57	15·17			開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48	12·57	15·15	口			6·05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40			到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5·00	開	18·15		5·00	停	停
11·02	13·17			16·08	停				3·15	停	5·30	7·30	開		到	3·25		來		10·25	12·38		來	18·1			22·35	17·15
11·13	13·31			16·19							6·10	7·45	開	開平	開					10·12	12·27			18·02			22·13	17·02
11·37	14·04			16·44					4·02		7·20	8·14	開	古冶	開	2·49				9·45	12·07			17·45			21·18	16·36
12·09	14·56			17·18					4·53		9·45	9·07	開	灤縣	開	1·52				8·45	11·20			17·04			18·22	15·43
12·50	15·58			18·07					5·58		12·58	10·10	開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6·23			14·54	14·41
	16·21			18·26					6·23		13·51	10·34	開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4·13
13·23	10·41			18·44					6·46		14·38	10·54	開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0			15·53			12·57	13·56
13·42	17·08			19·07					7·16		15·48	11·23	開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5·30			11·30	13·27
14·00	17·30			19·25					7·40		16·25	11·45	到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5·10			10·25	13·00
14·35									8·20				開		到						8·15			14·30				
21·40									15·35				到	瀋陽(南滿站)	開						23·10			7·20				

北戴河海濱支綫

85次	87次	91次	93次	95次	下行 ↓	站名	上行 ↑	86次	88次	9 次	94次	96次
7·00	9·50	13·30	16·00	18·50	開	北戴河	到	6·35	9·30	13·10	15·35	18·35
7·20	10·10	13·50	16·20	19·10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9·10	12·50	15·15	18·15

通縣支綫

501次 輕油車	503次 輕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輕油車	507次 輕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輕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輕油車	513次 輕油車	83次 客貨車	下行 ↓	站名	上行 ↑	502次 輕油車	504次 輕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輕油車	508次 輕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輕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輕油車	514次 輕油車	84次 客貨車
7·30	8·30	9·30	10·45	11·15	12·50	14·00	15·30	16·30	7·50	18·40	開	北平前門	到	9·15	10·25	12·10	12·40	13·40	14·48	15·29	17·20	18·37	20·05	21·25
7·35	8·35	9·38	10·50	11·20	12·56	14·05	15·36	16·35	17·55	18·48	到	東便門	開	9·10	10·20	12·02	12·35	13·35	14·40	15·24	17·14	18·32	20·00	21·17
7·36	8·36	9·40	19·51	11·21	12·57	14·06	15·39	16·36	7·56	18·59	開		到	9·09	10·18	12·00	12·34	13·33	14·40	15·23	17·1	18·30	19·58	21·15
7·52	8·52	9· 59	11·07	11·37	13·14	14·22	15·56	16·53	18·12	19·09	到	雙橋	開	8·53	10·02	11·41	12·18	13·17	14·23	15·07	16·55	18·13	19·42	20·56
7·53	8·53	10·02	11·08	11·40	13·17	14·23	15·57	16·55	8· 3	19·11	開		到	8·51	10·01	11·39	12· 6	13·16	14·20	15·06	16·54	18·11	19·41	20·54
8·03	9·03	10·16	11·18	11·50	13·30	14·33	16·09	17·05	18·23	19·25	到	通縣南	開	8·41	9·51	11·25	12·06	13·06	14·07	14·56	16·42	18·01	19·31	20·40
8·05	9·05	10·23	11·20	11·52	13·32	14·35	16·10	17·07	18·25	19·33	開		到	8·40	9·50	11·17	12·05	13·05	14·06	14·55	16·41	18·00	19·30	20·32
8·10	9·10	10·30	11·25	11·57	13·38	14·40	16·16	17·12	18·30	19·40	到	通縣東	開	8·35	9·45	11·10	12·00	13·00	14·00	14·50	16·35	17·55	19·25	20·25


人造自來血
血液盛衰，關乎身體之強弱，故強身之道，補血爲先，人造自來血含有添生新血原素，功效正確，藥性和平，凡服過者類能道之，非一般標新炫異之投機藥品所可及。
五洲藥房發行

國聞週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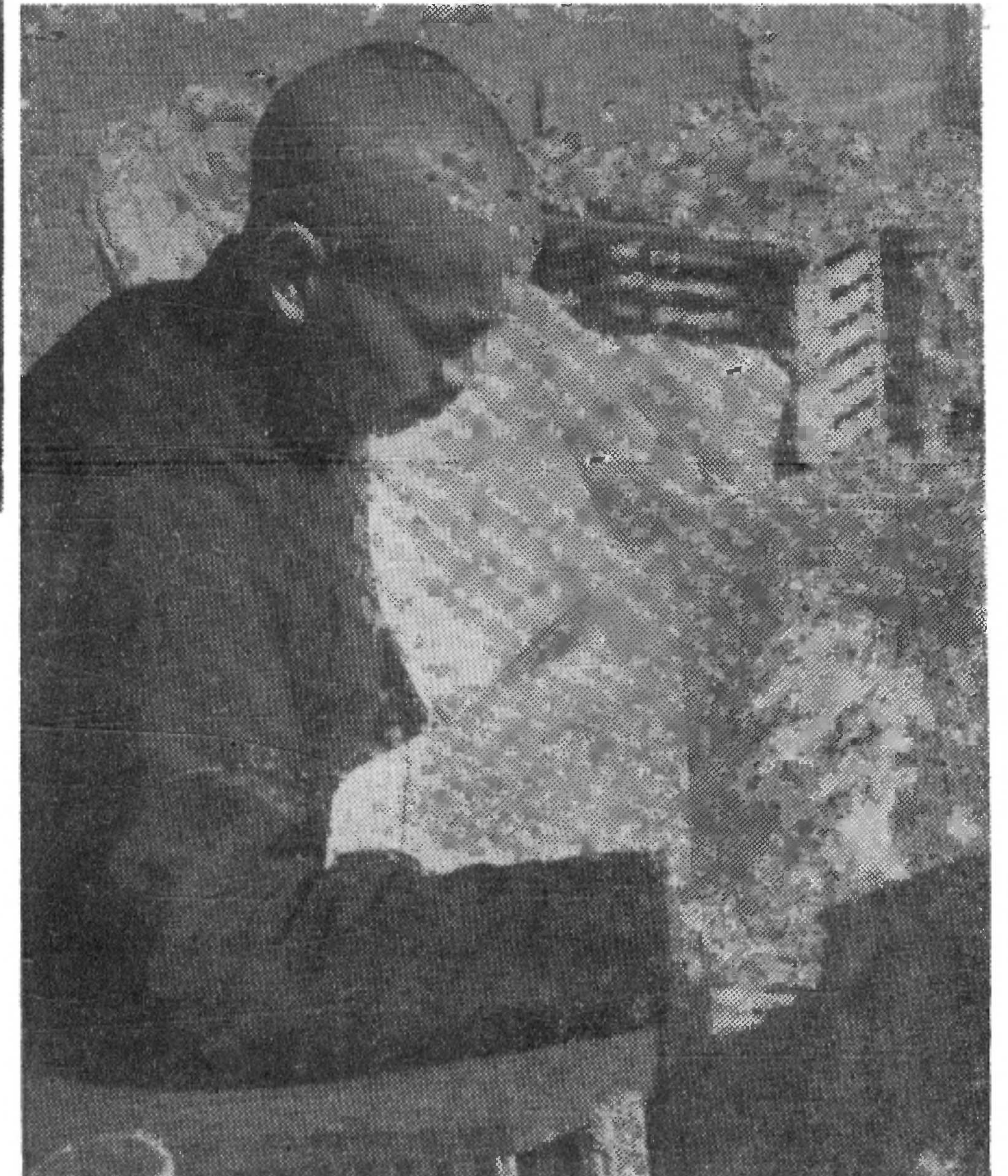
第十四卷第八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三月一日出版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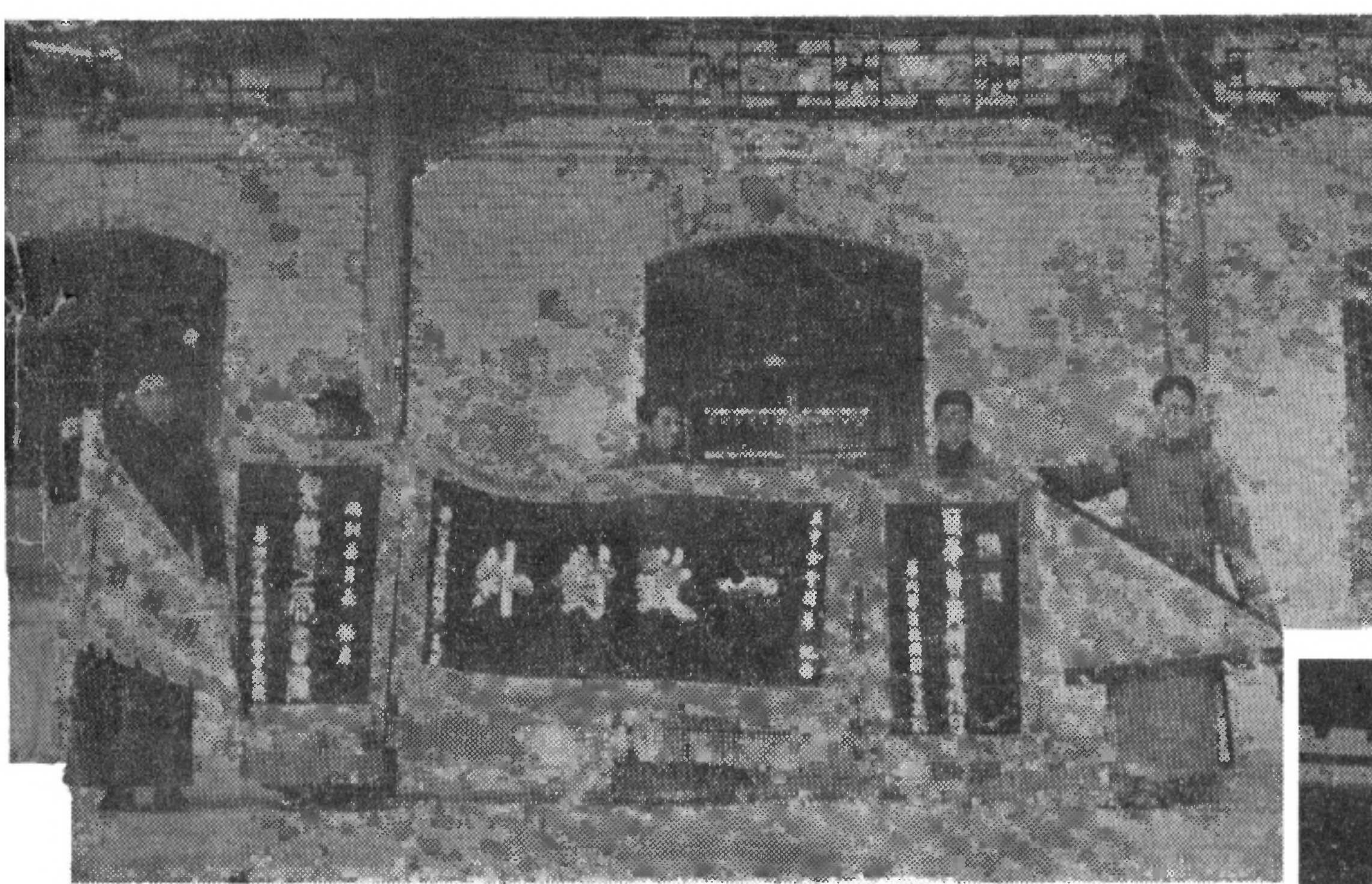




↑二月十五日第五屆三中全會開幕時，全體中委在陵墓前合影。



↑蔣委員長最近游莫干山時攝影，第五屆三中全會開會前，已飛返首都。



↑華北學生組三中全會獻旗請願團，二月十一日由平返京，向國府獻錦旗



↑自動抗戰的興和民團



↑廣州中華救護訓練班舉行畢業典禮時授憑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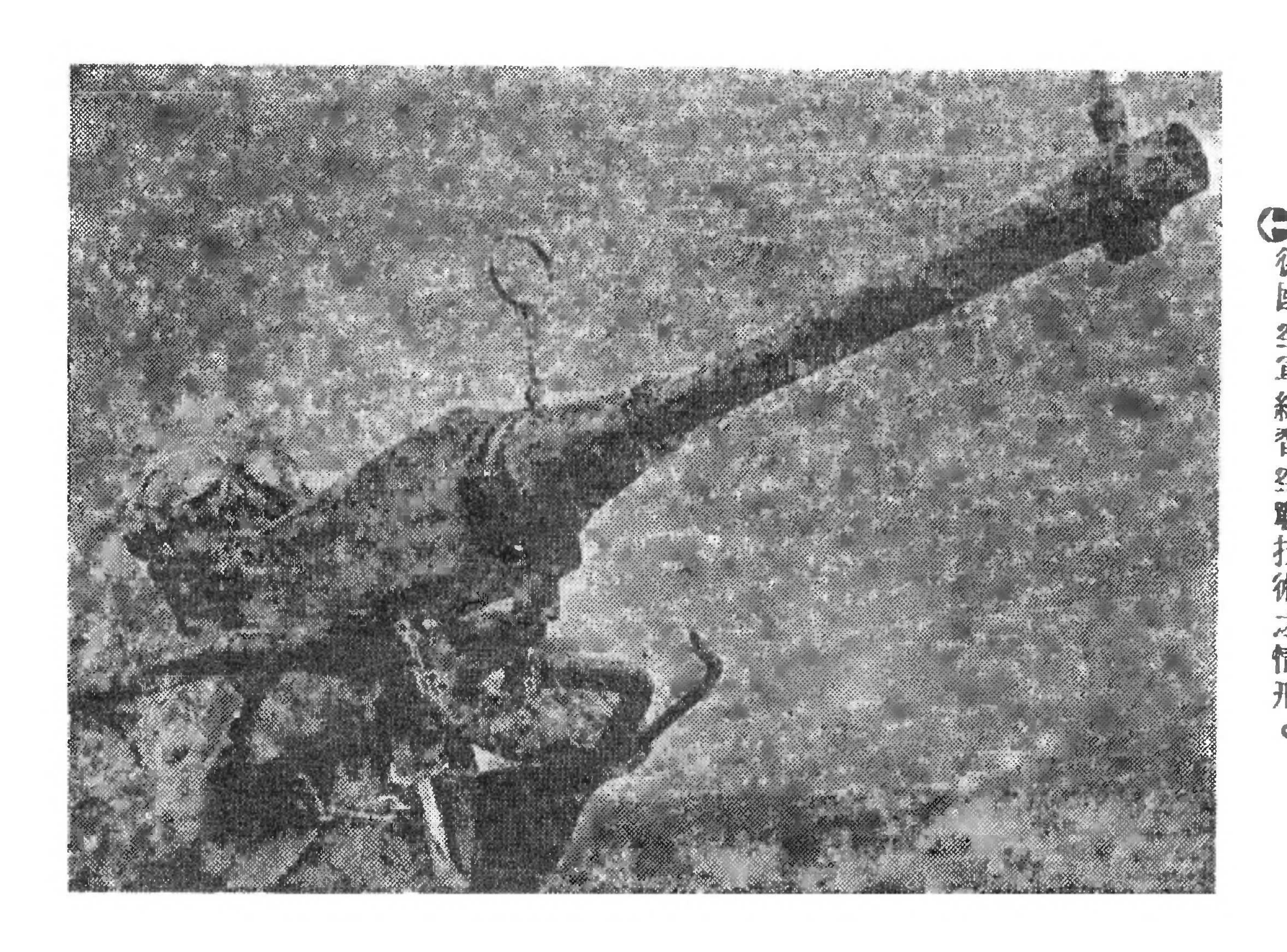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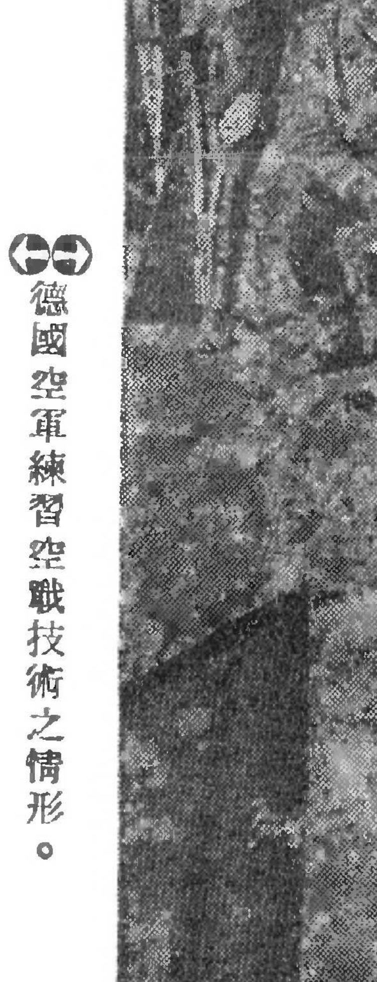
↑集寧待領賑欵的災民。





↑法國駐德大使彭賽(左)與德外長紐拉特討論西班牙問題。





←→德國空軍練習空戰技術之情形。

↓荷蘭女儲君裘麗亞娜公主大婚盛典。



↓新近卜居墨西哥之前蘇俄紅軍首領特洛斯基氏（右第二人）與其夫人（左第一人）抵墨後攝影。



三週簡評

三中全會

全國注意的三中全會，業已閉幕，除另欄紀載經過情形之外，這裏要說明一點大勢。

本屆全會，似乎很平凡地過去，但實際上解決了當前的重要問題，同時決定了今後的建設綱領，所謂當前的重要問題：（一）結束陝變，（二）安定政局，（三）對共產黨問題宣布了確切辦法。所謂今後的建設綱領：（一）確定召集國民大會的期日，這是說：中國一定要依既定的程序，入於憲政時期。（二）議決了一種具體的經濟建設方案。此案現在未發表，其不發表的原因，並非因為有機密性，大概因為都是些平凡當然之事，在未實行以前，不願空言鼓吹。

從一方面看來，實在是很平凡。但是大家知道，建國本來就是平凡之事。我們現在應當做的許多事情在一般獨立有為的國民，都是經常所做的。譬如說，我們要建設國防，試問何國沒有國防？至於農工商各方面應當努力之事，更平凡極了。又從政治上說，如和平統一方針之確定，如領土主權之嚴守，都是人類立國的起碼條件。我們朝著這方向猛進也只是盡些平凡的責任，毫不足奇。

國家前途的把握，就是在這統一安定的趨勢之下，全國人近緊努力做些平凡的工作。

陝局安定

這半月中陝局達到確實解決的地步。簡單說：本月二號孫銘九殺害王以哲等一幕，是西安事變最後的犧牲。自三四日起，局面好轉，遵令退兵，顧主任得到西安任事。一方面國府對張學良，下了恢復公權的命令，至於西安事變的八條，三中全會，決議不理，因為其形式不合，所以不討論其內容。

共產黨部隊，本來有一部分到了渭北，與潼關以南，此次退兵，共黨最為迅速，沒有增加時局的困難。不過共黨的問題，現在尚未解決，三中全會，此次特有根絕赤禍的決議案，宣布了解決問題的標準。

現在可斷言的，西北的內亂危機，業已消釋。共產黨問題，雖未解決，但從近來他們行動的看來，已有逐漸就範的可能性。

日本對華政策

日本近來還在開議會，新閣纔成立不久，此時判斷其對華政策，還失之太早。

不過可以這樣說：日本對中國，近來比較從前，似乎不那樣輕心，似乎正在從頭認真研究。

希望日本政策迅速地怎樣變好，是不可得的。因為軍人的一套思想，並沒有變更，對冀察，對綏蒙的觀點，還是那樣。所以對華的大轉變，至少在現時為不可能。但我們要注意一點，就是日本一般的輿論，現在已轉到要從新研究中國

，認識中國。

我們暫定的結論，是這樣。就是：中日問題，如何演變，最要緊還是看中國自己。具體的說：我們愈進步，對日關係的危險性愈減少。要希望日本改變，就必需努力進步，使其自然改變，也不得不改變。

日本最近的空氣，好像要趨重經濟外交，不久要有財界領袖的一團來中國。我們可以這樣觀察：其一，據中國的觀點，政治關係不改善，經濟方面，恐怕無多可談。其二，就日本說，注重經濟的是平和派，那些急進軍人的腦筋，又是一樣。（知非）

英國防新計劃

德日協定成立以來，英國和平的幻夢，已爲鐵般的事實所打碎。二月十六日英政府宣布的國防新計劃，從大勢上觀察，毋寧是一種必然的結果。這計劃預定於五年期內完成，發行公債達五萬萬鎊之鉅，由此顯現了英國魄力的偉大，此計劃的宣布，使得舉世震動，自非無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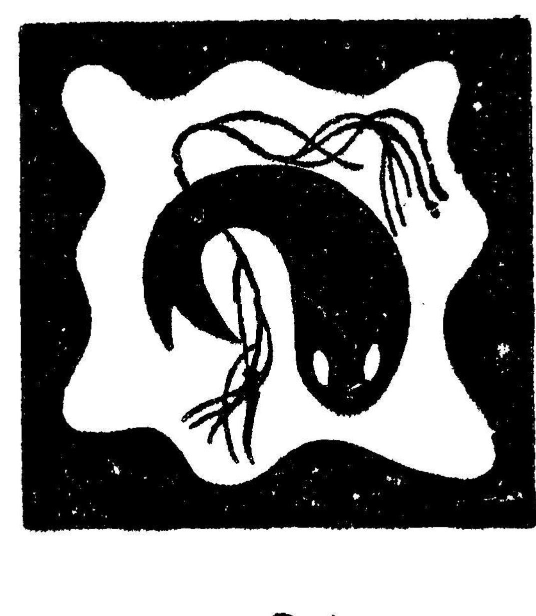
此舉的影響可以分幾方面看。（一）法美等民主國家，對於英國的振奮，當然是歡迎的。美國雖有繼起擴充海軍的企圖，但這是爲維持固定的海軍比率起見，並無敵對之意。（二）德義法西斯國家對於英國此舉，除震驚以外，更懷着一種健羨的心理。強權國家的氣燄，因此受一頓挫。（三）此舉對於遠東，也很有影響。日本新閣對英的態度，現已顯呈轉變，就是一個佐證。但我們如作較遠的觀察，英國這項龐大計劃的完成，是與野心國家的利益衝突的，所以在它完成以前，國際間的和平，大爲可慮。

禁志願軍赴西

禁志願軍赴西一事，已於二月二十日起實施，參加者有二十七國，監察制亦定於三月六日起施行。此舉成功的原因，實由於英政府特殊的努力，惟對於停止西戰的實效如何，現時尙難預料，但是消弭國際糾紛，却因此得着了進一步的把握，這是可以欣幸的。關於西戰本身，國民軍與政府軍間的最後勝負，仍難判明。左右黨派鬥爭的情勢，已成功了一種慢性的症狀，不是一時可以解決的。

德國外交之活躍

近三週中，德國的外交，頗形活躍，對英方面，它首次要求承認恢復殖民地的原則。對於波蘭，據聞有收回但澤的談判，德要人高林的赴波，很引起歐洲外交界的注意。本週德外長紐拉特更有奧國的訪問，據聞在討論奧國復辟問題外，德方又提出恢復中歐舊同盟的建議，情勢甚爲可慮。從上述各事件，我們不難辨明德國政策今後的動向。最近德法關係，雖漸趨融和，但是歐陸大勢，仍舊是不易樂觀。



東亞幸福之途徑

王芸生

日本人士談起中日問題來，常把「東亞幸福」四字掛在口頭，現在我也想談談東亞幸福。

在東亞如何出現一個幸福的局面，中日兩國自然特別要負很大的責任。中日兩國對這一個問題的認識，是很富有歷史意味的。較遠的勿論，在近代史上，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兩國的看法顯然有一個根本的不同。這個不同顯示出一部中日糾紛史，一直到現在，這個不同還存在着。這個不同是東亞幸福的大障碍。在這個不同的基點上，真正的東亞幸福是不會出現的。要實現東亞的幸福局面，必須先泯滅這個不同。

在這個時代的初期，中日兩國同受外患的壓迫，中國是給西方勢力把門戶摧碎，日本也同樣的被打開了大門。近代中日兩國的關係，彼此都較晚於對西方的關係，兩國都是在西洋勢力進入之後才發生近代關係的。在這段關係開始的初期，中國對日本的觀念是很平常的，最高的理想是相安共存。李鴻章便是這個觀念的典型代表。他在光緒元年對森有禮所說的「徒傷和氣」及光緒二十一年他在馬關和伊藤博文所講的一篇大道理，情勢雖異，而用意如一。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的近代革命家，他對於中日關係的觀念便與李鴻章相同。看他一九一四年寫給大隈重信的信及一九二四年過日本時的言論，可知。中日關係發展到現在，中國人的觀念仍不外是這個相安共存。至於日本方面，一開始野心便很大，她對付中國的手段，是抄襲了西洋人的成法而更變本加厲的。她想征服中國，進而為東亞的霸主。明治大帝的大陸政策的涵義，若照日本一部軍人的解釋，在距離上當然還遼遠得很。經過中日，日俄及歐洲三次戰役，日本在國運進展中，更加强了對華畸形觀念的信念。問題發展到現在，九一八事變五年後的現在，這個畸形觀念是否還應該讓牠繼續發展？那卻大

大的值得日本人士加以理智的考慮了！

九一八到現在，中國失掉了四省掛零的土地，忍受了無限的屈辱。中國之所失，即日本之所得，這筆賬是最易算的。但是，這個得失的進一步的影響是什麼？卻更有明白認識的必要。

在這五年的經驗中，中國人正式懂得了一些事情，就是——國際均勢及國際條約的不可靠，要想國家獨立存在，必須靠自己的力量。日本把鐵一般的事實給中國看，同時還不斷的把可能的命運向中國作吼。吼得最響的要算天羽英二，其次便數前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了。一九三四年四一七的天羽聲明，宣布了一個中日不共存主義，去年須磨又明白宣示「中國只有兩條路，或是依存日本，或是戰爭。」天羽告訴中國中日不能共存，而中國所求的卻正是共存；須磨告訴中國必須投降日本，而中國人雖三尺童子也不願向異族投降。要共存必須先能自存；要不投降便必須準備抵抗外力壓迫而來的戰爭。這是日本擺在中國面前的課題，中國人必須忠實的刻苦的去鑽研，了解。在這個課題之下，中國人已了解並力行了以下的一些事情：認識國家，擁護統一，努力建設，並愛惜自己的力量。這一串都有事實予天下人以共見了。中國人已懂得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熱烈促成國家的統一，努力國防建設，作抵抗外患的準備。在「中國人不殺中國人」的觀念下，兩廣問題和平解決了，犯綏的漢奸土匪回到他們祖國的陣營來，西安事變的大波瀾最終將演成一切內戰的解除。中國對這個課題不知才做到百分之幾，她還在努力前進，期以確定自存，以與她的強隣共存。

這五年來的歷史，對於日本自然是加倍強化了大陸政策的信念，循征服中國的路線，以懾服蘇俄，並拒英美勢力於東亞門戶之外。歐美人說這是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日本軍人則給自己加了一個尊號叫做「東亞安定力」。征服一個四萬五千萬衆人民一千一百一十七萬餘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國，已是只有一部分日本軍人才能有的野心，而為了謀這個野心的實現，在整個的算盤上，須準備與蘇俄決一個勝負，同時還須把英美的海軍勢力擊出西太平洋之外。這是日本野心主觀的發展，至於客觀影響所反映出來的事實，那就很值得我們冷靜的檢視一下了。

九一八以來的五年事實，日本軍人的功名得來的太容易了，因為功名慾的膨脹，形成少壯軍人的跋扈，加强軍人干政的習性。下犯上，少刼長，軍紀廢弛，憲政失靈。這一點已足够動搖日本的建國精神，更兼軍人的算盤打得太大，不得不厚徵重斂，壓榨人民的血汗，以膨脹軍費，擴張軍備，

把人民推到饑餓線上。世界軍備已發展到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舊的軍事訓練與軍事組織，對於現代戰爭絕無勝利的把握。日本對外沒打過敗仗，她的軍事組織還是歐戰以前的系統。返觀歐戰後國家，若德意志，尤其蘇俄，她們的軍事系統都在歐戰中毀滅了，現在組織起來的都是嶄新的。中國還談不到軍備，假使中國能够建設起來一個國防系統的話，當然也是新的。日本的戰備，差不多已像大不列顛的工業上的老機器，不大適用於現代競爭了。日本軍人很明白這一點，知道現有的本錢沒有征服中國並戰勝蘇俄的把握，所以決心進行一個大規模的六年軍事計劃，日本軍部所爭的三十萬萬大預算，便是爲了這個大目的。小本錢有時固然可以贏得大收穫，但意外的營業也許會賠光了老本。日本本身有一個矛盾，去年一月我給南京「日本評論」寫的一篇文章上曾說：

「日本在外形上已是一個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她的內容尚未完全進化到這個階段，尤其在農村，還是前期的小生產制度。所以日本農業的生產雖然商品化了，可是牠一般的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經營。農村生產者的生活，一方面要跟着世界貿易顛簸，同時還受着天災人事種種的威脅。近兩年，日本城市雖已感到通貨膨脹的景氣，許多農村地方仍是日甚一日的衰落。平時農作物豐收了，則「穀賤傷農」，歉收了則農民們爲窮困所逼擁擠在買主的門前急於求售他們的米。如去年日本東北荒災，青森宮城等縣的苦況，賣兒鬻女之類的人間慘劇都演出了。日本的城市繁榮，一向靠農村賦課補助，日本商人把生產大衆的收穫，做爲廉價的商品，向世界傾銷。日本工業家近年索性把工業製造的可分的部門移到農村，用低廉的工資，吸收農閒及一般農村婦孺的勞動力。日本商品潮水般的湧到世界市場，使世界瞠目結舌，相與震驚，誰知牠的原動力卻是忍餓耐勞的日本農村大衆！日本商人儘力壓榨，儘力傾銷，日本軍人儘力發狂，軍費儘力膨脹，預算儘力增加，赤字公債儘力增發，結果農村窮了，生產的農民瘦了。」

日本這個矛盾是日益加甚，最近在「大衆經濟雜誌」二月號上見到永井柳太郎的一篇文章，談及日本農村現狀的慘淡，眞是滿紙血淚。日本大衆的經濟生活如此，即使把他們的肚皮粘到脊骨上，恐怕也難償軍人的專慾。這是日本人士最應了解的一個問題。日本軍人說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滿洲拿到手上，結果如何？防守要兵，經營要錢，非但未曾給予人民以生活的利益，反而加重了他們的負擔。這一個對外發展的眞正收穫是——軍人氣燄的增高，國家困難的擴大，人民痛苦的加深。這五年來的意外功名，使軍人增強整個支配國家的迷信，一面在政治上把持國家的政權，一面在文化上壓迫國民的思想；同時爲對外的便利，還常常撒些路人皆知的大謊。這樣自然加重社會煩悶，同時還影響了國民道德。中國的一位「日本通」，最近曾在日本住了一年，日本的小村莊他都曾考察過，去年秋天回來，他對我談起日本情形，

除了對日本國民致普遍的敬意外，而對於日本一般的風紀道德都懷着一種遠見的隱憂。使我聽了最爲聳動的是日本國內已竟有了吸鴉片扎嗎啡針的人。日前一位朋友自東京回來，談起日本大學生的生活，也很令人感慨。據說東京的咖啡店很發達，光顧的客人要數學生占重要的成分。他們在那里同下女胡調之後，多喝得醉醺醺的回去。日本大學生的就業難，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他們在畢業後很難找到五十圓一月的位置，同時在思想上也感受一種很大的壓迫：生活與思想兩無出路，他們便自然的走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頹廢之路。日本的現狀讓國家新血液的青年煩悶到這樣，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把眼睛放得普遍些，可以看出日本矛盾的廣大，由政治到一般社會，各種勢力，各種集團，無不刻劃着很深的裂痕。日本國家的情形能否容許這種現狀繼續向前發展，已大有問題，自然更不談一旦對外有事。日本國家的情形，我想日本人應該知道得最清楚，用不着我們外人來談，而且也不便深談。我說的這些簡約的話，完全站在對日本國民表同情的立場，絕不存有一毫幸災樂禍的卑鄙心理。我希望我這些言不能盡的話，能够給日本人士一些幫助，使他們覺悟到日本軍人所走的路線，是一條死路。爲了日本，爲了東亞，都應該另覓通路了。

一般中國人提起日本來，在感情上常不免有些憤憤，而我不然，我每一想起中日近狀來，常爲我們的國家抱甚深的慚愧。誰使日本國民受到這樣的苦痛與壓迫，推原禍始，責任全在我們中國人身上。我常說：「東方的不安，在於缺少一個强盛的中國。」假使中國能够自强起來，在平等的基點上，與日本携起手來，東方將無紛擾，而一切安定了。中國人已知道自悲自悔了。近幾年來，我們以悲悔的心理，努力自强，期以確定的自存，進而與我們的鄰人相安共存。一直到現在，中國人並無對日本採取絕對報復的心思，我們的理想依然是幾十年來的舊觀念——願與日本相安共存。不過，中國人現在已有進一步的覺悟，便是要實現這個理想，不必情商，也不必懇求，先决的條件是要中國能够自立自存。

中國現在已走上覺悟的路，日本如果不再繼續走死路，東亞幸福的局面馬上便能實現。

要實現東亞的幸福局面，必須先泯滅彼此觀念的不同。日本只要不想征服中國，走最平實的「相安共存」的路，東亞的一切問題皆迎刃而解了。日本應該有一種雅量，不要對中國嫉妬，還要覺悟中國的復興是東亞幸福的源泉。在東亞出現一個獨立强盛的現代中國，東亞兩大民族携起手來，世界任何國家誰能對我們輕視。日本不要擔心中國報復，中國

人很能認識他們的前途，他們根本沒有征服日本獨霸東亞的野心。也不必擔心蘇俄，無論從全局或局部的眼光來看，蘇俄絕不會自動出來向日本挑戰。至於英美，她們所希望的是一個世界和平的均勢，對遠東所關切的是商業利益，誰也不能想像她們會來攻打日本。日本若放棄了征服旁人的野心，現在她的軍備已足够自衞了，何必苛歛民富，大舉擴軍，以岌岌自苦？日本軍人雖常以「東亞安定力」自詡，其實若循日本軍人的路線走下去，只有增加東亞的動亂，惟有中國的獨立復興才是眞正的「東亞安定力」。中國的復興，她將有極大潛力貢獻給她的朋友。中國這幾年在艱苦環境之下才開始她的建國工作，她的鄰居應該已感覺到一些好的影響。在中國向上的路上，無疑的，她的胃口消化力將大量的增强。中國去秋的一個大豐收，已予日本貿易很大的興奮。毀滅了中國的市場，將如割斷日本海外貿易的動脈。這是最實際而明白的事實，日本軍人何苦偏偏要做「殺雞求卵」的蠢事？所以我說中國的復興，用遠大的眼光看，是日本的利益。中國的和平貢献，將會帮助日本解決她一切的內部困難。

日本人士的對華觀念，近來顯然已有轉變的傾向，我們希望這個傾向能够形成有力的勢力。本年初，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衞文麿公爵發表了一篇劃時代的宏論，他說：「日本對華之觀念尚欠澈底，因之對於各事亦乏適當的處置。」他提議中日提携，謂：「吾人提議提携，並非威脅一方為他方面之犧牲，雙方應各以祖國之立場，伸手合作。換言之，相互提携，係以中國人民愛中國日本人民愛日本為基礎。苟將愛日本及愛中國之心擴而大之，即將成愛亞細亞民族矣。」近衞先生的話，我認為是東亞大局的福音。我希望泯滅兩國觀念的不同，近衞先生的話，在日本實是劃時代的偉大，而恰恰合於「相安共存」的中國舊觀念。兩國人士把握住這個堅實和平的觀念，東亞的幸福即在目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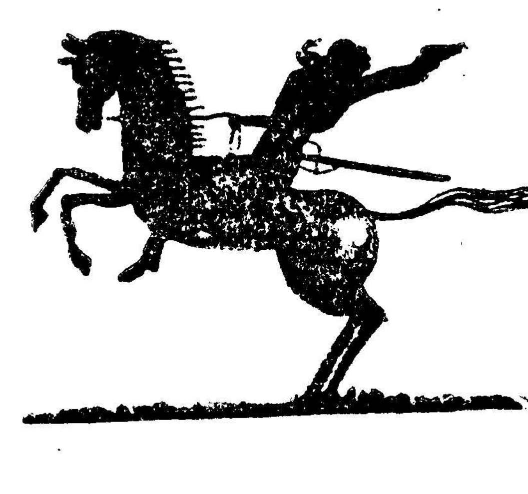
在日本識者中，近衞先生的議論不是孤獨的，日本輿論已有要求「對華重新認識」的呼聲。山崎靖純氏說：「在新時代裏唯一正當的繁榮之途，其重點實繫於如何使他民族亦獲得解放。依歷史表面所現出的種種情形，固然屢屢使人錯覺霸道的勝利，但結局，最後的勝利仍然是屬於把握着新的

解放原理的正道的國家。」(見日滿支評論十二月號)山崎先生的話，眞是精湛極了，我們於欽佩之餘，希望日本政治家及軍人都有同樣的覺悟。然而日本觀點的錯誤在那里呢？室伏高信先生曾經明白的指出：「最重大的，便是對於日本近隣勃興的兩大國家蘇俄和中國的認識陷於根本謬誤。日本國際政治的一切謬誤，都是從這個對於勃興的兩大隣邦的認識錯誤裏出發的。」(見一月十二日東京讀賣新聞)

時代的運會，要求日本修正她的對華政策了。天羽聲明所代表的「不共存主義」，應該根本取消；「廣田三原則」也已不大適用。聰明的日本，應該拋棄了那些陳腐的調子，在同情中國復興的立場上，調整糾紛，肅正感情，進而與中國作永久的握手。怎樣調整糾紛，肅正感情，我認爲最先應該做到以下幾件事：（一）取消冀東組織；（二）根絕走私；（三）調整冀察平津等地一切畸形狀態（包括恢復察北主權及撤銷日本特務機關等）。這些事是建設中日正常關係的清道工作，這些事做到了，中日兩國同時均須有準備解決「滿洲」問題的覺悟。「滿洲」問題是中日糾紛的根源，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中日兩國便不會有眞正的握手。日本老翁議員尾崎行雄氏最近在議會中的質問演說，曾說：「苟日本對中日友好提携確有誠意，則余可確定，中國必樂於與日本携手。日本爲維持面子起見，自無理由退出滿洲，但對其他種種問題，日本如能使中國相信無絲毫野心，中日友好提携自能實現。」尾崎行雄先生的大體認識是正確的，只是對於「滿洲」問題的認識還有些閃鑠。這一個問題遲早是要遇到的，我們現在就應該準備共同的覺悟。

日本放棄征服中國的野心，不妨碍中國復興，進而與中國做和平携手，將解消日本內部的一切矛盾，並安定東亞的大局：這是東亞幸福的途徑。這一個途徑就擺在我們面前，正待中日兩國人士展足邁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於上海。



三中全會記

鑄成

自從綏遠戰爭發動後，全國國民都在緊張熱望中，顯露對國事的關心。五年來蘊鬱在心中的火焰，想開始找一個吐露的機會。復興的路究竟在那裏？這是大家焦慮着的問題。百靈廟大廟的先後克復，西安事變的完滿解決，給予全國許多狂熱和自信，同時也觸動國民對於安內攘外兩大問題更深的體會和研討。三中全會適於此時舉行，舉國期望之殷，自不待言了。

這次大會最大的收穫，第一是確立了充實國力的新方針，當二是決定了經濟建設的根本計劃，所以這次大會，無疑的可謂爲建國復興途中繼往開來的一個重要樞紐。共黨問題，是中國十年來的一個大癥結。消損國力，牽制對外，這篇賬幾無法清算；現在共黨已有悔悟的消息，大會中並已決議「根絕赤禍案」，宣言中更有詳盡的說明；希望國事能因此走上一個新的階段。我國近年建設的進步，是有目共見的，全國的眞正統一，國力的日趨充實，多與建設有關；所缺憾的，祇是尚多近於一鱗一爪，而沒有遠大的計劃和一貫的步驟，現在大會已把這個缺憾彌補了。我們此時惟有靜待這兩項重要決議的逐漸見諸實行。

大會進行經過，分誌如下：

開幕時汪精衞致詞

大會於十五日晨在陵園總理陵前舉行開幕式，同時合併舉行中委謁陵禮及中央紀念週。計到中委汪兆銘，孫科，于右任，戴傳賢，居正，馮玉祥，鄒魯，王法勤等一百七十人。九時正，各中委依年齒序立，由汪兆銘主席，領導行禮並獻花圈，即由汪致開會詞。詞畢，即領導全體入陵寢內瞻謁遺容，退出後，奏樂，禮成，攝影。十一時正，預備會議，在中央黨部會議廳舉行，計到中央執監委員二百餘人。居正主席，決議推蔣中正，汪兆銘，戴傳賢，王法勤，馮玉祥，于右任，孫科，鄒魯，居正，九委員爲主席團，推葉楚傖任大會秘書長。汪之開會詞原文如下：各位同志，全國人民及全黨同志，所盼望的三中全會，已於今日開始了。回溯去年七月

三中全會根據五全大會的宣言，將救亡圖存的方針，加以鄭重的聲明，並繼之以切實的奉行。跟着全國之和平統一，有了顯著的進步，竄至西北之餘匪，亦日益窮蹙，而趨於消滅，於是綏遠之役，中央之領導得力，地方當局之克盡厥職，武裝同志之奮勇，全國人民之踴躍一致，以爲後盾，遂獲到守土禦寇的成績。同胞們及同志們，在危急存亡之中，得着這一線的希望，增加了無窮的勇氣，及至西安事變發生，幾乎使救亡圖存的基礎發生非常的搖動，幾乎使同胞們及同志們一線的希望，復歸於幻滅，幸而蔣介石同志，安然出險，又幸而西安的秩序恢復，能依中央的策畫，以和平解決，在這不幸事件之中，發現了全國人民之團結有力，與全黨同志之沈着勇敢，能臨變不亂，且能弭禍亂於將萌，在今日三中全會開會之日回想起來我們實可引爲欣慰的唯是國難嚴重，有加無已，已喪失的領土，如何收回，未喪失的領土，如何保衛，正有待於我們的繼續努力。我們應當怎樣竭盡心力，挽救危亡，這是我們一切工作的中心問題。還有西安反側初定，隱憂未已，我們應該怎樣謀統一與安定之進步，勿使數年以來之國防計畫，爲之挫折，尤勿使數年以來之剿匪工作，功虧一簣，這也是一個當前待決的問題， 還有救亡圖存，有待於國力充實， 而國力之充實，又有待於民力之增進，我們應當怎樣從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解除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其能力活潑，効力增加，這個問題不止是目前救亡圖存所關而且是民生主義之實行所繫。還有自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口號，不只是適用於全黨，而是普及於全國的。中央歷次決議召集國民大會，其理由實在於此；關於國民大會之召集日期，因各地選舉尚未如期完竣，不得已而延緩，我們應當怎樣根據民權主義，樹立民主政治，以完成建國的工作，這又是一個當前待決的問題。三中全會檢閱過去，體察現在，以確定將來工作的方針，在全會裏必有種種極重要的提案和極重要的決議。如今只舉一二例已可見全會使命及責任之重大了。我們深感覺此次全會使命及責任之重大，我們於開會之日，以我們的熱誠，對於總理誓以不斷的努力，來擔負此重大之使命與責任。我們憑仗總理在天之靈，指導我們，使我們對於將來的工作，獲得準確的方針，以期無負全國人民及全黨同志的盼望。

國民大會定期召集

大會第一二次會議，均無重要決議。至十八日之第三次大會，始決議如下之議案：（一）提案審委會黨務組審查報告。（一）中央組織部提推進各省邊區黨務辦法案。決議，照審查意見修正通過。（二）李敬齋等十七委員提，撥欵建修河南辛亥起義殉國張鍾端等十一烈士及歷次革命河南死難烈士墓祠以慰忠魂而資敬仰案，審查意見交中常會酌辦。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二）提案審委會政治組審查報告：（一）王正廷等五委員提議增加駐外使館經費推進外交效能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政治委員會核議。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二）何委員鍵提議擬請於湘，桂，川，黔邊區設立專管機關化除苗猺等界限以清隱患而固國本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政治委員會核議。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三）張鈁等七委員提議請迅撥巨欵救濟豫災以拯民命而固國防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准照原案所請，交政治委員會詳擬實施辦法。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四）石瑛等八委員提議擬請組設全國抗撈委員會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行政院轉令主管機關核辦。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五）田崑山等四十一委員提，

甘肅匪災奇重，人民凍餓待斃，宜迅撥巨欵辦理急振，以救民命並速設法救濟春耕，舉行工振，以免災情擴大而固國防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政治委員會詳擬實施辦法。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六）方覺慧等十四委員提，統一官等官俸並厲行銓敘制度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政治委員會參酌辦理，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七）李宗黃等十委員提，擬請將市縣建設較完善之區限期完成地方自治以立黨信而樹風聲案。（八）焦易堂等十三委員提，限期次第完成縣市地方自治並從速規定各級自治候選人考試法以便實施憲政案。審查意見，以上兩案，擬請大會併交中央政治委員會核議。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九）黃慕松等三十六委員提，廣東銓敘辦法現任公務員資格應採用甄審條例補行甄別退職公務員應採用登記條例補行登記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照案通過。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十）朱家驊等十五委員提，請修改省市地方自治推進委員會組織條例及工作綱領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常務委員會討論修改。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三）提案審委會經濟組審查報告：張鈁等七委員提，「為豫省旱災慘重，懇請中央籌撥巨欵，用工振方法興辦河南水利工程，以救急災，而防後患」。審查結果，擬交全國經濟委員會核辦，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四）提案審委會教育組審查報告：（一）何委員鍵提，請明令學校讀經以發揮民族精神而實現總理遺教案。決議交中央常務委員會妥籌辦法。（二）梅公任等二十五委員提議，設立中央編譯館以為促進文化領導思想之工具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中央常務委員會參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三）焦委員易堂等五十三委員提議，請責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醫教學規程編入教育學制系統以便興辦學校而符法令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中央政治委員會確議辦法。決議照審查意見修正通過。（四）李宗黃等三十八委員提議，請實行五全大會中西區平等待遇決議原案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中央政治委員會參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五）方覺慧等七委員提議，國民教育中央宜特定辦法派員指導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中央政治委員會核定具體辦法。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六）葉秀峯等十四委員提議，改進獎勵私人興學辦法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教育部參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七）周佛海等二十三委員提議，全國各縣教育局未改科者應保留已改科者應酌量恢復案，決議交中央政治委員會迅定辦法。（八）潘公展等九委員提議，擬請中央籌撥的欵專充文化建設經費案。審查意見， 擬請大會交中央常務委員會，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至二十日之第五次大會，復決定國民大會召集日期。主席團提出關於國民大會案原文錄下：查本會關於國民大會之提案，計有（一）劉紀文等六委員提，請修改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及分配候選人名額。（二）潘公展等九委員提，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並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兩案。經交提案審查委員會政治組審查，擬交常務委員會參考。主席團以案關重要，本會似應為原則上之指示，俾常務委員會有所遵循，擬請大會為左列之決議：（一）督促該管機關，繼續辦理選舉，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並決定憲法施行日期。（二）關於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有應行修正之處，授權常務委員會辦理。（三）所有關於國民大會之提案，均交常務委員會參考。右擬是否有當仍候公決。決議通過。

蔣辭各職大會慰留

大會十九日下午開第四次會議，由馮玉祥主席。（甲）報告事項，（一）宣讀第三次會議紀錄。（二）秘書處報告文件。（甲）各委函電，（乙）賀電，（三）蔣委員中正報告西安事變經過。（乙）討論事項，（一）提案審查委員會黨務組審查報告。一，蕭吉珊八委提擬具整頓美國黨務辦法提請公決案，審查意見交常委會從速核辦。二，王泉笙等十三委提擬請公葬夏之麒烈士，並厚恤其遺族案。審查意見，交常委會酌辦。決議以上各條均照審查意見通過。（二）政治組審查報告：一，陳肇英等十委提迅速施行鹽法，以除積弊，而利稅收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國府轉令主管機關切實施行。二，中央地方自治計劃委員會提地方自治綱領草案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常委會審議。三，王秉鈞等十八委提，制定內官外官升轉互調辦法以廣閱歷而免隔閡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政治委員會核議。四，歐陽格等四十二委提實行稽功授勳，並厘訂致力國民革命者授勳辦法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常委會核議。五，麥斯武德等六委提，請中央確定方針設法與世界回教國家發生密切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關係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政治委員會核議。六，麥斯武德等四委提，增設駐外使領，充實外交機構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將本案與王委員正廷等提增加駐外使領館經費推進外交效能案，一併交政治委員會核議。七，彭學沛等十八委提，促進鄉村建設方案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政治委員會核議。八，麥斯武德等五委提溝通並密切新疆民衆與內地之關係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政治委員會參考。九，潘公展等二十一委提請確立鞏固和平統一之實施步驟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政治委員會核議。十，張繼等二十二委提高等文官考試應按各區分配名額並酌在各處舉行以期廣求人材而固統一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通過原則，交政治委員會核議修改考試法。決議以上各項，均照審查意見通過。（三）經濟組審查報告：一，褚民誼等五委提請政府督促改良鹽質，以重民食案。審查意見，交行政院。二，蔣作賓等十二委提，爲防止水患請求統籌疏濬揚子江及其流域有關之河港湖泊，並提前嚴禁沿江各省擅築堤壩圩垸與水爭地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通過。交政府主管機關切實辦理。三，石瑛等五委提請開放應城膏鹽，以維民生。審查意見，交行政院核辦。四，馮玉祥等十五委提，積極推行救災準備制度案。審查意見交行政院。決議以上各案均照審查意見通過。（四）教育組審查報告：一，麥斯武德等六委員提議促進回民教育以扶植其能力案。二，麥斯武德等六委員提議，籌撥專款獎掖新疆回族青年晉京求學案，審查意見，以上兩案擬請大會併交中央政治委員會核議辦法。三，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提議，請設置總理紀念獎金以提倡學術獎勵服務蔚成風氣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決議設置總理紀念獎金，其基金三百萬元，分三年撥足，其詳細辦法由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再行擬定，候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四，張繼等二十一委員提議，中央直屬各學校宜破格培植邊疆各省區青年以開闢文化發展經濟充實國防案。審查意見，擬請大會交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以上各案均照審查意見通過。（五）主席團提出，蔣委員中正呈請辭去中央常務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副主席，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本兼各職，擬請予以慰留案。決議（決議文見後）。討論事項完畢，至下午六時散會。

蔣委員長辭呈：「謹呈者，竊自去歲西安變後，中正上痛紀綱之毀墜，下深疚戾於神明，加以積悴叢愆，難勝負荷，曾經一再呈懇中央免去本兼各職，未蒙允准，轉予慰勉，酌給假期，俾資調治。中正感於中央之優渥，復以全會舉行有日，權領休假之命，未敢續有陳瀆。茲者山居思過，忽越五旬，雖中央威德所臨，卒消變亂，然人心久經震撼，元氣顯見傷夷，追維階亂之原，益懍罪愆之重。設使中正率導不失其方，撫馭克盡其術，何至以教訓多年之部屬，敢為此危害國本之妄行，中正承受黨國付託，謬膺軍政重寄，責任所在，無可旁諉。故雖於首事者請特赦其應得之罪，而實不敢自逭其莫大之愆，退省以來，終始在疚，每一置念，無時去懷。深維仔肩一日未卸，即方寸一日不得而安，在黨國無以彰黜陟之嚴，在個人將益深隕越之懼。茲當全會舉行之日，用復披瀝衷誠，務祈俯准辭去所有中央常務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副主席，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本兼各職，庶伸黨國之法紀，俾遂引咎之初衷，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呈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蔣中正謹呈，二月十八日。」

全會決議文：「大會接讀蔣同志中正來文，深念十餘年來，蔣同志入主樞機，出總師旅，精誠卓著，艱苦備嘗。至於西安之變，事出非常，蔣同志本總理大無畏之精神，卒能感格部曲，阻遏亂萌，其偉大人格之表見，尤為得未曾有，際茲國難方殷，萬端待理，故望蔣同志領導羣倫，努力邁進，集革命未竟之功，慰天下喁喁之望，本黨前途實深嘉賴，所請辭去本兼各職之處，應即無庸置議。」

蔣報告陝變之經過

蔣委員長向三中全會提出關於西安事變之報告，並附送手輯之西安半月記小册。十九日下午全會第四次大會對於蔣委員長之報告，已作決議，茲分錄報告及決議文如下。

蔣委員長報告，「謹報告者，中正於去年十二月以西北剿匪軍事按照預定計劃，半月至一月間即可完成，特由洛入陝親加督促。不圖張學良等突然構亂，致有十二月十二日之事變。在臨潼西安同時發難，托兵諫之名，行刼質之實。在陝中央軍政長官同被留置，凌亂紀綱，震驚中外。中正推誠過篤，慮患不周，僅攜少數警衛，皆因抗拒以殉，彼時遇變倉皇，與外間音問隔絕，唯以捨生殉義之決心，求無媿於革命之天職；且深信我中央必能秉總理遺垂之精神，對於戡弭變亂，鞏固國本，定有至當之措置。其後卒因中樞決策攸宜，全國軍民同心一德，昭宣正義，使倡亂者慴服悔禍，事變得以弭止。中正旋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回京，張學良則束身自投，靦領受應得之罪罰。對於事變經過，理宜詳陳始末。唯自十二月十二日以後，中正雖蒙中央優容，未加譴責，而職守瀰損至此，實早以待罪之身自居，未敢更以公職之地位，有所報告。祇就當時躬歷情形，按日追記，為一小册，藉答同志之垂詢，謹以檢呈，乞賜鑒察。當時陝變諸人曾經發出通電，陳述其所謂國事之主張，頗引起外間注意。中正在事變發生之日，對張學良始終嚴詞斥責，遂彼不得盡所欲言，及事變發生後之第三日，始知其有所謂八項主張者。（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

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六）開放民衆愛國運動。（七）確切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張學良以爲彼等共同主張，堅請中正允其實行。中正始終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聽其有何陳述。除指出其行動背謬及此等主張之無意義外，並語諭以黨國自有一定之組織與系統，即有意見，亦應向中央依法陳請。張以回京後，向中央提出爲請，中正即向說明，縱可提出中央，但余必聲明余不贊成爾等之主張。此段談話經過，亦具詳於小冊。唯此節關係較大，不得不特爲提叙，俾到會各同志注意。値玆全會開議，對於西北善後，當必有確當之指示，對于國事，亦必有詳審之檢討，一切取舍可否，自當取決衆議。爰特將張學良向中正陳述八項主張之經過，具實叙述，藉供參酌，除中正手輯小冊之西安半月記，一併檢送，請予鑒核分發到會各同志外，特此報告。此致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蔣中正，二月十八日。」

大會之決議文：「大會接受蔣同志中正關於西安事變之報告及所輯西安半月記小冊後，深以當時變起倉猝，幸蔣同志於至險至惡之危難中，獨能持不可犯之正氣，秉大無畏之精神，使倡亂者衷心懾服，感動悔悟。故卒能扶危定傾，弭止大亂。大會於其爲黨爲國夷險不渝之風誼，深致佩慰。在此事變中，因抵抗不屈而殉難之文武人員，或守正犯難以殞其生，或忠勇抗拒以殉所職，其效命黨國，成仁取義，均正氣凜然，可歌可泣，大會尤致景仰悼惜之意。至倡亂者之所謂八項主張云云，當其要求蔣同志提出中央時，蔣同志即毅然以嚴正之態度，聲明反對，大會尤深佩慰。此項主張，不問其內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爲及脅迫之方式，顯係託詞造亂，實國法軍紀所不容。大會應不予置理，以絕效尤。惟本黨秉承總理寬大之仁恕遺教及與人爲善之精神，對於迷途知反悔悟自拔者，概可推誠相與，絕不追究，但冀此次悔過諸人，眞能革面洗心，澈底覺悟，矢其忠誠，以報黨國。」

根絕赤禍案之全文

二十一日下午三時開第六次大會，決議事項：（一）主席團提出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決議通過。（二）主席團提：一，中央民衆訓練部部長周佛海同志，因職務關係，不能兼顧，屢請辭職，應予照准。擬推陳公博同志爲中央民衆訓練部部長。二，中央宣傳部部長劉蘆隱同志，久不到職，擬改推邵力子同志爲中央宣傳部部長。三，中央常務會議主席胡漢民同志出缺，副主席蔣中正同志職務過繁，擬請取消主席制，仍復常務委員制，決議，均照案通過。其根絕赤禍之決議案，原文如下：「本黨以歷史之使命，奉總理遺教，致力國民革命，以建設國家，復興民族；本春秋無外之指，對於世界，殷殷焉蘄至於大同之治。對於國內，更斷無町畦畛域之見，惟求集中國力，奠定統一之基，以謀中國之自由平等。故凡服膺三民主義遵奉革命方略，而願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者，無不引爲同志，而竭誠容納。此爲總理創立興中會·同盟會·中國革命黨·以迄中國國民黨一貫之精神，是以興中同盟時代，延至具有民族意識之志士。十三年改組時，則容納共產黨員個人加入本黨，史實具在，可考而知也。乃共產黨人加入本黨之後，竟食誓言；在本黨掩護之下，初則對本黨陰分壁壘，繼則對本黨多方分化，當時本黨猶力予容忍，冀其自悔。逮國民革命軍出衡湘，克武漢，乃復遮斷本黨與民衆之連繫，播植赤化之禍種，以謀顚覆本黨革命建國之基礎；阻撓東下滬寧之師，牽掣北定鄭汴之役，演成兩湖之恐[illegible]，

構成寧漢之痛史。北伐大業，幾致停頓；又復昌言創立紅軍，破壞本黨幹部，鼓動階級鬬爭，奪取革命政權。本黨爲鞏固黨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計，乃不得不當機立斷，以有清黨之役，此共產黨人以自絕於國民者自絕於本黨，往事歷歷，爲當世所共見共聞者也。嗣復一面鼓其邪說，熒惑青年，一面結集成隊，四出騷擾，爲患十年餘，荼毒十數省，遠之如武漢，南昌，廣州，長沙之變亂，以及粵之陸海豐，閩之龍岩，永定，贛之吉安，上饒，永新，銅鼓，弋陽，湘之平江，瀏陽，華容，鄂之沔陽，黃安，監利，豫之商城，潢川等縣，匪蹤所至，田疇爲墟。又復僞立政府，致贛，粵，閩，浙，湘，鄂等省，受彼等蹂躪最久，人民之苦痛最深，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責，對於毒害人民之匪類，致不得不予以蕩除。數年以來，節節清剿，賴我將士智勇忠誠，秉持三民主義，犧牲奮鬬，卒能抉其根株；凡經匪衆盤踞而爲國軍克復之地，立即爲之區處條理，招輯流亡，不數月而漸復舊觀，民獲安居，咸慶得所。以我寬仁，易彼殘暴，相形之下，婦孺皆知。彼等自江西總崩潰後，由湘黔滇邊境而四川，而甘陝寧青晉等省，於人民則裹脅之後，繼以殘殺，於廬舍則摧毀焚燒，惟恐不盡，城市農村之經濟，莫不盡力破壞，鮮有孑遺，是皆陳事昭彰，無待縷舉。尤可痛心者，九一八以來，國難嚴重如此，全國國民在統一政府之下，實行集中國力，精誠團結，悉心建設，充實國防，以禦外侮，猶恐不及。而共產黨人乃乘國家危急存亡之際，肆意擾亂。於淞滬之役，則猛攻贛州。長城各口之役，則猛攻撫州，危及南昌。使抗敵之師，爲之牽制。其他破壞國防，摧殘民力之事，更變本加厲。言念及此，舉國共憤。今者共產黨人，於窮蹙邊隅之餘，倡輸誠受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爲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惟是鑒往思來，不容再誤，非彼等精誠悔禍，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束身爲中華民國良善之國民，則中央爲保持國家之治安，維護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計，不能置億萬人永久之利害於不顧，而姑息少數巧言暴行之徒，以貽民族無窮之殷憂。就目前最低限度之辦法言之，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澈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權統一，爲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澈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爲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第四：階級鬬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爲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衆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爲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鬬爭。要之，凡獨立自主之國，斷不能容許有反國家，反民族，而依附外力之團體，亦決不能容忍任何殘害民生，毀棄道德之行爲。本黨負建國立人之責，共產封建割裂專制殘酷之策略，及其以國際組織爲背景，而破壞國家統一之行動與宣傳，實與建國立人之要旨絕對相反。吾人須知，必先恢復中華民族固有之精神與道德，樹立中華民國獨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復中華民國固有之版圖，承繼我中華民族歷史之光榮，以實現三民主義。故赤禍之必須根絕，乃爲維護我國家民族至當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具決心，而以事實表曝於全體國民之前者，均所容與。否則仍當以國脈民命爲重，決不能輕信詭言，貽國家民族以無窮之患。

此乃本黨責任所在，敢爲全國同胞昭告者也。」

大會閉幕發表宣言

大會於二十二日上午九時舉行閉幕式，由王法勤主席，于右任朗讀大會宣言，歷二十餘分鐘乃畢，旋即散會。其宣言全文如下：去歲七月十日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之際，中央同人鑒於內憂外患有加無已，同心戮力，以謀挽救，其所鄭重決議者，對外爲領土主權之維護，對內爲和平統一之進行，閉會以來，努力不懈，於今七月矣，此次全體會議，檢閱過去之成績，體察現在之情勢，決定將來之趨向，於對內對外各問題，經詳細之討論，爲鄭重之決議，謹挈其大者，以告我同志及我國人。

國難之由來，總理於民族主義中已明告吾人，而於吾人所以自救自強之道，亦已昭示無遺，自九一八以後，吾人於極度痛苦之中，惟有恪遵遺教，求爲民族闢一生路，五全大會宣言曾明確表示，謂『吾人處此國難嚴重之時期，所持以應付危局者，亦唯有秉持總理，「人定勝天」與「操之自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二大遺訓，以最大之忍耐與決心，保障我國家生存與民族復興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當國家已至非犧牲不可之時，自必決然犧牲，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對和平爲最大之努力，期以眞誠決意，轉捩時局，務達自立自存之目的，與並世國家，共同黽勉於世界大同之實現』，二中全會宣言，引申此意，而更加以嚴正之解釋，謂『國家既處此非常之形勢，吾人對內唯有以最大之容忍與苦心，蘄求全國國民之團結，對外則決不容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亦決不簽訂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協定，遇有領土主權被侵害之事實發生，如用盡政治方法而無效，危及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二中全會閉會以後，對日交涉，本此進行，其間數月，往還折衝，瀕於破裂者數，而固守立場，始終無變，及匪僞各軍進擾綏遠，則合全國之力，以從事於守土禦寇，西安變作，倡亂者雖欲假借種種口號，爲煽動人心之具，而國人屹然無所動搖，蓋數年來對本黨主義認識日深，知救亡圖存舍此實無他道也』，此次全會對外方針，仍當繼承不變，且努力以策其進行，蓋吾人始終如一之目的，厥爲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即使蒙受損害，超過忍耐之限度，而決然出於抗戰，然亦祇有自衛之心，絕無排外之意，故犧牲之決心，與和平之期望，初無矛盾，假使和平之期望猶未完全斷絕，吾人固仍願確守平等互惠與互尊領土主權之原則下，求其初步之解決，使匪僞失其依附，主權克臻完整，如是則兩國間懸而未決之問題，雖未完全着落，而以和平方法解決糾紛之可能，始得露其端倪，此在吾國，必當舉國一致，於最短期間，期其貫澈者也，至於其他國際關係，自當循國際和平之路線，力謀友誼之增進，凡政治的協調，經濟的合作，必本兩利之原則，以求相互關係之日趨於密切，此爲吾國歷年來所取之態度，亦即吾民族主義所固有之精神，吾人唯有堅守不渝，且益蘄其發揮光大而已。

對外方針，如上所述，至於對內則和平統一，數年以來，爲全國共守之信條，蓋必統一，然後可以建設現代國家，以當救亡圖存之大任，必和平，然後人人皆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以馴致於眞正之統一，惟於此有宜注意者，和平統一與停止內戰，其涵義有廣狹之殊，和平統一之目的，在集中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之力量，以排除當前之國難，且進一步以踏入於民權主義之大道，明乎整個國家之義，則必知統治權之不可分，尤其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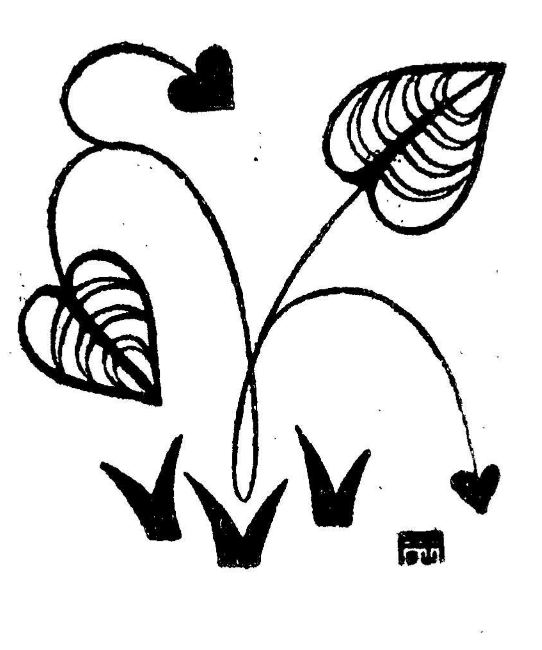
，外交，財政，交通諸犖犖大端，有關於國防之需要者，不可不由中央總攬其成，否則部分獨立，適成爲劣等之有機體，終無所逃於國際之淘汰，明乎整個民族之義，則必知同爲國民，休戚相共，縱因職業關係，個人間或團體間情感稍有差異，而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況當此外侮洊至，爲國民者，存則俱存，亡則俱亡，萬不可惑於階級鬬爭之說，以自析其團結，凡此二義，實爲和平統一之眞諦，故所謂停止內戰，乃謂在同一主義之下，意見之分歧，不取決於武力，而取決於商榷，非謂分裂國家，分裂民族之舉動，亦可藉停止內戰之口號，以爲掩蔽，而無忌憚以進行，自去歲七月以後，統一事業，漸以形成，地方割據之迹，將成過去，此後唯當依據和平統一之原則，以適應國防，且以奠長治久安之局，至於共產份子，近日雖假共同禦侮之口號，以相號召，然徵之往事，十三年以來，揚言加入本黨，以從事國民革命，而實則破壞國民革命，十六年以來，以暴動手段，危害民國，使國家對外之力量爲之減削，人民無量數之生命財產，爲之蕩析，種種罪惡，實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即予置信，本黨爲國家計，爲人民計，決不忍數年以來擲其血汗以從事勦匪工作之武裝同志及一切同志懷功虧一簣之痛，無論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禍根絕於中國，免貽將來無窮之戚，而永奠民族復興之基，此當明白爲天下告者也，至於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俾得共同參與建國之大業，實爲本黨之天職，自國難發生，本黨深念職責所在，挺身以赴，義無旁貸，同時復深念覆巢之禍，人有同感，故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識，普及於全國，並於本黨歷次重要會議，討論決定國民大會之召集，在全大會更鄭重決議，于二十五年內召集國民大會及宣布憲法草案，一中全會根據此決議，明定以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爲期，并成立指揮監督辦理全國選舉事宜之選舉事務所，訂定辦理選舉全部限程，同年十月，限程已屆，而各地因種種關係，代表選舉未能如期依法辦竣，始不得已決議國民大會延期舉行，俟全國各地代表依法選出，即行召集，此次全體會議，以國民大會關係重大，特定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自今以後，惟有督促主管機關，依法進行，以期國民大會得以如期召集，制定憲法，共資遵守，蓋不惟團結民衆，于此得其具體的表現，而民權主義，亦將于此得其基礎也。

抑尙有言者，國家統一之進行，必有待於經濟之統一，，始爲眞正之成功，而當救亡圖存之會，國力之增長，尤有待於民力之充實，故經濟建設實爲目前重要之圖，而經濟建設不可不遵據總理所定民生主義以爲進行，民生主義對於馬克斯學說，判爲社會病理家，而非社會生理家，鄭重說明社會之所以有進化，由於社會之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衝突，故階級鬥爭，僅爲社會進化之際可以發生之病態，而此種病態，可以思患豫防，不必坐待其至且努力以促成之，其尤反覆丁寧者，以中國現在之地位，欲解決民生問題，當根據事實，不當徬徨於玄渺之理想與空洞之學理，中國目前顯著之事實，爲一般的貧窮，所爲貧富不均，不過於一般貧窮之中，强爲大貧小貧之別，故中國民生問題之解決方法，爲思患預防計，則當從事於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爲增進生產計，則當從事於發達國家資本，而對於私人資本，同時加以適當之保護，凡此指示，皆爲經濟建設不易之方針，蓋中國之所以貧窮，外由於敵國之憑陵，內由於生產之落後，若於民族之內，煽動階級鬥爭，對外則適足以沖消民族整個之力量，而陷國家於滅亡，對內則適足以引起各生產分子間之混戰，阻止生產建設之進展，其結果惟

有使人民之小貧化爲大貧，而大貧則即於死亡而已，數年以來，共產份子流毒所被，廬舍丘墟，生民塗炭，是其明證，遂使吾國於外患洊至危急存亡之際，既須注力於國防，又須注力於剿匪，而剿匪期間，於軍事的掃蕩，政治的保障之外，於經濟建設，尤須盡其可能的努力，其關於農民者，如廢除苛捐雜稅，以解除痛苦，設立農業之研究機關，以改良技術，創置運銷機關，以便利運銷，組織農民銀行與合作社，以靈活金融，治河造林，以防止災害等，其目的皆在於爲農民增加其生產力，蓋必生產力增加，始可以謀『耕者有其田』原則之實現，否則在目前生產條件之下，自耕農亦入不敷出，縱予以土地，不久亦必抵押變賣而復淪爲佃農也。數年以來，共產分子之所蹂躪，多在農村，農業固被其摧殘，鄉村僅有之手工業，亦遭其破壞，此外上海一隅，有相當數目之輕工業爲國內從事實業者數十年來拮据經營之所得，然秘密之宣傳組織，使階級鬥爭之毒念，潛入人心，爲患亦不可勝言，總理嘗言，所有工業生產的贏餘價值，不專爲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有用社會上各種有能力的分子，無論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皆有貢献，而此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在社會中佔大多數，其所指示，至爲深切著明，若以階級鬥爭之說煽動工人，則除工人之外，一切皆所仇視，此等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將不復能存在，即以資本家而言，數十年來，在外國雄厚資本侵越技術之下，就極簡陋之廠屋，用極經濟之方法，兢兢業業，以謀措註，往往一年之中，始終忙於借欵，應付偶一不繼即因而倒閉破產者，比比皆是，其艱難奮鬥之情形知其內容者，實不勝同情，何忍復言打倒，此無異欲使新興之工業歸於幻滅，而不知工人亦必同歸於盡也，爲經濟建設前途計，對於此等工業，必當維持獎護，即有時應於必要，施以統制，亦純爲此等工業之生存發達起見，至於其他較大之工業，或其性質上宜爲國營者，或其事業非私人資力所能經營者，則當努力於發達國家資本，以負其責任，二中全會前後，幣制之改革，金融之穩定，已有助於經濟建設之進展，此次全會更當以最大之決心，最善之努力，促其發達，凡所舉措，務求適合於國防，及人民生活之需要，而尤必遵守民生主義之原則，務使社會利益，相互調和，平均發達，以馴至於共有共治共享之域，決不縱容階級鬥爭之謬說，以召致社會之擾亂，亦決不釀成貧富不均之厲階，以重貽將來之糾紛，目前救亡圖存之工作，其完成有賴於此，而民生主義之實現，亦將起點於此也。

以上所舉，爲此次全會確定之方針，以言治標，非此無以排除當前之國難，以言治本，非此無以實踐三民主義之塗轍，至於一切國本民生之大計，五全大會所規定，一中二中全會以來所奉行者，自今以後，惟有繼續努力，無待于複述，凡我同志，務當深念國步之艱難，本黨所負使命及責任之重大，同心同德，以期負荷，總理在天之靈，實式憑之。





對於三中全會的希望

善徵

我認爲中國政治的出路是，在國民黨當政之下，給予人民較多的參政機會，以逐漸走向民主政治之路。

結束訓政的國民大會本定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後來因爲選舉籌備不及而延期。立法院所制訂的憲法草案，早在去年五月公佈。國民大會的召集和憲法的制訂，這是何等重大的事！照理說，國民對於這些件事應如何感到興趣；然而事實所表現的，毋寧恰恰相反，就是平素很關心政治的人，都對它淡漠得很。這是甚麽原因？有人說：外患太嚴重—，我們沒有功夫注意國內政治改革；有人說，民國初年的國會政治所留給人民的印象太壞了；又有人說：多數人民過着救死不遑的生活，他們管不着這些事。這些原因也許是對的；然而這是根本的原因嗎？劃時代的政治改革竟引不起人民的興趣，這是值得當局深思的。

現在國民黨要召集國民大會，頒佈憲法，結束訓政。以後中國的政治將走上那一條路呢？我覺得有兩條根本不同的路：（一）根據建國大綱，由國民大會產生新政府，國民黨退爲普通政黨之一；（二）政治上僅有形式的變更，實質上完全和訓政時期一樣；國民大會成爲裝門面的機關。這兩條路中，前者是理論的應然，但不可能；後者有事實的可能，但不應當。

將來政治之所以容易走上第二條路的，除了政治勢力外，還有制度的原因。（一）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人公民之取得要宣誓信仰某種政治主張；（二）國民大會代表要由中央圈定；（三）國民大會共享有四種政權，而不能過問國家大計；（四）國民大會會期既短（一個月），而兩會距離又極長（每三年召集一次）；（五）國民黨的主義列在國名上面。（一）（二）兩項使國民大會代表不能代表民意；（三）（四）兩項使人民權力小得可憐；最後一項使人民信仰受了限制。總括起來說，依照現行制度，人民參政機會太受限制，而使憲政變成空名。

我們不能否認中國現在還不配實行民主政治，雖然它在原則上是無可非議的。民國初年的政治制度建築在民主政治原則上的。制度雖然好，可是沒有運用制度的人。因爲民主政治在中國乃是一個新東西，一個陌生的東西；只因爲理論

上太完美了，我們便不顧一切拿來實行。在幾千年「不知不覺，順帝之則」下所陶治的「黔首」，忽然叫他起來管理國家，怎能不笑話百出？二十年後的今天，一切政治的阻力仍然存在，民主政治的再度嘗試，只有再度慘敗。

我們就乾脆不要民主政治，請國民黨無限期的統治嗎？那又不然。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政治上是建立民主政治，訓政不過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民主政治不實行，中國白革了幾十年的命。更進一步說，建立民主政治是中國現代化工作中一個主要部門；不使人民自悟自覺，永遠讓少數人包辦政治，我們這民族是很難在現代國際社會裏面立足的。

民主政治現在還不配實行，因為客觀的條件還不會具備；一黨專政也不宜繼續，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民治而黨治下無從發展民治勢力。政治是重事實的，重練習的，不在理論和玄想。訓政時期地方自治綱領雖規定十分完備，也訓不出人民的自治能力來，因為根本就沒有參政的機會。我們的目的在建立民主政治，實行民治要人民有政治能力，政治能力的養成要人民有參政的機會。因此，在不根本改造現狀下，給予人民較多的參政機會，以養成他們的政治能力，為培植民治的基礎。這是我們的根本認識。

我們既要較多的參政機會，而照前面所說，這些機會是大受限制。如何解除這些限制，是我們目前的工作。

我們希望能有一個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人民有選舉他們的代表的權利，代表有參預國家要政的機會。國民大會既是人民代表機關，國家大計方針就應當由它決定。關係國家安危的行動，如宣戰，媾和，締約，以乃關係人民生計的設施，如徵稅，預算等權力，都應當由這個機關行使。不應如現行憲法草案所規定，國民大會只享四種政權。復次，人民代表機關當然要常常開會，才能盡它的功用。各國的國會每年都有幾個月的會期，我們的國民大會至少也得像這樣才行。

在中國今日行普選是不可能的，這也是不能立刻實行民治的一個原因。中國遼闊的版圖，反民主的傳統習慣，根深蔕固的舊勢力，民衆的多數不識字，這都是普選的阻力。明知其不可能，又要規定普選以牽就理論，再用一種不使人心服的方法以顧全事實，這是很無謂的，我倒覺得與其不合實際的行普選，不如顧全事實，將選舉權限于識字的人。連選舉票都不會寫的人，叫他怎樣選舉代表？這種辦法不能目為反民主的；各國憲政發展，有選舉權的人都是逐漸推廣，普選不過是最近的事。十九世紀初年的英國是世界上最民主化的國家，而有選舉權的人不過三十分之一。現在中國識字的人以百分之二十計，五分之一的人享有選舉權，不能算少。教育限制與財產限制不同，幷無身分的意義；選舉權可以隨教育的普及而推廣。中國識字的人多半住在都市裏，這在選舉工作上也方便得多。

走上政治之路的第二要點是開放黨禁。我們承認中國現在不能行政黨政治，但是我們却不能否認現在有許多政治主張的人們。政治主張不能全同，也不必求其同，形式上的整齊劃一是不必的。多黨存在，本是民主政治下的常態，大家在法律範圍之內活動，并不會有危險。在革命時期爲免除障礙，可以禁止他黨存在；革命勢力已得鞏固，便不應再有這種限制。至於以武力從事奪取政權的黨派，不能目爲政黨活動，而是破壞社會治安；不論其政治主張如何，都應當明正典刑。開放黨禁與還政國民不同，後者是國民黨交出政權，與其他黨派立在同一地位，公開競選。前者是在國民黨繼續當政之下，容許其他黨派存在。

以國民黨歷史之深，組織之大，勢力之强，即令允許人民參政和開放黨禁，也不必顧慮政權的喪失。各黨和平競選是未來的事，現在還談不到。我們要承認事實，國民黨是中國現在最强大的政黨，國民黨的領袖是中國現在最可貴的人才。國民黨的成功是無數的人力財力換來的。一個政治領袖的養成，不僅在他的人品學識，還要經驗和資望。幾十年的功夫造成一個政黨，十幾年的功夫造成一位領袖，這是不容易的。政治改革在現狀下一步步地做，不容再根本改造。現政府十年治國成績爲功爲罪，後世自有定評，而現在它却是保衛國家的最大力量。去年西安事變時，全國無黨無派的人民都熱烈地支持它，因爲中央政府的存在，代表中國國家的存在和統一。不過以前政府與人民之間，不能不說是劃了一道鴻溝，因爲人民沒有參政的機會。政府常說人民不肯和他合作，其實沒有參政機會的人民是無法和政府合作的，以後我們要用人民的力量爲現政府的後盾，以內求統一，外求獨立。惟有維持和强化現政府，才能保衛國家；惟有給予人民參政機會，才能使政府人民合作。那些唱聯合戰線的人，表面上雖然將國民黨也列入戰線中，骨子裏何嘗不想消滅它。但是希望中國走上民主大道的人，不但不想消滅國民黨，還想在他的領導下使中國成爲民主國家。

所以以後的中國政治，不能是理想的政黨政治或民主政治，不應是繼續一黨專政，而是在國民黨當政下，給予人民參政機會，使人民代表機關代替現在的中央政治委員會；政策由它決定，政府向它負責。這點如能做到，政府方面採取何種體制，都比較不關重要。國民黨好比君主，憲法開始好比是容納人民參政，我們要走英國政治的路，使人民代表機關逐漸强化；不走法國政治的路，一舉將君主打倒。這個譬喩雖然不倫，却也可說明中國憲政的性質。

國民大會召集之期將由最近的三中全會決定。國民大會是人民參與國政的起始，如何加重國民大會的職權，加多并延長他的會期，使它成爲法權機關；如何開放黨禁，使人民有表示意見的自由；如何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和憲法草案，使合乎民主的精神，我們盼望三中全會有賢明的決定。

全國新書彙刊（第三十五週民國廿六年二月十五）

本報前爲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査。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刊「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査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爲盼。

總類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嶺大圖編 卅五元（特價七折）
中文雜誌索引（第一集） 何多源編 七元五角
中文參攷書指南 譚卓垣編 精三元七平三元
廣州定期刊物的調査 嶺大圖編 四角
西文雜誌目錄 陳德芸編 四角
古今人物別名索引 陳德芸編 精六元平四元
滄海叢書第四輯 張伯楨著 三元五角

國學

國學講話 王緇塵著 六角（特價七折）
國學指導 薛思明編 二角半（特價七折）
明季北略 清計六奇輯 五角
晚宋民族詩研究 陳灼如著 一角五分
三國晉南北朝文選 葉楚傖編 六角
南宋本禮記 漢鄭康成注 皮紙廿四元棉連紙十二元
方言注商 吳予天著 一角五分

哲學

近代哲學批判 沈志遠著 六角
人類理解研究 關琪桐譯 七角

社會科學

通俗社會科學十二講 曹伯韓著 三角
現代的國家 胡道維譯 一元八角（特價七折）
人的義務 唐擘黃譯 五角半（特價七折）

政治，行政

世界政治 張弼等譯 一元
治河論叢 張含英著 一元半（特價七折）

國際，外交

西班牙動亂與國際 姚千里著 三角五分

經濟

二十五年度全國金融大事記 潘恆敏編著 定價四角
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 胡明譯 一元四角（特價一元）
政治經濟學講話 張仲寔譯 一元四角（特價一元）
社會經濟史 鄭太朴譯 一元（特價七折）
經濟學前史 熊子駿譯 三元（特價七折）
俄國社會經濟史 顧志堅譯 七角（特價七折）
法國社會經濟史 伍純武著 七角（特價七折）
德國社會經濟史 徐漢臣譯 七角（特價七折）
意大利社會經濟史 陳敦常譯 七角（特價七折）
日本產業概論 陳謨譯 三角五分

法律

侵權行爲責任論 戚維新著 六角
現行訴願法釋義 管歐著 四角
社會教育法令彙編 教部社會教育司編 六角

教育

歐洲各國之青年教育 高乃同等譯 二角
有效的學習法 趙演譯 四角
中學歷史教學法 鄭鶴聲著 三角
小學體育教育實施法 姚家棟著 八角
女子丹麥體操 朱重明著 八角

交通運輸

鐵道實際運輸 鄭寶照著 布面一元二紙面一元

語文學

國語羅馬字 國語推行會編 八分
全句注音英語會話 葛傳槼著 精一元平八角半
英漢漢英翻譯舉例 蘇兆龍編 六角五分
活用英文造句法 蘇兆龍編 三角（特價七折）
活用英文繙譯法 蘇兆龍編 三角半（特價七折）
法語一月通 楊明海編 三角半（特價七折）
德語一月通 周明編 三角半（特價七折）
世界語一月通 陳俊卿編 四角（特價七折）
俄語一月通 舒重野編譯 三角半（特價七折）
韻史（十四冊） 何萱撰 十元（特價七折）



如何團結建國

田光程

一

自從西安事變發生以後，國人無日不在憂惶驚懼中過生活。經過兩個來月的磨難，才現出和平解決的曙光。吾人痛定思痛，深感某一重大問題如不亟求適當的解決，未來的憂患仍不能絕對消弭。爲國家民族前途計，同時就想到共黨問題究應如何解決？武力剿共政策是否仍應貫澈？如果認爲武力剿共不是最澈底最有效的辦法，應該如何改絃更張另闢途徑？這些都是當前急要的問題。

幾年來外患的嚴重壓迫，逼得中華民族走到存亡絕續的關頭。有思想的國人早在思索：站在救亡抗敵的立場，國共是否應該聯合？是否可以聯合？如果可以聯合，用何種方法達到聯合？爲國家民族前途計，這個問題究應怎樣解決？

環境逼得我們不能不發生這個問題，不能不考慮這個問題，不能不亟求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應該趕快求得一個明白合理的結論，這個結論的形成極賴有力輿論的倡導。

王芸生先生談到共黨問題時，他有幾句很痛切的話：『請共產黨人想一想，這十年來你們給予國家的影響是什麼？殘酷的斷殺，斲喪了無限的國力，是給誰謀了便利？』（註一）這幾句話表現了公正國民的共同感覺。但是共產黨十年苦鬥，似乎也不可以通常匪類目之。他有主義作行動的理論，有社會經濟的條件作存在的基礎。如果共產黨問題果眞是單純的匪患，十年痛剿，早已該消滅淨盡。這或者也是公正國民的共同感覺。

今日我們要以公正國民的資格，向共產黨人大聲呼籲：如果共產黨人承認十年來的行動結果是摧殘國力，間接的助長敵焰，爲國家民族利益計，應該重新考慮他們的前途，而且很勇敢的改變以往的政策，向國民作一個鄭重的表示。同時我們更以誠懇熱烈的態度，請求政府也能重新考慮十年來的武力剿共政策。如果認爲武力剿共不是最澈底最根本的辦法，同時爲保存血汗培成的僅有國力，不用在繼續剿共的戰爭中，似乎也應該作一個合宜的打算與措置。現在是需要國人放大眼光用冷靜頭腦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的思想與言論，要完全基於國家民族的利益，萬萬不可抱持成見，還作推波助瀾的主張，把國家民族拖入不可自拔的泥坑！

在外患所形成的民族危機下，逼得我們認爲「團結建國」是當前共同的責任。如果共產黨人承認『團結建國』是中華民族的惟一出路，應該很勇敢的作下述的決定：停止武力行動，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組紅軍爲國家軍隊，在一個中心勢力下精誠合作，在這種條件下，政府應該很誠懇的接受共產黨人合作的要求，大家共同負起救國建國的責任。任何外人不能阻碍中華民族「團結建國」的要求，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非堅持分裂自殘的

政策不可！

基於這種認識，我們認爲國內團結應該實現，可以實現。現在正是需要大家凝思如何團結的時候。我願意把我的意見貢獻出來，雖不敢自信個人對於國事的見解完全正確，但愚者千慮之得或可作智者萬一之參考。

二

『團結建國』是王芸生先生首先提出來的口號，我希望這個口號成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南針。今日之所謂團結，不是國民黨容共，更不是共產黨投降，而是中華民族在一個中心勢力下共負救國建國的責任。希望從今以後不再聽到『容共』或『聯合陣綫』的口號，大家共同的口號是『團結建國』。只有這個口號得體而無流弊。

明白了團結的涵意，應該指出團結的途徑。共產黨十年苦鬬，與政府十年痛剿，不是某個政黨的損失，而是國家民族的損失，如果沒有這十年慘痛的鬬爭，國家想已不是現在這樣的局面，或者早已完成復興建國的大業。十年苦鬬的代價，是國力民氣的摧折，是外患致命的打擊。時至今日，共產革命的前途固屬渺茫，武力統一的政策又何嘗可靠？如果今日再不重新打算，仍舊繼續以往的政策，十年後的局面，又恐怕不是今日所可想像的了！教訓已經够大，難道還不該覺悟嗎？

拋開國家民族的前途不談，如果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意義說，大家應該毫不遲疑的考慮團結的途徑。這個途徑最好是由政治的諒解達到一致的團結。團結的先決條件是精誠與信任。如果仍不肯放棄舊賬，還在斤斤於以往的嫌怨，彼此不能以誠相見，那麼只有繼續鬬爭。結果給敵人造機會，陷民族於絕地。我輩死不足惜，但何以對祖先及後代？

三

講起團結，我們不能忽略團結的障碍。了解了團結的障碍，才能明白以往何以不能團結的原因，同時才好研究解除障碍的辦法，使團結卒抵於實現。談到團結的障碍，第一，是兩黨歷史上的交惡。十年鬬爭，積仇累怨，今日倡言團結，不是很自然的事。第二，是兩黨主義與建國理論的衝突。雖然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極終的目的並無衝突，但在革命的方法與主義的實行上不能一致。共產黨以一黨專政爲建國的理論，國民黨也以三民主義爲建國的根本。如果兩黨固持定型的主義與理論，而不求適合客觀的需要，也是團結上的莫大障碍。第三，是政府剿共立場問題。今日放棄剿共，或者顧慮對國民無法解釋十年來的責任，對剿匪死難將士無以慰其英靈，對守舊元老及一部分將領無以化其成見。如因求團結反造成現狀的分裂，不能不預爲顧慮。第四，是信義問題與利害關係。有人還在顧慮『有沒有保障』，還在顧慮『共產黨的失信』，還在回憶『過去的痛苦經驗』。如果團結合作，政權上或不免發生利害衝突，凡此種種顧慮，都是當前團結的障碍。第五，是事實上的困難。今日共產黨有自己的所謂中央政府，有獨立的軍隊武力，若要團結，必須擁護一個有實力的合法政府，必須劃一軍隊組織。共產黨或者不能無條件的取消其組織，改組其軍隊。如果有條件，能否爲政府接受也是問題。第六，問題的複雜，也是主要的障碍。今假定同意團結，如何可以實現團結？政府如何變動？軍隊如何統一？主義與理論的衝突如何協調？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的設施如何趨於一致？凡此種種，均爲異常繁複難決之問題。第七，是顧慮外交上的影響。如果國共團結，某方或將施以更甚的壓迫，歐美亦慮不能同情。國家陷於孤立，敵友反趨聯合，當局不能不愼重考慮。

四

我們承認上述的障碍都有相當的理由，然而事實上更有不能不團結的原因。如果承認團結有必要，便不該因爲障碍而放棄團結，反應設法消除

障碍以達到團結。關於團結的理由，可分四點來說：第一，爲國家民族的前途着想，應該完成團結。現在需要我們靜想，如果沒有十六年革命勢力本身的分裂，革命運動不會發生頓挫，不會有十年來不斷的鬬爭，不會有今日社會經濟的疲敝，不會有外患的乘虛煎迫。這些現象與共產黨的運動互爲因果，社會經濟越疲敝，外患越嚴重，共產黨的運動越無法抑止。共產黨的運動越無法抑止，政府苦於內憂，困於安內，社會經濟越惡化，外患越緊張。內憂外患是亡國的主要原因，吾人懍亡國之痛，應該解決內憂，共禦外侮。否則內憂尚未消滅，外患或已無法遏止。歷史上的教訓够多，爲國家民族前途計，不容我們再蹈歷史上的覆轍。吾人希望共產黨不要作國家民族的罪人，覺悟十年來的行動給國家的惡影響。同時希望政府爲保存國力，集中力量，接受共同建國的要求。我們一方應知道共產黨十年來苦鬬的原因，同時應了解政府不得不剿共的苦衷。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講，政府不是不能合作，但必須使政府有合作的可能。今日共產黨果以團結建國爲正當，應該在事實上有一個勇敢果決的表示。在外患的壓迫下，合作共存，分則兩傷，爲國家民族前途計，應該有這個認識。

第二，爲政府及共產黨的前途着想，應該實現團結。幾年來領土主權的喪失，使政府居於一個很不利的地位。誠如王芸生先生所說：『大家儘管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不滿意，因爲顧慮取消了這個中心勢力，再樹立一個中心勢力，不是容易的事，或將使國難更行加深，所以始終對之期待，並加以支持』。（註二）政府應該珍愛國民期待與支持的好意，如果因苦於內憂，而使國難更行加深，人心將不知如何轉變。國民黨已取得中心領導勢力，人心的擁護是他存在的最大保障。今日實現團結，國民黨並不會喪失它的領導權，這是大家共認的事實。共產黨爲它的前途計，也應該熱誠的促成團結。共產黨苦鬥十年，今日仍不免流浪邊荒，如果再繼續苦鬥，能否達到目的大是問題，國家的環境是否許可也成問題。一個政黨的前途，是建在民心之上的。西安事變已顯示民心所趨，共產黨應該深思。以西北的經濟基礎，生存都發生問題，更不必說以西北作共產革命的基礎。總之，團結尚有前途，否則終不免慘敗。爲國家民族利益計，政府應該考慮團結。共產黨爲其前途計，也應該促成團結。

第三，從剿共的軍事前途着想，也應該實現團結。十年圍剿，生命財產的損失不可數計，到現在不僅未達到完全消滅的目的，且有在西北坐大之可能。我們相信以現在政府之武力，倘假以時日，或不難達到相當的成功。但幾年來以人民血汗培植的國防實力，實不忍有一點一滴用於同胞間之自殘。兩廣事件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忍耐持重，大部分受這種認識的支配。今日無論任何名義從事實際的內戰，均不免激起有思想的國人之反感。而且西北一隅，現爲共產黨所控制，政府進剿，很難形成大包圍的形勢。就軍事前途說，縱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也要費較大的力量。我們萬萬不要爲敵人造乘火打刼的機會，國家節省一分力量，在救亡運動中即多一分保障。

第四，就人民心理的趨向說，也應該實現團結。數年來外患的逼迫，耻辱的加重，使人民養成一種反內戰反分裂的普遍意識。在這種意識支配下，人民不同情任何形式的內戰。大家只希望能集中全國的力量，救亡抗敵。一二八及長城戰役得到全國人民熱烈同情，最近綏遠抗戰復得到舉國精神上物質上的援助。然而十年來剿匪戰士，萬里奔波，死亡枕藉，不可謂不苦，但從未聞有任何民衆團體表示同樣的，同情與援助，吾人雖欲諱言，然而事實却彰彰在人耳目。一般人民對於任何政黨沒有絕對的成見，大家所顧慮的是國家民族的存亡。凡是自損國力自亂陣容的行動，一概不能邀得人民的同情。多少年來青年人每聞剿匪勝利斬獲多少的消息，輒自嘆息，每有羣衆運動，呼籲聯合的口號響入雲霄。這是民衆心理的表現，這種心理不可一味抹殺。因此武力剿共政策似有再加考慮的必要。基於

這種認識，人民也不能同情共產黨武力革命的政策，認爲這種行動的結果，足以摧殘國力，減弱抗敵力量。我們一方希望政府體察民意，有以應事實上的需要與人民的期望。同時希望共產黨人也能順應人民的心理，速作英明果決的表示。如果這種表示有利於國家民族，共產黨應該無條件的行動，不需要任何保障。因爲民意便是最有力的保障。

五

根據上述的種種理由，可見團結應該實現，必須實現。實現團結，必須消除團結的障碍。我認爲在團結建國的大目標下，以前所述的七點障碍與困難都有解除的可能，只要有團結的誠意與共同建國的認識。第一，兩黨歷史上的交惡不難在衛國建國之大目標下盡棄前嫌。今日大家被逼得不能不携手圖存的時候，應該有『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猶如今日生』的覺悟。第二，兩黨主義與建國理論的衝突也不難調和。三民主義的中心在民生，共產主義的目的也在解決民生問題，所不同的只是在方法。我們希望共產黨不要固持定型的方法，應即放棄階級鬪爭的理論，以適合現實的需要。同時希望政府澈底實行民生主義中的政策，以期民生問題早告解決。關於建國理論問題，國民黨到憲政時期事實上已放棄一黨專政的理論，（所謂還政於民）如果共產黨所表示的擁護民主政府的態度不是一時的策略，也應該放棄一黨專政的理論，共同促成憲政之實行。第三，對於政府剿共立場問題，我們認爲在團結建國的大目標下，不難邀得舉國一致的同情。政策須隨着環境變遷，尤須考慮國家眞正的需要。若固持成見，竟致犧牲國家民族利益，想爲國人所不忍爲，且爲輿論所不許爲。第四，信義問題與利害關係，我們認爲倘有精誠團結的熱誠，根本就不該發生信義問題的懷疑。往事沒有絕對的是非，今日且不容大家斤斤於舊賬。彼此應披懷坦胸，開誠相見，在精誠感應下，當無懷疑與猜忌可言。談到利害問題，今日只有國家民族的利害，沒有任何個人或政黨的利害。國民的認識是：凡有利於國家者爲是，否則爲非。是非分明，利害關係似可不談。第五，事實上的困難也不難消除。共產黨果以國家爲重，果有『團結建國』之精誠，應在一個中心勢力下協力奮鬪。舉凡分裂兩歧的組織與行動，應毅然取消或停止，以示誠意於國民。在這種合理的條件下，政府當願完成團結，共負艱鉅。第六，內容複雜也不難迎刃而解。誠意是團結的要素，建國是團結的目的。爲完成這個目的，在統一的政府下應集中國內各方英才，軍隊應劃一組織齊一統帥，主義與建國理論應求得適合客觀需要之調和，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的設施應由中央政府加以調整。凡此種種，均不難在一個大目標下求得合理的解決。第七，外交上的障碍也可以免除。任何國家不能阻碍中華民族團結建國的要求，如果有人危害吾人之生存權，只有拚命奮鬪。共產黨既放棄共產革命，歐美各國亦無所顧忌。反之，在中華民族抵禦强暴的自衛戰爭中，且能得到主持正義者的同情與援助。因爲上述之障碍與困難，均可設法解除，我們深信團結有實現的可能。根據政府與共產黨的表示，已見到團結的曙光了。

六

關於團結問題，共產黨在一九三二年就有此表示，（不過他們是用『聯合』的口號，不是用「團結」的口號）一九三五年八月及十二月所謂中華蘇維埃政府會兩次宣言，呼籲團結，希望全國各黨各派聯合起來一致抗×。他們要求政府停止剿共軍事，並容納組織國防政府的要求。因爲這種表示不够造成團結的程度，所以只發生部分的作用（如西安事變）。一九三六年秋，有外籍記者史諾（Edgar Snow）氏，在陝北保安與毛澤東會晤，縱談抗×及國內聯合問題。該項談話記錄經毛氏較正後，發表於『密勒評論』七十八卷十一及十二兩期，爲極重要之史料。其中所論統一陣

線一節，很可代表共產黨的態度，毛氏謂共產黨之所以主張聯合，有三大因素：

『第一，是日本侵略的嚴重程度，一天急迫似一天。這麼一種可怕的威脅使得中國一切的力量必須來聯合了。我們深知共產黨之外在中國還有許多別的黨派和勢力存在着，而國民黨是其中最强的一個。沒有它的合作我們的力量現在要去抗戰是不够的，所以一定要有南京來參加。……

第二，自從去年八月（一九三五）共產黨發表宣言堅持中國各黨大聯合一致抗日以來，全國民衆都會表示同情……他們都熱切的希望着內戰結束，否則抗日運動要碰到很大的障礙。

第三，是許多愛國份子，甚至是國民黨內的，現在都贊成跟共產黨重新聯合…』

在這種聯合中，毛氏表示在對外抵抗的場合，紅軍一定服從一個軍事委員會的指揮與決定，他說：

『在抗日戰爭中，國家軍隊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指揮，但軍事委員會必須是代議制的，必須着重反×戰線…』

至於紅軍是否可以變更名目，他說：

『紅軍是否變更名目，那看重新聯合的情形』在政治方面，毛氏謂：『必須建立一個民主的國防政府。它的主要的工作是：（一）反抗外力的侵略（二）給人民大衆一切正當的權利（三）加强國家經濟的發展』。『設若一個共和國成立的話，中國蘇維埃一定要作它的一部分…實現同樣的設施。』

關於蘇維埃法律與土地問題的規定是否一槪作廢，毛氏謂：

『設若跟南京的統一戰線能够成立，這個問題到時候很容易解決』毛氏並鄭重表示：

『設若這種問題（指聯合）在國民黨裏面展開的話，我們準備和它合作來支持它。並且跟它結成和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間一樣的那種聯合戰線（反帝）。我們深信這是我們唯一可以救我們國家的方法。』這是共產黨方面在去年秋天的表示，我們希望這個表示含有十分誠意，並且因爲環境的轉變，到現在能有更進一步的表示。

在政府方面，我們很難找到明白確切的表示，事實上在這個問題沒有具體的進展前，也很難有明白確切的表示。不過我們相信政府諸公不會認爲應該重新考慮這個問題的人，同時在某種條件內，亦可容納團結的要求。最近某高級將領在太原談解決陝局方針時，同時談到共黨問題。他說：

『殘共如能脫離第三國際，放棄階級鬬爭，取消蘇維埃組織，解散匪軍建制之僞中央，亦可收容，否則必須痛剿。』

這幾句話很可代表有力者的態度，吾人應該相當的重視。

根據上述的態度說，共產黨以抗×問題爲團結的關鍵，政府以共黨取消一切分歧的組織及停止武裝鬬爭爲團結的的關鍵。我們深信政府有衛國建國的決心與準備，近一年中且不乏有力的表現。我們亦深盼共產黨能根據國家民族的需要，採取可以達到團結的措置，千萬不要爲錯誤的政策及定型的理論葬送了國家民族的前途。我們認爲中國共產黨最正確的路線，是先完成民族主義革命，然後徐圖社會主義的建設。如果一方實行社會革命，一方又從事反帝戰爭，以共產黨的力量，必致兩無成就。結果毀滅了共黨的前途，而且毀滅了中華民族的前途。因此我們深盼共黨堅定民族革命的立場，脫離國際組織，放棄階級鬬爭，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携手奮鬬。

除了政府及共產黨的表示外，民衆要求也是促成這種團結的有力因素。幾年來每有學生運動，必喊出呼籲團結或聯合的口號。大家的認識是：只有團結可以加强民族解放的陣容，分裂自殘恰中敵人的毒計。今日中華民族應該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種族，大家結成堅固的民族壁壘，只

有在這種堅固的壁壘下，可以克服民族的危機，完成建國的使命。

人民的心理與輿論有推動團結的力量。我們相信政府與共產黨的表示大部分受這種心理的影響。現在需要發動更有力的輿論，使中華民族大團結得以早日完成。

七

明白了大團結的需要與可能，應該進一步討論實現團結的方案。這個問題十分複雜，非個人智力所能策其萬一。茲僅述其大概，以供當局及國人之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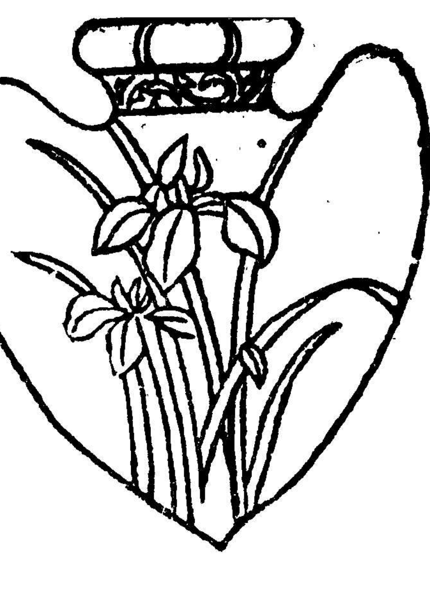
（一）政治上之統一——欲完成救國建國大業，必須共同維護一個中心勢力。因此我們希望共產黨能毅然取消所謂中華蘇維埃政府，擁護取得國際地位之南京中央政府。取消紅區名義，取消地方蘇維埃政府，以期劃一政治組織。同時希望中央政府及部分的地方政府，容納各方英才，共負建國大任。

（二）軍事上之統一——在將來民族解放戰爭中，必須有統一組織統一號令之軍隊，方克負此艱鉅，此爲各方所共認。因此我們希望共產黨毅然取消紅軍組織，改組紅軍爲國家軍隊。政府所屬中央軍及其他軍隊，似亦應統一編制，概稱爲國防軍。現在之軍事委員會，或宜改組爲國防軍事委員會。以全國高級將領爲委員，以負有聲威之軍事領袖爲委員長。此會爲國家最高軍事機關，統率全國海陸空軍。又軍隊中之黨部，似應取消，以免政治思想之歧異。

（三）主義與建國理論之調和——前已言之，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並非背道而馳之主義，而爲殊途同歸之主義。兩種主義均以世界大同爲最後之鵠的，復以解決民生爲革命之中心。三民主義之目的，於爭得民族之自由獨立後，建設民治民享之國家。中國共產黨之目的，亦在通過民族主義以達到社會主義的建設。孫中山先生自謂三民主義之中心爲民生，並謂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之實行，共產主義爲民生主義之理想，所不同者僅方法而已。吾人認爲今日民族生存較民生問題尤爲重要，故應團結各階級之力量，以爭取民族之解放。因此共產黨應放棄足以造成同胞間分裂之階級鬬爭，而以民生主義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之方法解決民生問題。吾人耳聞西班牙政府軍及叛軍在國際操縱下之自殘戰爭深覺痛惜，因此對共產黨第三國際指導下之武裝行動亦乏同情。故深盼共產黨今日能站在民族主義之立場，毅然斷絕國際之關係。關於建國理論之衝突，國民黨至憲政時期事實上已放棄一黨專政之理論，共產黨今日以民主政府相號召，甚而主張『建設一國會形式的代議制政府』，則一黨專政之理論，實無維持之餘地。吾人認爲永遠團結之大道，莫過於實行憲政。而憲政之實行，必須尊重民意及法律精神。我們希望五屆三中全會能確定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修改選舉法，重新舉行代表選舉，並盼紅區亦有代表出席，俾能集中全國意志，共商救國建國之大計。更希望在相當時期內，應有一「團結建國會議」，舉凡政治軍事之統一，主義與建國理論之協調（兩黨似宜訂立一共同信守的政綱，）均在此會議中決定之，庶幾共同衛國建國之大業，得以早慶完成。吾人希望中國憲政時期之政治，大體採歐美政黨政治之形式，政權之交替，非決於武力而決於選舉。但此種政治，必須各黨之政策無基本之背馳。如甲黨當政實行公有財產制，乙黨當政又實行私有財產制，根本不能實行憲政。故吾人希望中國共產黨既放棄一黨專政之理論，尤須修正其革命之方法與實現主義之手段，中國兩大政黨果能在建國政策上大體協調，則吾國於完成民族革命後，復不難走上長治久安之大路。吾人平心思考，認爲三民主義之精神可以爲永遠建國之基準。今日國人最迫切的責任，是實現民族主義以求中華民族之獨立平等。然後在民主政治下，完成社會主義之建設。竊思同胞間政治信仰縱有不同，然救國建國之志願並無二致。今日合力奮鬬不難達到共期之目的，分裂自殘將不免兩敗俱傷。深盼國人此刻俱能拋棄成見，共同考慮此『團結建國』問題。今日中國正在復興或滅亡之歧路，國人肯否循遠大光明之路携手邁進，僅繫於一轉念間耳。

（註一，註二俱見國聞週報十五卷五期王芸生「三寄北方青年」一文）

一九三七，二月三日—十日在上海。



論共產黨的問題

徐芸書

我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青年，我願以這樣名義來發表一點關於國家統一問題的意見，我想這樣才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我想一個共產主義者，應該是熱烈的民主主義者。我的立場，是個人的立場，我的見解，是個人的見解，不過，我想在全國的青年當中，一定有我的許多同志。至於有的革命家們對我這樣的蹩脚的共產主義者將取什麽態度，則不能計較了。

現在所謂「共產黨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統一關係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前年提出各階級各黨派合作的口號，在去年又提出「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這就是中共的「民族統一陣線」的新政策。現在所謂共產黨的問題，即因共產黨的新政策而引起。

民族統一陣線，我想當然是一般國民的要求。不過，關於共產黨的新政策，一般人卻常有兩種疑問。一種疑問是，共產黨眞的擁護民族統一陣線嗎？另一種疑問是，共產黨不會「利用」民族統一陣線嗎？這些疑問是所謂共產黨的問題的重要焦點。

這後一種疑問，我想不是必由共產黨才能回答的問題。

如果民族統一陣線是大多數國民的要求，如果共產黨對統一陣線盡忠實的努力，那當然不僅有利於統一陣線，而且有利於共產黨，使它在國民中間的地位提高。如民族的統一陣線能够使中國加快的完成鞏固的現代的國家，那麽共產黨地位的提高就無害於中國一般國民，因爲愈是在那鞏固的現代的國家，任何的過激只有愈爲減少而不會愈爲加多。但，如果民族統一陣線有廣泛的堅固的基礎，而共產黨在實際上背叛民族統一陣線，共產黨便不但不能提高它的地位，而且只能很快的失敗，因爲統一陣線可以把它壓碎。如此，共產黨是可以「利用」統一陣線的，但是它除了忠於統一陣線之外，卻沒有旁的途徑可以「利用」統一陣線。

如此，更重要的，實際的焦點還是前一種疑問。這前一

種疑問，我想卻只有中國共產黨自己才能夠回答。

中國共產黨宣布它的新政策之後，它的面目和地位的確已經改變了很多，這是一般政論家所公認的了。不過，也是很顯然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澈底轉變到民族統一陣線的政策的路上來：這是人們懷疑共產黨的主要依據。這種依據，便只有中共自己才能夠消除。

中共怎樣才能夠消除這種依據，換言之，中共怎樣才能澈底轉變到新政策的路上來呢？

首先，我想中共應該宣布：擁護中華民國。這是中共澈底轉變的最重要的步驟。

依馬克思主義的見地，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是締造統一的民主的國家，鞏固的現代的國家，消滅外部的分割，內部的落後與一般生活的痛苦。我想，一般國民的要求，是如此。我想，中共新政策的目標，也應該是如此。換句話說，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這個口號，應該是中共新政策的具體內容；中共是否眞的擁護民族統一陣線，要看它是否忠於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原則。而中共是否忠於這個原則，我想要看它對中華民國取什麼態度。

中華民國，它代表辛亥革命的傳統和民主國家的原則。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知道，辛亥革命沒有能夠完成建立現代中國的歷史任務；但同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知道，辛亥革命推翻了歷史上最久的君主專制，樹立了不可動搖的原則，開闢了豐富的改革的道路。二十五年以來，只這二十五年以來，中國的人民，包括共產黨在內，的確作了豐富的改革的努力，這些努力，互相推進（雖也有磨擦），使中國雖在這二十五年當中飽受了內外的憂患，但在今天也的確準備下了救國建國的基礎。中共在今天提出「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這是值得稱讚的表示，因爲今天正是完成建國事業的時機，二十五年的歷史已使統一與民主的觀念在一般有知識的國民中間成爲普遍的信仰。可是中共若要眞實忠於這個口號，它還得表明擁護中華民國的立場，因爲完成現代國家的事業並沒有跳出辛亥革命的傳統，更因爲中華民國在一般有知識的國民的心目中，是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惟一的具體象徵。

擁護中華民國，這也就是說，放棄蘇維埃的政治系統的獨立，承認國民政府爲中央政府，爲中華民國的完全統一與民主而努力，準備擁護未來的中華民國的憲法。共產黨若能採取這樣的態度，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若也能採取妥協的步驟，我想這是完成中華民國建國事業的最便利的途徑，因爲這個妥協，足以表示中國最進步的國民要求現代國家的意志的凝結，那麼別的反統一的反民主的勢力就只有最後的運命了。

這不但不是叫中共放棄它自己的立場，而且是叫它鞏固自己的立場。因爲，擁護中華民國的表示，就是爲統一與民

主而奮鬥的表示；因爲，中華民國的勝利就是中國人民的勝利，而一個共產主義的政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不應該有旁的利益；並且因爲，在這古老殘破的中國，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政黨，應該以建立統一與民主，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爲它最重要的目標，而非一個手段，也非一個策略！

不過，中共若要澈底轉變到新政策的路上來，僅有一個澈底的「政策」還是不够的。一個澈底的政策，還必得以統一的行動來保証。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複雜的國家，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歷史很短的政黨，同時它開始它的新政策乃是一個十分重大的轉變，那麼現在的中共內部有思想的落後，是不足奇怪也不容諱言的。實際上，中共的中央曾不止一次在公開文件上承認它的一些黨員的行動是與它的新政策的原則抵觸的。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情形是否重要呢？這些情形，我想是完全不可輕視的。因爲，這些黨員雖然不是中共中央委員會，不是蘇維埃政府，不是紅軍的司令，但一個革命政黨或一個現代國家的基礎，正是羣衆而不是別的呀！中國共產黨若輕視這種情形，那它就不僅不是一個統一的政黨，而且是一個典型的官僚主義政黨，或者說是，受官僚主義的毒太深了。並且，這種情形，是否可以由歷史或環境的因素負責呢？這也是完全不可以的。因爲中共應該是一個負責的革命的政黨啊。一個政治行動不統一的政黨，它的政策也就不能取信於人，甚或不能被人知道。這在一個願與別的政黨合作的政黨，就更加重要了。

舉例來說吧。西安事變當中，共產黨取了什麼態度呢？依據一位吳絳楓先生（似乎是中共的一位非正式代言者）致王芸生先生的公開信看來，中國共產黨並未預聞西安事變，並且絕未擁護張楊的苦迭撻，循原來西安事變的方向一直向前（註）。我相信這位吳先生的話可以代表中共的態度，並且這種態度是符合共產黨新政策的原則的。今天（二月十六日）又見大公報載有長江先生的「動盪中之西北大局」一文，更可了然中共在西安事變當中的態度了。長江先生道：「雙十二之突發，共軍並未參加預謀，其關係人員之入西安乃在事變四日之後，彼等在西安之工作，首先在理論上反對狂熱的羣衆與青年幹部，指雙十二爲革命政黨所不採的「軍事陰謀」，謂此舉有釀成長期內戰的非常危險，故力主和平，因此遭受青年派强烈的反對。」我想這是一個堂堂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態度，並且我想長江先生的記載是完全可靠的。但是，在雙十二之後，我在北平看見中共北方局的油印散發的幾個談話，就大成問題了。我手邊已找不到那些談話，並且當時我也沒有完全看懂那些談話，究竟說了些什麼。不過我可以負責的說，那些談話固然表示了主張和平，但它們的實際立場是擁護苦迭撻。那些談話似乎是主張召集國民救亡代表大會，解決立即抗×的問題，以解決西安事變。換句話說

，他們乃是以爲國民政府的統一或綱紀可以不算一個問題。我想這就是擁護西安事變循原來的方向進行，這就是取消了共產黨反對內爭的基本口號！這不僅有違中共新政策的原則，而且把天下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過於容易了。北方局當然是中共的重要機關。中共北方局的錯誤，當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必得糾正，必得澈底糾正的錯誤。

再有一說。中共對於年來的民衆救亡運動，實在有不小的影響，這可以說，也應該說是中共的重要功績，這也是中共新政策的結果。但是，這種運動，又常有黨派的狹隘的色彩，因而不能轉變爲廣泛的民衆運動，甚或反有中途萎縮的情形。例如北平的學生運動，年來有不斷苦鬥的光榮歷史，但在西安事變之後，因有所謂左右兩派的派別對立，弄得不能不有長期的停滯，這眞是極可痛心可惋惜的事情。又如最近憲政的呼聲本已很高，三中全會且擬修改國民大會的選舉法，在這個時候，一切從事民衆運動者，正應該積極作一點公開的普遍的切實的團結民衆組織民衆的工作，才能爲憲政預備一點基礎，這是走向民族統一陣線或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道路。然而在這個時候，聽說在華北忽然又有一個秘密的羣衆團體，「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這等團體，內容雖不可知，但顯然不但是個大而無當的「名稱」，而且是徒然樹立派別，滿足自己的夢幻，足以妨害民衆的團結的障礙。一言蔽之，民衆運動中間的宗派主義，無論是左是右，都是反統一反民主的腐敗思想的產物。這裏的問題就是：中共對於民衆運動中的「左」傾宗派主義，是否應該負責呢？我想中共不能不負實際的責任。這些羣衆運動固然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但中國共產黨如果推諉它的責任，就是否認它在民衆中間的政治影響，否認它過去的重要功績，我想那就是中共侮辱它自己了！

高爾基說得很好，一個普羅列塔利亞如果以爲他的階級足以傲視一切，其錯誤是和一個貴族誇大他的階級一樣的。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接受這位「我們自己的人兒」的金石之言。它應該嚴格檢討它的內部的思想上的落後和行動上的錯誤。它應該用統一的正確的行動，來保証它的新政策的執行。它幷且應該相信，「沒有正確的理論，沒有正確的行動」，因此它也應該知道，要保証行動的統一，也非得有澈底的政策不可。如此，我想中國共產黨才能澈底變到新政策的路上來。

現在世界上的左傾潮流，是不可抹殺的。現在中國的共產黨，雖然在全人口裏面幷沒有超越的勢力，但它在青年國民，青年知識份子當中的重要影響，也是不可抹殺的。這是旁人所不可抹殺，也是共產黨自己所不能輕忽的。那麼，所謂共產黨的問題，就應該拿來廣泛的討論，求其澈底的解決。那麼，中共就應該更加知道反省。那麼，中共若能澈底轉變到民族統一陣線的新政策的路上來，則不僅中共將成爲一個健全的政黨，而且我想對於中國民族的建國與進步是有利的。

不過，我想，無論是民族統一陣綫或建立鞏固的現代的國家，都是人民的事業，不是幾個黨派的事業。因此，所謂共產黨的問題，也就不僅是共產黨自己的問題了。我相信，只有中國大多數人民，能够保障中國的前途。

二月十六日、天津。

（註）原函見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五期，王芸生：「三寄北方靑年」。

林內閣到何處去？

霽華

一

一月二十三日廣田內閣總辭職後，到二月二日林銑十郎的新內閣纔成立起來，中間整整經過十天，是日本組閣史第二最長的時期。日本組閣費時最久的，是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伊藤博文第四次組閣，當時經過了二十一天，此外在十年來沒有超過十天的，大都是三天五天或七八天，而高橋，濱口，若槻的組閣，還是當天就成功的。只此一點，已可看出這次日本政治變動性質的嚴重。

新內閣的產生，雖然用了十天之久，但決不是經過縝密周詳的選擇而組成的，也不是經過日本各種敵對勢力的妥協而出現的，更不是基於一定不拔的政綱而產生的。而是一月二十一日濱田寺內舌戰所暴露，宇垣組閣失敗所擴大了的日本統治階級間，特別是軍部和金融資本家政黨間的深刻矛盾之中，湊合出來的內閣，有人說這是「休戰狀態」中的內閣，倒很適切。

二

我們僅僅把新閣的名單瀏覽一遍，就可以得知下列幾個特徵：

（一）全部閣員只有八個人，有五省大臣沒有補充進去，兼職之多爲歷代內閣所未有。

（二）八名閣員中，倒有一半是軍人（林銑十郎大將，中村孝太郎中將（中村辭陸相後，現由杉山元大將繼任，編者），米內光政中將，伍堂卓雄中將）。

（三）內閣中沒有一個政黨的代表。農相兼遞相的山崎達之輔雖爲昭和會出身，但是在脫離會籍的條件下入閣的。

（四）計閣中除了林和山崎曾經任過大臣外，其餘都是所謂「大臣一年級生」。

（五）在陸海兩相的人選上完全照陸海兩省的意旨實現

了，但大藏大臣則選了一個口稱「反對無理統制」的財閥寵兒結城丰太郎。

三

這些特徵說明一些什麼東西呢？

毫無疑義，軍人的勢力，法西斯蒂的傾向，在林內閣中是更明顯了。陸軍的力量固不消說，乘着宇垣組閣的失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操縱了政府的大權。就是海軍也有了較前更有力的發言權。政黨的敗北已成為更確定的事實。為了避免財閥資本家因軍部的進一步的專橫而加以抵制起見，並且為了收拾馬場財政所動搖了的日本金融財政的基礎起見，被目為可以滿足各方面利益的財界巨擘興業銀行總裁結城豐太郎也吸入進來。此外，在解決日本當前最大難關——軍備擴充和生產力不足間的矛盾——上面，結城和伍堂將有很大的效用。

代表着一般金融資本家和地主官僚利益的民政政友兩大黨，和軍部及一部分專門依附於軍事工業的資本家間的衝突，不過是現實利益的爭奪，絕對不能看成眞正的「民主主義」與獨裁政治的衝突。因此，政黨在形式上雖沒有加入內閣，但如果那麼的現實利益，能不受威脅，則妥協依然是可能的。

不過，無論怎樣，林內閣不能不說還是立於軍部與政黨兩塊夾板之中的內閣。軍部極端法西斯勢力還不能絕對支配現政權。三十億餘的預算，還不能不答應稍加修正，議會也還不能立即解散。不過，如果廣田內閣時代軍部與政黨的夾板是左右一邊一塊的，那麼我們可以說，夾住林內閣的板子，一塊是在上面，一塊是在下面的而已。

四

嚴格說起來，用「軍部」兩個字把日本軍人的勢力指出，是過於籠統的。海軍與陸軍的立場之不能完全一致，是早就被人知道的事實。海軍發言人有多少次曾對日本記者警告，以後不應於專指陸軍時而用「軍部」的字樣，應當用「陸軍省」，因為海軍不願在「軍部」這一籠統的名辭下分担人們對陸軍省的批評。而這次海軍省在政局變動中的態度，特別是關於解散議會，與陸軍完全對立。縱拋開海軍不談，以陸軍本身言，也不能一概而論。這裏沒有許多篇幅容我們討論日本陸軍的派閥，但大體上說，從這次林大將組閣過程中來看，至少日本陸軍首腦部與所謂中堅層或少壯派的政治分野是極明顯的。

林拜命組閣之初，曾由於他的表弟白上氏的介紹，得與中公司理事長十河信二為「組閣參謀長」，籌劃一切人選和方針上的問題。同時林又發表談話，希望組織一個「清新明朗」的內閣。於是林同意十河的主張，陸相選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海相則挑海軍參議官末次信正，其餘文官雖未決定，也都要沿着「清新明朗」的途徑進行。假使這一計劃

不因受陸軍上層領袖的反對而中挫，十河也不因這中挫而退出組閣本部，則林內閣說不定會變成日本陸軍少壯派的跳板，一直走向希特勒德國的國家總動員統制的局面了，因爲十河是負着陸軍中堅部，尤其是關東軍的重望，企圖在宇垣失敗的灰燼上，完成一個最積極法西斯化的政權的，中間只因了陸海軍首腦部的頑强反對，使林不得不屈伏，而將十河拋棄。一個日本新聞記者在一月三十一日下午訪問退出組閣本部的十河，見他家裏聚了一二十個少壯軍人和右翼青年給十河慰勞，並且個個表示憤激。

在這裏我們很清晰地看出日本所謂「肅軍」的成績在哪裏，陸軍部內的格鬥和危機又是多麼鮮明！

五

這樣狀態之下出現了的林內閣，究竟能做出什麼事來呢？能夠保持多長的壽命呢？

林內閣既不是因各派勢力的妥協結果而產生的，並且在它組成的過程中還暴露了各派勢力間的若干嚴重矛盾，則它今後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了。我們可以斷定，在這樣弱體的內閣無法緩和各派勢力衝突之中，它將繼續而且更少猶豫地乞靈於軍部（首腦部），因而也就更使它自己變成軍閥法西斯更有用的工具！

對於「萬綠叢中一點紅」的結城，我們最多只能預料他對馬場財政加以相當修正，以緩和軍部和金融資本家政黨的對立而已。而且那修正恐怕也不過把資本家認爲吃虧的幾種馬場稅制的項目加以刪削，例如財產稅和証券交易稅（取引稅）的撤回，所得稅中綜合課稅的作罷等等，因爲一切增稅都可以轉嫁於一般消費者和勞苦大衆，只有這些是不能轉嫁的部分，而且財產稅如果實現，財閥資本家的財產將全部赤裸裸地暴露出來，這在他們不消說是最忌避的。至於因幾種新稅的撤回而減少的收入（充其量也不過兩三億元），則或藉特別會計的移用，或對行政費加以削減，就可以作成，軍事費是一文也不會減少的。

在外交方面，廣田內閣已經走上的法西斯集團的路線，當然不能脫棄，並且因爲本身裏面軍閥氣質的增强，恐怕只有更加緊向這一方面走的可能。不過，因爲日德協定所加深的日英，日美關係，如果不略事緩和，在國際範疇上，於日本更加不利，這在新內閣中，尤其是結城，會看得相當清楚。至於對華關係，根本上決不會有所變化，凡有遠見的人都可預斷，縱使結城夙來主張對華側重經濟外交，但在他不能變更軍部的步驟範圍內，我們是絲毫不能肯定日本對華政策有改絃更張之可能。

總之，跟着林內閣的產生而來到的法西斯政治之昂揚，在日本內政外交上，是沒有希望改善或緩和既有的危機的。同時這一種昂揚的趨勢，決不是既成政黨所能阻止的，目前的日本，也沒有任何有組織的力量來阻止它。不過，這發展的本身就是加深日本全部政治經濟危機的一種重大要素，林內閣所包藏的這種要素比過去任何時都多，並且帶着更大的爆發性，從而它的壽命之長短，是不待詳論的。

一九三七，二，三。東京

合理化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當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久大精鹽

普通粗鹽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攙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海王牙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公司一天津法租界
工廠一河北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上海法大馬路　電話八五〇三七　中匯大樓一一一號　電報掛號四五八〇

贈品券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上海愛多亞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由　　省　　縣寄



未來的德俄戰爭與戰略（五）

馬季康

機械力

上面是兩國人力及軍隊力量的比較，結果是蘇俄社會主義的軍隊要占絕對優勢。不過這些人力如何能用機械力量來武裝起來呢？在這一方面德國是否可以占優勢呢？

這是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或則可將上述分析整個推翻。因為今日這種可以制敵死命的機械鬪士與製造，使用，管理這種武器的軍隊，在現代戰爭中有同等的重要。在一九一四年，軍隊中有三分之二是步兵，今日呢，則有一半是各種機械化技術部隊。因為這種差別，所以在上次歐戰中，帝俄軍隊人數雖然衆多，但機械化部隊甚少，而且各種武器在戰事激烈之中，需要由外國輸入。故俄軍一師不能抵抗德軍一師，雖然俄兵一師有十六大隊，德兵一師只有十二大隊，惟前者只有大砲四十八尊，後者就有大砲七十二尊。俄國每次皆行敗北，純粹是因為這種理由。據估計，當時俄軍放一個彈，敵人要放三百彈，故俄國步兵如秋風之掃落葉的相繼披靡。在上次大戰中，俄軍死者一百七十萬人，德軍雖在東西兩方面作戰，而且多打一年仗，才只死一百八十萬人。一九一七年俄國克倫斯基另組六十師人，幾乎沒有砲兵，去進攻防務鞏固的德軍，這是俄人不能忘卻的。因此俄國起了革命。所以德國砲兵對於蘇維埃制度的誕生是有一部分力量的。

一九一八年德國交出或毀滅了大砲五萬五千尊，機關槍十萬零二千架，迫擊砲二萬八千架，今日呢，仍然恢復了她的强大軍隊。據英國史比爾斯將軍（General Spears）一九三五年在英國下院宣布，現時德國工業每月能為希忒拉軍隊製造大砲五百尊，坦克車二百輛，若在戰事爆發及全國動員之後，在戰爭第一年終，每月可製大砲三千尊，機關槍一萬五千架，坦克車一千輛。德國新的軍隊每師有機關槍四百至四百五十架，輕重砲一百八十尊；此外還有各種部隊的特別砲兵。德國另設有獨立的坦克車隊，並極力發展這種衝鋒部隊。德國各工廠今日更集中製造大批的「一人輕坦克車」。據一九三五年比利時參議院議員 de Dorlodot 在議會報告，新的德國機關槍要優於法國。

蘇俄的機械化軍力如何呢？俄國軍隊在歐洲本是最落伍的，但自技術意義講，今日卻成為世界最優良的軍隊。這是歐洲各國參謀人員急切要研究的問題。一九三五年九月法國參謀次長魯阿蘇（Loiseau）發表驚人談話，謂紅軍技術水準即與西歐比較也異常之高。捷克參謀克萊希（Krejci）也說過，論及紅軍之物質及技術方面，沒有疑問，縱不能占最優等，也要居世界最優良軍隊之中。一九三三年時蘇俄每一士兵的機械化力，包括坦克車，摩托化，載重汽車及飛機等，為七.七四馬力。這種摩托化的比例已趕過法德英美各國軍隊。惟在一九三三年以前，蘇俄尚未大批擴張軍備。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之間，因為實行經濟建設，在紅軍中厲行清機械化。在此時期，重砲數目計增加一倍，輕坦克車計增加二十四倍有奇，中量及重坦克車計增加了八倍，機關槍增加了七倍半。這是一九三五年

一月三十一日蘇俄國防次長杜加苛夫斯基（Tulkhatchevski）在第七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中的報告。近兩年中當然更有增加。在上述時期中坦克車的速度增加了二倍至六倍，大砲及機關槍的設計，也都追上最新式的了。

蘇俄這種技術的「注射」，已使蘇俄紅軍整個性質發生根本變化，將原來用「手工」的軍隊變成極端機械化的秘密非常簡單，一言以蔽之，就是社會主義的建設。馬克思主義的戰略家常認爲在現代工業機構中他們政治軍隊的基礎就是工人階級，當他們變成對外戰爭的戰略家時，就要占特殊地位。這與以前帝俄軍隊完全相反。蘇俄紅軍經過這許多年的進步，不單有了完全的技術設備，而此種設備都是近二三年來製造的，故其品質亦異常優越。就是西歐許多軍隊今日尚不能不使用老的武器。所以今日蘇俄坦克車隊的力量，在國際上即很有地位。法國參謀次長魯阿蘇說過坦克車在未來戰爭中地位的重要，僅次於飛機。這不僅是蘇俄工業的結果，也是社會主義作戰人物的變遷。許多蘇俄熟練工人現在都自然而熱烈的變成坦克車的駕駛員及砲手。有一個工人並且發明不用特別技巧，可使坦克車跳至空中，或越過戰壕。尚有摩托化及化學戰隊，蘇俄皆設有特別部隊。蘇俄潛水艇的力量也並不很弱，惟一落後的就是海軍中的大戰艦。

自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來，蘇俄更加速進行一般的現代化。所以蘇俄軍隊設備之新，不是其他國家可以趕上的。世界可以有同等利益的只有德國。希忒拉與高林自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開始重整軍備。他們的大砲，坦克車，機關槍也都是極新式的。所以社會主義軍隊與法西斯主義軍隊的技術品質可以平等，或則大概平等。不過蘇俄總較有利。因此主要問題仍落在機械力的數量上，也就是雙方能够製造戰爭的機械武器及其損失的補充之經濟資源上。

經濟力

若將一個軍隊的作戰能力堆積起來成爲一個金字塔式，人力爲其頂，技術及機械力爲其中部，一國的經濟力就是該塔的廣大基礎，因爲工業可以供給軍隊機械武器，而這種武器必須要由資源中獲到原料。所以比較兩國的物質戰略，必須要比較兩國的一般經濟力量。在比較德俄兩國實力時，這種需要尤爲顯然。無論雙方後備兵力量如何强大，但這種未來戰爭，如此殘酷，如此激烈，雖然是很短的時期，也可使戰爭物質需要急切的補充。一個現代機械化師，計有輕重大砲一百八十至二百尊，坦克車四百五十輛，摩托車二三千輛，二萬人的軍火食糧，電話，無線電台，架設浮橋用品等等，極像一個尨大的八足動物，這些東西不斷需要營養補充運輸，最後像放爆竹式的變成一縷青烟。所有這些物品後防必須不斷的製造。稍有停頓這個八足動物即不能工作了，或則在當時即被敵人消滅了。所以每一師這樣軍隊需要很多的食糧，金屬，煤油，炸藥，車輛，及金錢，其所用金錢之數量，以前不僅可以營養整個的軍隊，甚至足够一個國家使用。舉例來說，一九三五年秋間，法國軍隊舉行大演習，幾師軍隊一天要消耗汽油十萬里特。現在戰爭，第一是一個羣衆的戰爭，第二是一個機械的戰爭，第三就是一個經濟的戰爭。此資本主義者名之爲「整體的戰爭」（totalitarian war）。所以在未來德俄戰爭中，勝負誰屬，問題只在誰能持久，誰有更多的金屬，煤油，機件，機器，人力，來供應這種戰爭，來維持這些機械化隊。希忒拉呢？達斯林呢？

一九一四年沙皇的各種原料遠多於德國，但機器遠少於德國，所以結果生產品很少。即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間，這種廣大的生產力並沒有發展，對於戰爭並沒有很大幫助。

一九一四年德俄兩國經濟力量之比較

物品	德	俄
煤（百萬噸）	二〇八	三六
鐵（百萬噸）	一六・六	四・六

鋼（百萬噸）	一七・六	四・九
銅（千噸）	四一・五	三四・三
煤油（百萬噸）	○・一	八・六
鐵路（每十萬人之里數）	五六	二六・
商船（百萬噸）	五・四	・九七
粮食（百萬噸）	三〇	八一・
畜牲（百萬頭）	五六	一七〇

這個表已判定了沙皇戰略的死命。因爲俄國經濟資本並未變成軍事資本。前線與後防的生產力量是分離的，而且大部供給仰賴由外國輸入，故事實上屢次被敵人將來源切斷。當時沒有充分的鋼製造大砲，沒有充分的工廠製造機關槍及火藥，甚至沒有充分的鐵作帶刺的鐵絲網。頓河盆地租借與法國人，當時好像在酣睡着似的。烏拉爾只是一個小的工業省分。庫茲盆地（Kuz Basin）還沒有人知道。同時魯爾在德國手中，工業生產却異常發達。俄國是世界在經濟上最富足的國家，却因爲經濟的貧乏而打了敗仗。工業上的弱點，打擊了他們在人力上的優勢。

今日呢，蘇維埃制度實行了十九年，社會主義建設正達第九年，情形則又如何呢？

一九三六年德俄兩國經濟力量之比較

物品	德	俄
鐵（百萬噸）	一二・五	一四
鋼（百萬噸）	一六	一六
煤（百萬噸）	一七四	一三五
煤油（百萬噸）	○・四	三〇
糧食（百萬噸）	二一	一〇二
畜牲（百萬頭）	四九	一六五
電力（十萬萬瓩）	三一	三二
摩托車（千輛）	二四〇	一六一・五
鐵路（每十萬人之里數）	五五	三〇
商船（百萬噸）	三・七	一・一
銅（千噸）	五五	一一〇
傭工工人（百萬）	一六・五	二五・七

這是二十年來發生的變遷。現時蘇俄正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德國正實行法西斯主義的反革命。下面再將蘇俄經濟力量與德國經濟力量作一百分比例。德國的生產數字等於一百。

物品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五年
重工業		
鐵	一七・二	一一二
鋼	二七・八	一〇〇
煤	一七・三	七七・六
銅	八二・六	二〇〇
煤油	一二，五六〇	一二，五〇〇
電力	？	一〇三
糧食	二七〇	四八六
畜牲（頭數）	三〇四	三三七
鐵路	四六	五四・五
工人數目	？	一五二

這就是說，蘇俄與德國比較，現時經濟力遠較德國大，有一百二十五倍的煤油，五倍的粮食，三又三分之一倍的畜牲，兩倍的銅，相同的鋼，更多的鐵及電力，惟煤較少。此外德國鐵路里數若與人口作比例，較蘇俄密二倍，而商船則較蘇俄大三倍。這是兩國經濟力量的總比較。

由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現在德俄兩國經濟力量的比較，與一九一四年時，適成相反的趨勢。但是我們不要忘却，蘇俄人口爲德國人口的兩倍半大。因爲技術的生產品要運往前線去由人去作戰，所以普通人民在戰爭中地位亦很重要。俄國以前以農業國家對德國作戰，自然不能持久。現在俄國除農業進步外，更成了一個新式工業國家，其每年工業生產爲六百六十萬萬盧布，一九三六年之再投資爲三百三十二萬盧布，二三年內可以僱傭三千多萬工人，這差不多等於德國總人口的半數。

這種變遷的最重要結果如下。

在長時期中，蘇俄要較德國能供給軍隊以更好的金屬武器。雖然現時德國所溶的鋼鐵，約與蘇俄相等，但德國的鐵礦苗百分之九十自瑞典及法國各處輸入，上次大戰中，德國重工業即仰賴輸入的鐵苗得了拯救，下次大戰還能如此嗎？而蘇俄的礦苗都是自己的，銅，鎳，鋁等製造軍械非常重要的各種金屬，情形與上述亦正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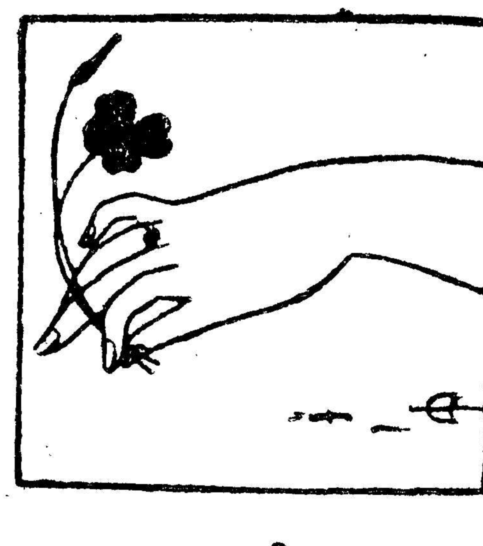
蘇俄供給各種摩托化部隊，坦克車，飛機等用的煤油，遠非德國所能比擬。這個煤油問題實在可以決定戰爭的勝負。今日德國所產的石油還不及蘇俄百分之一，其需要量之半數，不能不仰賴輸入。蘇俄不僅能將高加索的煤油產量由一九二五年之七百五十萬噸，增加至一九三六年之三千萬噸（在世界占第二位，第一位爲美國），現時在烏拉爾更開闢一個第二煤油區。烏拉爾南面之恩巴區（Emba distict）一個地方即貯藏有十萬萬噸煤油。而全蘇俄之貯藏量據估計有三十萬萬噸。並且大規模的開鑿油井，目下正在開始。上次大戰中，俄國缺乏煤油，感到重大苦痛，但在將來，蘇俄的坦克車，飛機及摩托車的燃料，可以不虞匱乏。德國怎樣呢？一九一六年因爲要獲得煤油，避免留難，所以占領羅馬尼亞。但在戰時，德國每年需要的煤油量爲四百萬噸。在未來戰爭中，希忒拉高林眞能自煤中提煉煤油來挽救這個重大缺欠嗎？

論及軍隊給養問題，蘇俄糧食自然遠較德國富足。蘇俄農業現在皆機械化，集體化了。蘇俄農民已經不是沒有產業，沒有教育，沒有工具的貧苦農奴，而成爲蘇俄計劃經濟的鬥士，麵包的生產者。蘇俄全國現時有五千個「機器及曳重車站」，集體農人的技術中心，監督指導農人使用機器，由以前完全東方式初民生產方法，變爲西歐的工業生產方法。俄人以前很羨慕德國的生產方法，但現時蘇俄也有了尨大的農業機器工業。蘇俄現有曳重車二十六萬，收獲機三萬，及由以前農人子弟組織的農藝隊。蘇俄現已征服了廣大的平原。一九三六年的糧食統計，估計要生產六十五萬噸肉，一百七十萬噸魚，二百五十萬噸糖，四千三百萬噸馬鈴薯，一萬零二百萬噸糧食。德國呢，現在每年要輸入十二萬五千萬馬克的糧食。德國食物之缺乏乃周知之事。如果戰事延長，希忒拉能找到代用品嗎？衣服問題，德國的原料也不充分。另據特殊統計，有二十五種原料是軍事設備上必不可少的。蘇俄缺乏三種，而德國則缺乏十九種。德國能不怕工人婦女在城市中實行飢餓的反抗，來壓榨人民，以供應軍隊嗎？此外只有一種方法，就是在和平時候，將德國所需要的原料都屯積起來。希忒拉政府近三年來，已經在這樣作。不過這需要巨欵。這很足以引起嚴重的財政危機。貧乏的德國，據比利時參議員估計，現時的軍備支出，已較一九一三年時增加一倍。英國政治家邱吉爾也估計一九三五年一年，德國用在擴充軍備的欵項，達八萬萬鎊之多。如果這些估計都正確，戰爭眞正開始時軍費的支出應該如何呢？

據波蘭希克爾斯基將軍（Sikorski）的估計，今日一架轟炸機所用的經費，有整個軍隊配備來福槍所用的經費多。十二個坦克車所用的經費可够一個步兵師的設備之用。這些武器可以恫嚇人民，但不能使之變爲黃金。因爲在戰爭時期償付進口貨物的價值只有黃金。但今日德國還有多少黃金呢？總之，蘇俄一切物質本國皆甚充分，而德國則甚感覺缺乏。還有一層，蘇俄因爲實行計劃經濟，工業國營，所以有國家收入，而德國則沒有。故紅軍在設備給養等方面，皆遠優於德軍，財政方面尤占卓越地位。

只有在運輸方面，蘇俄顯然亞於德國。不過這一點在軍事力量的整個分析上，仍是一個待決的問題。

（未完）



賦得猫

猫与巫術

知堂

我很早就想寫一篇講猫的文章。在我的「書信」裏「與俞平伯君書」中有好幾處說起，如廿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云：

「昨下午北院葉公過訪，談及索稿，詞連足下，未知有勞山的文章可以給予者歟。不佞只送去一條窮袴而已，雖然也想多送一點，無奈材料缺乏，別無可做，久想寫一小文以猫為主題，亦終於未著筆也。」葉公即公超，其時正在編輯「新月」。十二月一日又云：

「病中又還了一件文債，即新印越諺跋文，此後擬專事翻譯，雖胸中尚有一猫，蓋非至一九三三年未必下筆矣。」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又云：

「近來亦頗有志於寫小文，乃有暇而無閑，終未能就，即一年前所說的猫亦尚任其屋上亂叫，不克捉到紙上來也。」如今已是一九三七，這四五年中信裏雖然不曾再說，心裏却還是記著，但是終於沒有寫成。這其實倒也罷了，到現在又來寫，却為什麽緣故呢？

當初我想寫猫的時候，曾經用過一番工夫。先調查猫的典故，併究得黃漢的「猫苑」二卷，子細檢讀，次又讀外國小品文，如林特（R. Lynd），密倫（A. A. Milne），邵貝克（K.Capek）等，公超又以路加思（E. V. Lucas）文集一冊見贈，使我得見所著談動物諸文，尤為可感。可是愈讀愈胡塗，簡直不知道怎樣寫好，因為看過人家的好文章，珠玉在地，不必再去擺上一塊磚頭，此其一。材料太多，貪吃便嚼不爛，過於躊躇，不敢下筆，此其二。大約那時的意思是想寫「草木虫魚」一類的文章，所以還要有點內容，講點形式，却是不大容易寫，近來覺得這也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說說話就得了，於是又拏起那個舊題目來，想寫幾句話交卷。這是先有題目而作文章的，故曰賦得，不過我寫文章是以不切題為宗旨的，假如有人想拏去當作賦得體的範本，那是上當非淺，所以請大家不要十分認真才好。

現在我的寫法是讓我自己來亂說，不再多管人家的鳥事。以前所查過的典故看過的文章幸而都已忘却了，「猫苑」也不翻閱，想到什麽可寫的就拏來用。這里我第一記得清楚的是一件老姨與猫的故事，出在霽園主人著的「夜談隨錄」裏。此書還是前世紀末讀過，早已散失，乃從友人處借得一

都檢之，在第六卷中，是「夜星子」二則中之一。其文云：

「京師某宦家，其祖留一妾，年九十餘，甚老耄，居後房，上下呼爲老姨。日坐炕頭，不言不笑，不能動履，形似飢鷹而健飯，無疾病。嘗畜一貓，與相守不離，寢食共之。宦一幼子尚在襁褓，夜夜啼號，至曉方輟，匝月不愈，患之。俗傳小兒夜啼謂之夜星子，即有能捉之者。於是延捉者至家，禮待甚厚，捉者一半老婦人耳。是夕就小兒旁設桑弧桃矢，長大不過五寸，矢上繫素絲數丈，理其端於無名之指而拈之。至夜半月色上窗，兒啼漸作，頃之隱隱見窗紙有影倏進倏卻，仿佛一婦人，長六七寸，操戈騎馬而行。捉者擺手低語曰，夜星子來矣來矣！亟彎弓射之，中肩，唧唧有聲，棄戈返馳，捉者起急引絲率衆逐之。拾其戈觀之，一搓線小竹籤也。跡至後房，其絲竟入門隙，羣呼老姨，不應，因共排闥燃燭入室，遍覓無所見。搜索久之，忽一小婢驚指曰，老姨中箭矣！衆視之，果見小矢釘老姨肩上，呻吟不已，而所畜貓猶在跨下也，咸大錯愕，亟爲拔矢，血流不止。捉者命撲殺其貓，小兒因不復夜啼。老姨亦由此得病，數日亦死。」後有蘭岩評語云：

「怪出於老姨，誠不知其何爲，想係貓之所爲，老姨寵鍾爲其所使耳。卒乃中箭而亡，不亦寃乎。」同卷中又有「貓怪」，三則，今悉不取，此處評者說是貓之所爲亦非，蓋這篇夜星子的價值重在是一件巫蠱案，貓並不是主，乃是使也。我很想知道西漢的巫蠱詳情，可是沒有工夫去查考，所以現在所說的大抵是以西歐爲標準，巫蠱當作 witch-craft 的譯語，所謂使即是 familiars 也。英國藹堪斯泰因女士(Lina Eckenstein) 曾著「兒歌之研究」，二十年前所愛讀，其遺稿「文字的咒力」(A Spell of Words. 1932.) 中第一篇云「貓及其同帮」，於我頗有用處。第一章「貓或狗」中云：

「在北歐古代貓也算是神聖不可犯的，又用作犧牲。木桶裏的貓那種殘酷的游戲在不列顛一直舉行，直至近代。這最好是用一隻黑貓，在得不到的時候，那就用烟煤，加入桶中。」

「在法蘭西比利時直至近代都曾舉行公開的用貓的儀式。聖約翰祭即中夏夜，在巴黎及各處均將活貓關在籠裏，拋到火堆裏去。在默茲地方，這個習俗至一七六五年方才廢除。比利時的伊不勒思及其他城市，在聖灰日即四旬齋的第一日舉行所謂貓祭，將活貓從禮拜堂塔頂擲下，意在表示異端外道就此都廢棄了。貓是與古代女神弗賴耶有係屬的，據說女神嘗跟著軍隊，坐了用許多貓拉著的車子。書上說現在伊不勒思尚留有遺址，原是獻給一個女神的廟宇。」第二章「貓與巫」中又云：

「貓在歐洲當作家畜，其事當直在母權社會的時代。貓是巫的部屬，其關係極密切，所以巫能化貓，而貓有時亦能幻作巫形。兎子也有同樣的情形，這曾被叫作草貓的。德國

有俗諺云，貓活到二十歲便變成巫，巫活到一百歲時又變成一隻貓。

一五八四年出板的巴耳溫的「留心貓兒」中有這樣的話，巫是被許可九次把她自己化爲貓身。「羅米歐與朱麗葉」中諦巴耳特說，你要我什麼呢？麥邱細阿答說，美貓王，我只要你九條性命之一而已。據英法人說，女人同貓一樣也有九條性命，但在格倫綏則云那老太太有七條性命正如一隻黑貓。

又有俗諺云，貓有九條性命，而女人有九隻貓的性命。（案此即八十一條性命矣。）

巫可以變化爲貓或兎，十七世紀的知識階級還多相信這是可能的事。」

燒貓的習俗，弗來則博士（J. G. Frazer）自然知道得最多，可惜我只有一冊節本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只可簡單的抄幾句。在六十四章「火裏燒人」中云：

「在法國阿耳登思省，四旬齋的第一星期日，貓被扔到火堆裏去，有時候殘酷稍爲醇化了，便將貓用長竿挂在火上，活活的烤死。他們說，貓是魔鬼的代表，無論怎麼受苦都不寃枉。」他又解釋燒諸動物的理由云：

「我們可以推想，這些動物大約都被算作受了魔法的咒力的，或者實在就是男女巫，他們把自己變成獸形，想去進行他們的鬼計，損害人類的福利。這個推測可以証實，只看在近代火堆裏常被燒死的犧牲是貓，而這貓正是據說巫所最喜變的東西，或者除了兎以外。」

這樣大抵可以說明老姨與貓的關係。總之老姨是巫無疑了，貓是她的不可分的係屬物。論理應該是老姨她自己變了貓去作怪，被一箭射中貓肩，後來却發見這箭是在她的身上。如散茂斯（M.Summers）在所著「僵尸」（The Vampire. 1928）第三章「僵尸的特性及其習慣」中云：

「這是在各國妖巫審問案件中常見的事，有巫變形爲貓或兎或別的動物，在獸形時遇著危險或是受了損傷，則回復原形之後在他的人身上也有著同樣的傷或別的損害。」這位散茂斯先生著作頗多，此外我還有他的名著「變狼人」，「巫術的歷史」與「巫術的地理」，就只可惜他是相信世上有巫術的，這又是非聖無法故該死的，因此我有點不大敢請敎，雖然這些題目都頗珍奇，也是我所想知道的事。吉武勒其敎授(G.L.Kittredge）的「舊新英倫之巫術」（The Witch-craft in Old and New England1929）第十章「變形」中亦云：

「關於貓巫在獸形時受害，在其原形受有同樣的傷，有無數的近代的例証。」在小註中列舉書名出處甚多。吉武勒支會編訂英國古民謠爲我所記憶，今此書亦是我愛讀的，其小序中有一節云：

「有見於近時所出講巫術的諸書，似應愼重一點在此聲明，我並不相信黑術（案即害他的巫術），或有魔鬼干預活

人的日常生活。」由是可知他的態度是與「僵尸」的著者相反的，我很有同感，可是文獻上的考據還是一樣，蓋檔案與大衆信心固是如此，所謂泰山可移而此案難翻者也。

話又說了回來，老姨却並不曾變猫，所以不是屬於這一部類的。這頭猫在老姨只是一種使，或者可稱爲鬼使（familiar spirit）。茂來女士（M. A. Murray）於一九二一年著「西歐的巫教」，（The Witch-cult in Western Europe），辨明所謂巫術實是古代的原始宗教之餘留，也是我所尊重的一部書，其第八章論「使與變形」是最有價值的論斷。據她在這里說：

「蘇格蘭法律家福布斯說過，魔鬼對於他們給與些小鬼，以通信息，或供使令，都稱作古怪名字，叫著時牠們就答應。這些小鬼放在瓦罐或是別的器具裏。」大抵使有兩種，一云占卜使，即以通信息，猶中國的樟柳神，一云畜養使，即以供使令，猶如蠱也。書中又云：

「畜養使平常總是一種小動物，特別用麪包牛乳和人血餵養，又如福布斯所云，放在木匣或瓦罐裏，底墊羊毛。這可以用了去對於別人的身體或財產使行法術，却決不用以占卜。吉法特在十六世紀時記述普通一般的所信云：巫有她們的鬼使，有的只一個，有的更多，自二以至四五，形狀各不相同，或像猫，黃鼠狼，癩蝦狼，或小老鼠，這些她們都用牛乳或小鷄餵養，或者有時候讓牠們吸一點血喝。

在早先的審問案件裏巫女招承自刺手或臉，將流出來的血滴給鬼使吃。但是在後來的案件裏這便轉變成鬼使自己喝巫女的血，所以在英國巫女算作特色的那冗乳（案即贅疣似的多餘的乳頭）普通都相信就是這樣舐吮而成的。」吉忒勒其教授云：

「一五五六年在千斯福特舉行的伊里查白時代巫女大審問的第一案裏，猫就是鬼使。這是一頭白地有斑的猫，名叫撒但，喝血吃。」恰好在茂來女士書裏有較詳的記載，我們能夠知道這猫本來是法蘭色斯從祖母得來的，後來她自己養了十五六年，又送給一位老太太華德好司，再養了九年，這才破案。因爲本來是小鬼之流，所以又會轉變，如那頭猫後來就化爲一隻癩蝦蟆了。法廷記錄（見茂來書中）說：

「據該嫗華德好司供，伊將該猫化爲蟾蜍，係因當初伊用瓦罐中墊羊毛養放該猫，歷時甚久，嗣因貧窮不能得羊毛，伊遂用聖父聖子聖靈之名禱告，願其化爲蟾蜍，於是該猫化爲蟾蜍，養放罐中，不用羊毛。」這是一個理想的好例，所以大家都首先援引，此外鬼使作猫形的還不少，茂來女士書中云：

「一六二一年在福斯東地方擾害費厄法克思家的巫女中，有五人都有畜養使的。惠忒的是一個怪相的東西，有許多隻脚，黑色，粗毛，像猫一樣大。惠忒的女兒有一鬼使，是一隻猫，白地黑斑，名叫印及思。狄勃耳有一大黑猫，名反

勃，已經跟了她有四十年以上了。她的女兒所有鬼使是鳥形的，黃色，大如鴉，名曰啁嗯。狄更生的鬼使形如白猫，名菲利，已養了有二十年。」由此可知猫的地位在那里是多麼高的了。吉武勒其教授書中（仍是第十章）又云：

「馴養的鄉村的猫，在現今流行的迷信裏，還保存著好些他的魔性。猫會得吸睡著的小孩的氣，這個意見在舊的和新的英倫（案即英美兩國）仍是很普通。又有一種很普遍的思想，說不可令猫近死尸，否則會把尸首毀傷。這在我們本國（案即美國）變放了一種高明的說法，云：勿使猫近死人，怕他會捕去死者的靈魂。我們記得，靈魂常從睡著的人的嘴裏爬出來，變作小老鼠的模樣！」講到這里我們可以知道老姨的猫是屬於這一類的畜養使，無論是鬼王派遣來，或是養久成了精，總之都是供老姨的使令用的，所以跨了當馬騎正是當然的事。到了後來時不利兮騅不逝，主人無端中了流矢，猫也就殉了義，老姨一案遂與普通巫女一樣的結局了。

我聽人家所講猫的故事裏，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即是猫替猴子伸手到火爐裏抓煨栗子吃，覺得十分好玩，想拏來做文章的主題，可是末了終於決定借用這老姨的猫。爲什麼呢？這件故事很有意義，因爲這與中國的巫蠱和歐洲的巫術都有關係，雖然原只是一篇志異的小說。以漢朝爲中心的巫蠱事情我很想知道，如上邊所已說過，只是尚無這個機緣，所以我在幾本書上得來的一點知識單是關於巫術的。那些巫，馬披，沙滿，藥師等的哲學與科學，在我都頗有興趣而且稍能理解，其荒唐處固自言之成理，亦復別有成就，克拉克教授在「西歐的巫教」附錄中論一女所用飛行藥膏的成分，便是很有趣的一例。其結論云：

「我不能說是否其中那一種藥會發生飛行的覺感，但這里使用烏頭（aconite）我覺得很有意思。睡著的人的心臟動作不勻使人感覺突然從空中下墜，今將用了使人昏迷的莨菪與使心臟動作不勻的烏頭配合成劑，令服用者引起飛行的感覺，似是很可能的事。」這樣戳穿西洋鏡似乎有點殺風景，不如戈耶所畫老少二女白身跨一掃帚飛過空中的好，我當然也很愛好這西班牙大匠的畫，但是我也很喜歡知道這三個藥方，有如打聽得祝由科的幾門手法或會黨的幾句口號，雖不敢妄希仙人的他心通，唯能多察知一點人情物理，亦是很大的喜悅。茂來女士更証明中古巫術原是原始的地亞那教（Diana-Cult）之留遺，其男神名地亞奴思，亦名耶奴思（Janus），古羅馬稱正月即從此神名衍出，通行至今，女神地亞那之徒即所謂巫，其儀式乃發生繁殖的法術也。雖然我並不喜吃菜事魔，自然更沒有騎掃帚的興趣，但對於他們鬼鬼祟祟的花樣却不無同情，深覺得宗教審問院的那些拷打殺戮大可不必。多年前我讀英國克洛特（E. Clodd）的「進化論之先驅」與勒吉（W.E.H. Lecky）的「歐洲唯理思想史」，才對於中古的巫術案覺得有注意的價值，就能力所及略爲涉獵，一

面對那時政教的權威很生反感，一面也深感危懼，看了心驚眼跳，不能有隔岸觀火之樂，蓋人類原是一個，我們也有文字獄思想獄，這與巫術案本是同一類也。歐洲的巫術案，中國的文字獄思想獄，都是我所怕却也就常還想（雖然想了自然又怕）的東西，往往互相牽引連帶著，這幾乎成了我精神上的壓迫之一。想寫貓的文章，第一挑到老姨，就是爲這緣故。該姨的確是個老巫，論理是應該重辦的，幸而在中國偶得免肆諸市朝，眞是很難得的，但是拏來與西洋的巫術比較了看也仍是極有意思的事。中國所重的文字獄思想獄是儒教的，——基督教的教士敬事上帝，異端皆非聖無法，儒教的文士諂事主君，犯上即大逆不道，其原因有宗教與政治之不同，故其一可以隨時代過去，其一則不可也。我們今日且談巫術，談老姨與貓，若文字獄等亦是很好題目，容日後再談，蓋其事言之長矣。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於北平。

附記　黃漢貓苑卷下引「夜談隨錄」，云有李侍郎從苗疆携一苗婆歸，年久老病，嘗養一貓酷愛之，後爲夜星子，與原書不合，不知何所本，疑未可憑信。



汪胡家乘及其青年生活（續完）

篠園

粵省之選派法政生，正在甲辰之夏。維時總督岑春煊，督師前赴廣西勦匪。（廣西匪首陸軍阿法，聲勢浩大，爲患全省，前任巡撫王之春，束手無策，致欲借助法兵以勦平以，留學界以國權關係，聞而譁然，各省輿論，亦紛紛反對，王撫用是不果，此爲當日一件大事，岑在川督任內，肅清余蠻子股匪有功，清廷甚倚重之，調督兩廣，意即資以平亂也，）張人駿撫粵，是以主持是舉者非岑督，而張撫。非兩廣學務處，（先是學務處曾兩次派遣東西洋留學生），而廣東課吏館。課吏館者，爲候補人員而設，其制略如書院。張撫以選派之役，委諸課吏館辦理，其意在兼收官紳兩途。是時館長爲候補道李光宇，山西人，余（樂齋老人自謂）之父執，其人辦事尙認眞。選派之方，仍爲考試，額定錄取五十名。考試之結果，本省士紳居多，官吏僅少。一時知名之士，除胡汪外，如朱執信，（原名大符）古應芬，李文範，陳融，金章，孔昭焱，葉夏聲等皆與焉。每人發給治裝費二百元，每年學費四百元。行有日矣。不知何人讚胡孔二人於張撫，謂其辦理報館，（胡辦嶺海報，孔辦時敏報，說已見前，）必非良善之輩。蓋其時新聞記者，有斯文敗類之稱，見諸清廷上諭。張撫且面告李道，謂吾於戊戌以前爲藩司，已知孔某與梁啓超等，㧋辦澳門知新報，議論激烈，爲御史糾參，奉旨查辦。距今已七八年。現查考試名冊，孔某年僅二十四歲，是其人於十六七歲時，已爲報館主筆，決非安分。因命將胡孔兩人治裝費扣留勿發。終經李道及張撫之幕僚候補知府方怡，再三爲孔緩頰。而展堂亦賴首府陳望曾（筆者案首府即廣州府知府）之斡旋。得將經費領出。一同於七月初旬放洋。此展堂出國前所遇之波折也。

同行五十八人中，葉夏聲年最少。其時清吏嚴禁學生翦髮，故留學界尙多蓄髮者，以辮髮盤於頂上，觸目皆是。葉夏聲甫抵香港，首先將辮髮翦去。一同乘輪至神戶，轉車赴東京。展堂有從弟，先展堂東游，正流寓橫濱。聞展堂來，迓之於濱站，挽留下車小住數日，展堂從焉。因此脫離團體。該團體抵東京，僅四十九人。公使楊樞，已爲覓定館舍，即

時傳見。發覺葉夏聲已去辮髮，勃然震怒，大加呵斥。及對團體嚴厲訓責。各生多忿恚不平。歸而謀與對抗，謂必翦公使辮以相報復。展堂住宿橫濱一宵，已爲翦髮之第二人，聞悉此事，亦以書抵東京，參加運動。楊樞遣其參贊馬廷亮及使館學生譚學夔，出面調停。四十九人團體中，不少溫和派，有鑒於蔡鈞時代，大鬧使館一役，結果退學，認爲一種失敗，主張隱忍，故暴舉未至實行。而威嚇之函發出。楊樞見其署名者少數，不加深究。旬日以後，法政速成科第二班開學，楊樞蒞校，諸生全體亦即入學，此事本可寢息矣。

迺有岑德復者，春煊之姪，名爲留學，實則監視學生。有日，楊樞召德復至署，告以此次風潮，爲胡汪孔三人主動。囑其函告春煊，加以戒飭。展堂保人廣州府陳望曾，爲其父執。傳知各該生保人，加以戒飭。展堂保人廣州府陳望曾，爲其父執。季新保爲人乃兄憬吾。各去函譴責。翌年（乙巳）中山先生蒞日，改組同盟會，兩人遂加盟焉。尋創辦民報，分任記者，公然發表革命文字。展堂易名漢民，季新取名精衛，均自此時始。（漢民，精衛，皆當日之筆名，展堂以姓胡，故名漢民，表示不是胡兒是漢兒之意）是年之秋。日本文部省取締留學生。八千子弟，憤然與爭，退學之聲，甚囂塵上。維時兩江總督周馥，正試辦徵兵。同盟會中之激烈派，有主張回國應徵，以便運動軍隊者。於是退學風潮，愈加擴大。惟展堂季新，以革命時期未熟，獨不謂然，反對退學之議最力。激烈派憤恨之者，致將宣布二人死刑標語，揭貼於留學生會館。而展堂季新不懼也。卒之其主張勝利，退學者居極少數。丙午之夏。法政速成科，二年期滿畢業。（原定一年半後延長爲二年）孔昭焱試第一；季新試第二。粵省各生，均列前茅。於暑假後，又已紛紛轉學專門部或大學部，以求深造。惟楊樞於汪胡孔三人，迄未能忘情。又咨會岑督，謂此三生，皆危險分子，不宜聽其久留東京，致滋煽惑。岑因咨復楊使，勸令該三人回國，如不遵從，追繳學費。聞孔初未加入同盟會，迫於父命回國。展堂季新，則從此掉頭不顧矣。（展堂夫人陳淑子女士，爲陳融女弟，其時已隨同留學東京，展堂更無內顧之憂矣，）夫其赫赫之勳，豈不於彼時發軔哉。余談兩君，偏重其青年事實。迄其貴盛，雲泥分絕，余不深知。但又有一小節，略足覘兩君性格之不同者。從前科舉時代，一般對於座師，頗爲隆重，尤其是鄉會試之座師。然亦有持「有約乾坤不受恩」之說，漠然置之，或加以別擇，可師者師焉，不可師者不師之，如李慈銘康有爲諸先哲皆是。然衆或目之爲狂。聞季新於座師朱古薇（祖謀）侍郎，曾修弟子禮。而展堂於座師夏閏枝（孫桐）太史，則從無往來。夫二君皆黨國數一數二之元勳，其於前清之科名，豈有足輕重。而其對於師門，各秉一義，則又如此。是亦一趣聞也已。

以上樂齋老人之言也。世之人於一代偉人，每欲詳其微時軼事，或欲悉其成功之由來。劉覽茲篇，庶幾得之矣。至老人以周甲以上之高年，述三十年前之往事。其記憶或間有錯誤，抑未可定。閱者諒之。

正誤　第五期本文內陰面下欄第三行「有志之士嬴糧景從」句，「嬴」字誤植作「羸」特此更正。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

羅 睺

茅盾作　一九三六年六月　開明版
頁二八四　價七角五分

茅盾先生把他在「中學生」雜誌上所發表的長篇大論收集起來出了一本「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第一章論荷馬的史詩，那裏面有幾個地方似乎不很妥當，兩年前我曾在大公報文藝刊上請教過他，他雖然沒有完全接受我的批評，但他自己認錯的地方已經在本書裏更正了，如像第十二頁上的「單騎相鬭」已經換成了「單人相鬬」。現在我覺得他第二章「伊勒克特拉」裏面也像有很多地方不很妥當，再來請教他。

（一）挖腰包：茅盾先生在第三十七頁上說：

『一個希臘的「自由市民」要看戲，不用自己挖腰包。』

據我所知，希臘人看戲是要挖腰包的，每一個「入場片」值兩個俄勃斯，（Obolos），約合我國銀幣兩角錢。但從紀元前第五世紀以後，如果一個公民窮得買不起位子，便由政府發給他一點錢，叫他自己去買。這錢得要由他親自去領取。到後來雖是有人去濫領，但茅盾這話容易使人誤解，認爲是全都不用自己挖腰包。他又在第三十八頁上說：

『只可惜這樣的戲一年只看得一次。』

兩年前我曾向他提起過這事，他說我寃枉了他，說希臘人一年只看一次戲，那應當說不挖腰包的戲一年只看得一次。我們知道除了那鄉下的節戲外，雅典人每年可以看兩次戲，即是一二月中間的勒尼亞（Lenaea）節戲和「城內的酒神節」（The Great Dionysia）戲。如果希臘人看戲眞不用自己挖腰包，他們每年便可以看兩次這樣的戲。難道是有一次的節戲要挖腰包，有一次的節戲却不要挖腰包麼？希望茅盾先生指教指教。

（二）瓶畫：茅盾先生在第四十二頁上說：

『他們（紀元前第八世紀的希臘人）在陶瓶上繪了花，都是學的伊琴人的樣，一些人，一些馬。在這上頭，我們又可以知道一千多年前克里底的美術工藝的殘渣還留在希臘人手上。』

我們公認那最早的希臘瓶畫是幾何形花紋的瓶畫；稍後一點受了東方的影響，那些土瓶上畫着一些花草動物，這種幾何形的花紋便沒有了。這兩種風格都和克里底的（Cretan）風格不同。希臘人只從伊琴人那兒學得一些技巧，但他們的風格，他們的瓶畫美術和伊琴人的却大不相同。如果茅盾先生對這問題有什麼新的見解我願意敬聽。

（三）希臘戲劇的起源：茅盾先生說：

『……悲劇是希臘古時……春祭的舞曲演化來的，而喜劇則源自秋季「社祭」時的村歌』。（第四十九頁）

關於希臘戲劇的起源在亞里斯多德時代就已糢糊了。近代發生了許多新的學說。茅盾先生這種說法有沒有根據？他跟着又說：

『……所謂「春祭」，大概是「迎春」的宗教儀式，意在「祈求人畜禾稼之長養，」農民在祭時歡呼歌踊，原沒有一定的歌曲，後有歌曰

『Dithyrambos』（春之歌）；……』

其實所謂「春祭」並不是迎春的宗教儀式，乃是慶祝收成，慶祝新酒初熟的儀式。『Dithyrambos』不是「春之歌」，而是「酒神頌歌」，有人說是指那讚頌旁的天神或英雄的抒情歌。

（四）參戰事：茅盾先生在第五十二頁上說亥斯奇洛（Aeschylus）曾經參加過薩拉米斯（Solomis）之役。這大概只是一種猜想，可沒有事實的根據吧！我們只能確定他曾經參與過馬拉松之役。

（五）木坐位：第五十八，五十九兩頁上說：

『這里的看戲的人的坐位是依着亞克羅坡利（Acropolis）的斜坡建築成的，是一個巨大的半圓形，十幾層的坐位，一層比一層高，坐位是木製的，但下面的層層高起來的基礎却是山石，而不是木架；因此，這巨大的能容一萬七八千人的「看臺」就不怕坍臺了。』

雅典酒神劇場的坐位有七十八層，不只十幾層。坐位多半是石條做的，不是木製的。許多考古家說只容得下一萬四千到一萬七千之譜。茅盾先生這數目並不差。可是鄭振鐸先生在他的「文學大綱」裏却說容得下幾萬人，大概是根據柏拉圖的「聚飲」說說吧。很早就聽說鄭先生想同我討論這數目，可是到如今還沒有聲息。還是請他去問問茅盾先生吧。

（六）舞台：茅盾先生告訴我們：

『你不見那圓形平臺的後面還有一個略高幾尺的狹長方形的平臺麽？這是真正的「舞台」，過一會兒戲劇開演時那些戴面具妝扮成劇中人的「演員」就在這上面做戲了。』（見第五十九頁）茅盾先生好像並不是不知道德爾普斐爾德（Dorpfeld）否認希臘舞台的學說。自從這學說成立後，一般學者都公認那些著名的希臘悲劇都是在那沒有舞台的劇場裏表演的，即是說演員同歌隊同立劇場當中那塊圓地（Orchestra）上演唱。茅盾先生爲什麽還要說演員在舞台上表演呢？難道他在想像中帶我們去看的是希臘晚期的或是羅馬時期的有舞台的劇場麽？

（七）歌隊：我們再看第六十頁：

『厄狄怕斯（Oedipus）一劇中他們（指歌隊）充當了向厄狄怕斯王請求設法消弭大疫的請願人了。』

這一定是茅盾先生弄錯了：因爲那劇裏的歌隊是由提比斯的（Theban）長老組成的，並不是由那些請願人組成的。那些請願人是另一些人，他們在開場時進來，在第一零五行後便退場了，歌隊通常要在劇尾才退場。

（八）關於「捧祭酒者」：茅盾先生在第六十六頁上叙述亥斯洛奇的「捧祭酒者」（Choephorae）一劇的故事，他說：

『然後奧勒斯提（Orestes）和她母親，克利尼絲特拉，（Clytemnestra）面對面。當奧勒斯提說明了他的「使命」以後，他的母親就訴說阿加綿農（Agmomnon）的許多壞處，以及她在十年長期間的「守活寡」的痛苦生活，』

奧勒斯提在那劇裏第八八四行後拖着伊基斯塔斯（Aegisthus）的屍體出來碰見了他的母親。他在第九三零行後把他的母親趕進去殺了。在這一段的原文裏他母親並沒有提起阿加綿農的壞處，更沒有提起她守活寡的痛苦的生活。希望茅盾先生能够說明他的材料是從什麽地方來的。

（九）關於幼里披底：茅盾先生在想像中帶我們去看的希臘劇是紀元前第四零六年幼里披底死後的表演。幼里披底在生前不很受觀衆歡迎到是

實的；但自從他死後，一般人漸漸了解他的時代精神，他的戲劇便大受歡迎，演了又演，決不會像茅盾先生所說的到這時候還有許多人罵他。（參看第七十二頁）

（十）三個演員與「三一律」：茅盾先生還說：

『這樣只用三個演員的死板的規矩也正同希臘悲劇有名的「三一律」——Three Nnities，就是「時」，「地」，「動作」三者之必須「一致」似的，實在是一副鐐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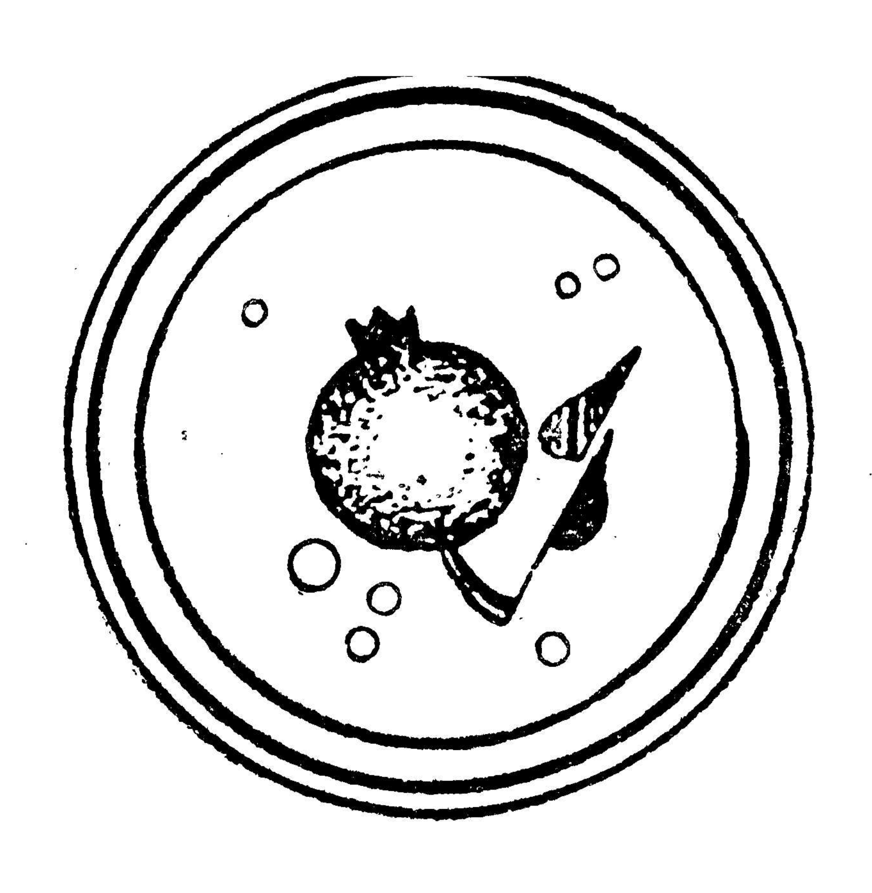
近來有一些學者說希臘戲劇表演並不限定只用三個演員，只是那些旅行劇團爲求經濟起見才限定三個演員。就說是城裏的表演也 限定三個演員吧，那三人可以輪流代表許多人物。希臘劇場裏同時說話的人物只有三人，這種限定可以把劇情弄得很明白簡單。這樣說來，那三個演員的限制並不是一種銬鐐，乃是一種妙訣。不知茅盾先生以爲然否？

希臘戲劇裏的「地」「時」二者並不是「必須」一致的。亞里斯多德並沒有提起地點的統一，希臘悲劇家且時常破壞這一條規律。希臘劇場裏沒有幕，沒有複雜的佈景，地點的變換本是難事。亥斯奇洛的「報仇女神」（Eumenides）一劇開場時的動作發生在得爾斐，（Delphi），後來全體退場，再把劇景移到數百里外的雅典城裏。索福克利（Sophocles）的「阿査克斯」（Ajax）開場時的動作發生在阿査克斯的營帳外，那劇景後來移到了海邊去。可見地點的統一並不是「必須的」，並不是「一副鐐銬」，地點原是可以變換的。

至於「時間統一」這信條並不是從亞里斯多德所說的「一日之間」直接傳下來的，乃是後人看見希臘劇場裏沒有幕，和歌舞隊長久出現在場中，因此認爲希臘戲劇的動作限定發生在一日之間。亞里斯多德的定義並沒有說得很肯定，乃是後人把他弄肯定了的。實際上有一些希臘戲劇的時間超出了這種限制。上面說及「報仇女神」裏的人員全體退場後又在雅典出現，這其間也許經過兩三日的時間。有時候歌舞隊唱了一只歌便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如像亥斯奇洛的「阿加綿農」開場時衛士剛剛望見了那傳報的特羅亞（Troy）的失陷的烽火，後來歌舞隊進場唱了一只歌，於是阿加綿農便從萬里外歸來了。這其間一定經過了很長久的時間。可見時間的統一也不是「必須」一致的，也不是「一副鐐銬」，時間原是可以延長的。

至於「動作」的統一倒是戲劇的必須的條件。茅盾先生似乎可以不必再去「抱」着這種「時」「地」必須統一的謬見了。

以上十點如果說錯了，希望茅盾先生一一指教。如果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希望茅盾先生把這一章書好好修改一遍。



國際諷畫

列強缺少覺悟精神



自殺競賽

漫畫家 Blix 氏繪，指歐洲列强現正準備起步，跑向毀滅的深淵。

蘇聯清黨運動

原見「字林西報」



火山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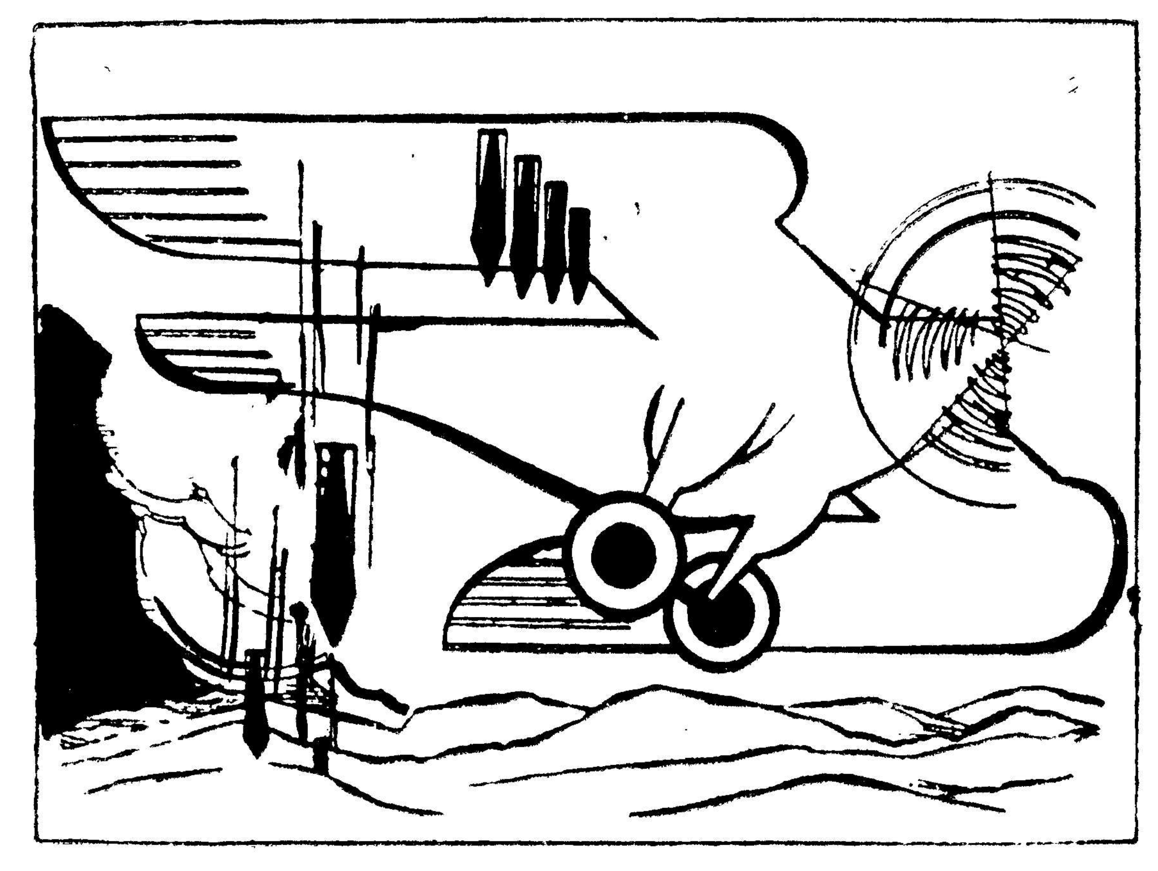
墨西哥政局原如一座火山，時有爆發之虞。此次特洛斯基赴墨居留，愈增加其危險性。

Louis in the Milwaukee Journal



中國復興的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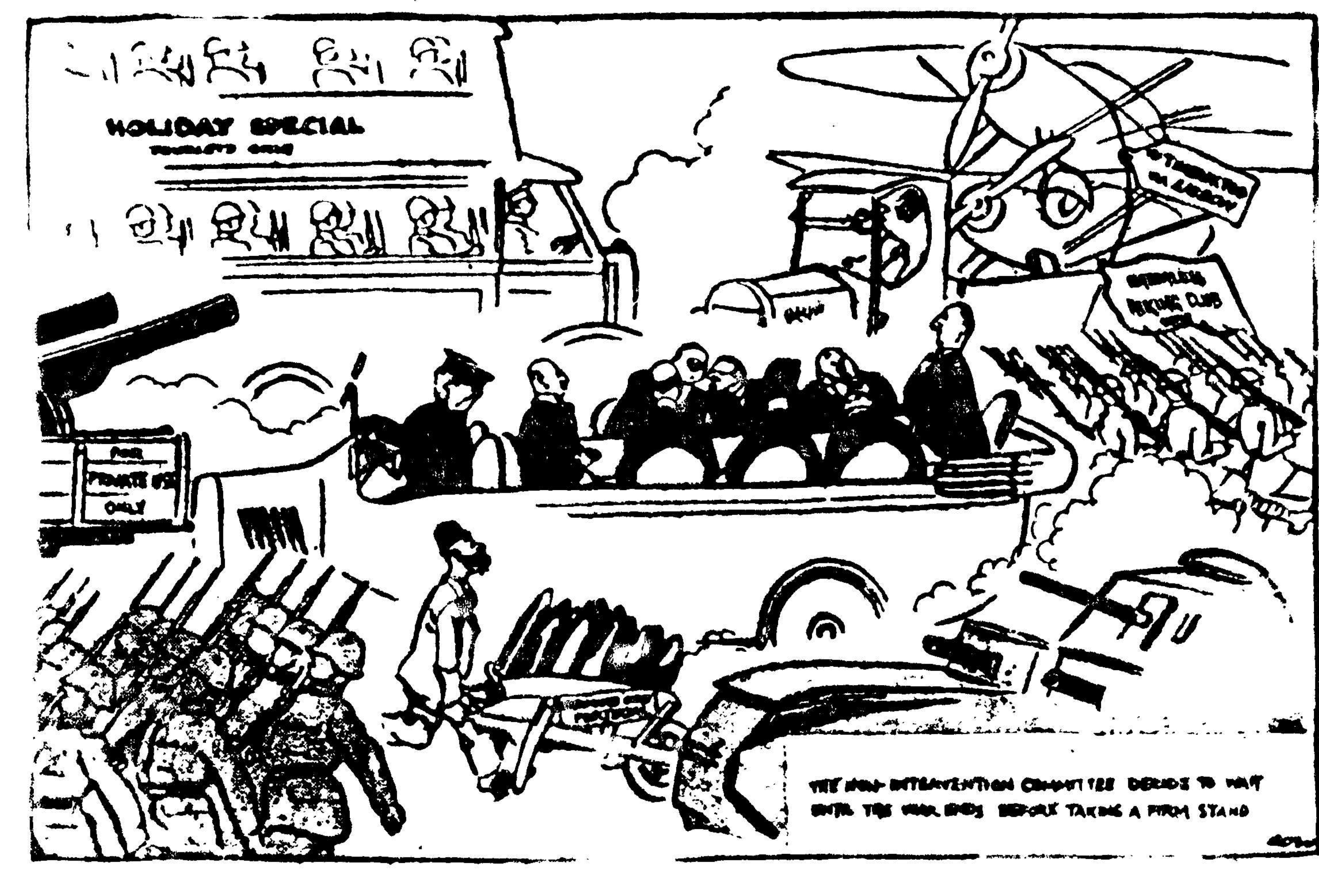
原見 The Chicago Tribune



機械化的和平之鴿

見巴黎 Le Rire 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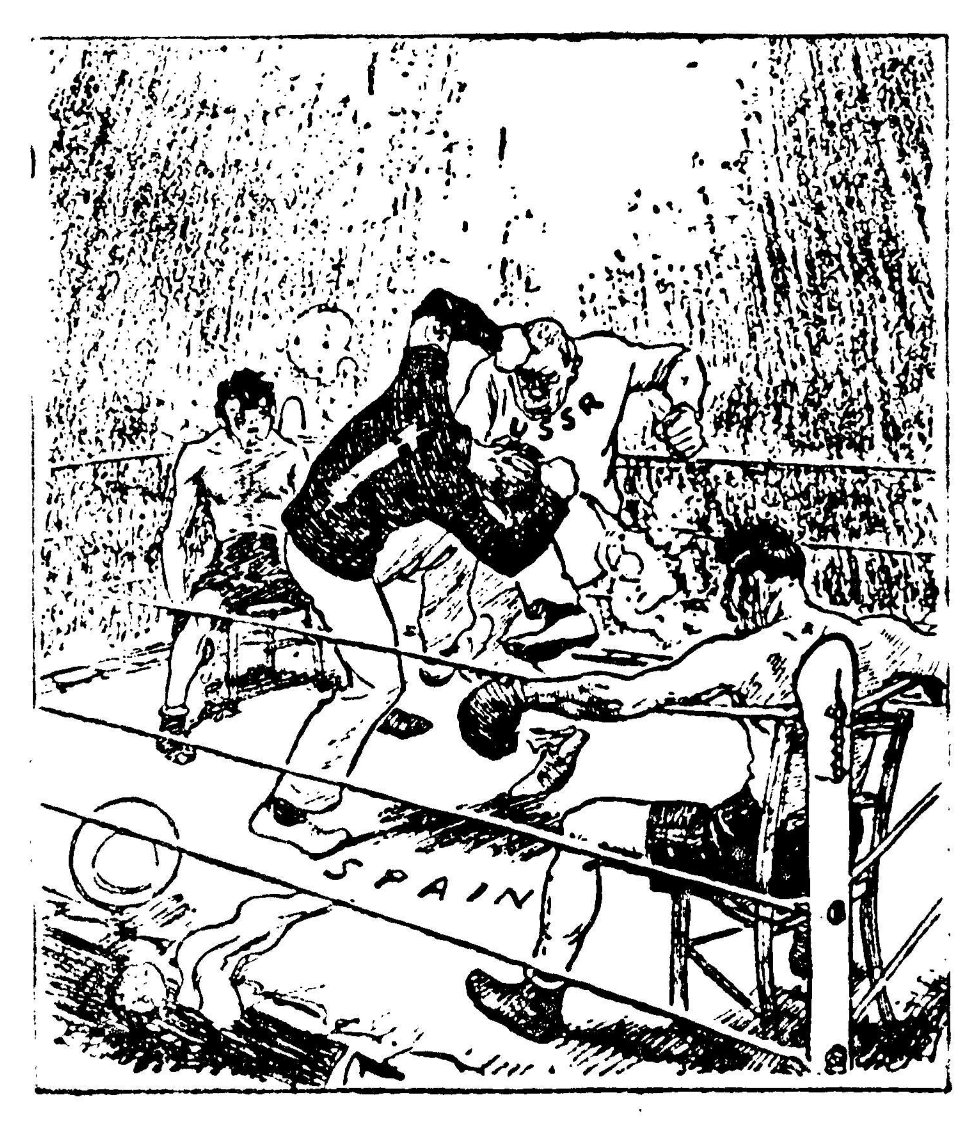
西戰與不干涉委會



一片殺伐聲

西戰正在沸騰，不干涉委員會盼望戰事止息，何異俟河之清。

英漫畫家 Low 氏繪



西班牙拳場

西國內戰，義俄兩助手也正式地殺上場了。原見英國 Punch 報。



英國外交政策

英外長艾頓向希忒拉和斯丹林說，「我不能坐視你們把這孩子分劈為二。」

Louis Raemakers 繪



兩面受脅迫的英法

德國在北歐以防俄為己任，在南歐以防西班牙赤化為己任，使英法侷促不安。Low 氏繪。



好榜樣

英外長對西班牙左右兩派的首領說，「先生們，你們看看中國內政和平解決的榜樣，應該有些覺悟才好。」

Louis Raemakers 氏繪



日本新內閣

The Hayashi Governmen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Feb,ll, 1937

日本新內閣業經成立。舉國人士（連新總理林銑十郎在內）對於新閣，皆不感完全滿意；可是鑒於內外時局的不安，目前却誰也沒有積極進行倒閣的決心。一般以爲林內閣的生命，決難持久；並以爲林內閣的主要使命，不過在：（一）謀減輕自從德日協定簽字及一月二十一日議會風潮發生以後時局的緊張，（二）謀調整廣田前內閣一味聽從軍部而忽視整個國民經濟的財政政策而已。

新內閣的總理，係由陸軍出身，而全體閣員中，竟無一人代表政黨。政友會民政黨份子均拒絕入閣，新任農林大臣雖屬昭和會，但入閣後即宣布脫黨。此外，新閣中最可注意的是大藏大臣結城豐太郎，他頗受日本工商界人士之歡迎，現一般均注視其對於前內閣財政政策的修改。

依日本陸軍軍人的意思，本想解散一切現存政黨，另組一極右傾的新黨，並建立法西斯化的軍人獨裁政制。林內閣成立後，此種企圖自然暫難實現，因此日本各政黨雖在新閣中並未直接參加，對新閣却仍表歡迎。而且各政黨本身的潛勢力，近來亦頗有增加；尤其是政民兩黨的拒絕參加官僚化的林內閣，更博國民贊許。再則我們從宇垣組閣失敗的過程中觀察，並可見到今日日本國民反對軍人干政情緒之濃厚；假如不是限於「陸相須由陸軍當局推荐」的法令，我們相信日本必已回復到民主政治的大道上去了。日本陸軍當局對此，當亦已有覺悟，他們也知道解散議會舉行大選後，議會中反軍部勢力也許更將增加。

國際新語

英王喬治六世

子英



英今王喬治第六，在諸種方面和他的兄長溫德莎公爵，都是極端不同的。愛德華一向過的是自由愉快的單身漢生活；喬治却享受美滿的結婚生活，並已有兩個可愛的女兒。運動，跳舞和各種有趣的消遣方法佔有了愛德華大部分的時間；喬治則利用其時間于安靜地讀書，特別對於實業方面的事體有極大的興趣。

英王的年紀雖然比溫德莎公爵小着兩歲，但望去却顯得他應當是兄長。也許是由于個人的缺陷，使得英王與他的兄長各走不同的道路

這就是軍部放棄解散議」主張的一個主因。

在這種政治空氣下，軍部對於他們的原定計劃，即建立軍人獨裁政制一層，自不得不作讓步。可是我們相信這種退讓，不過是暫時的。二二六事變後，日本陸軍也曾有過同樣的退讓，可是一到七月以後，陸軍大臣的氣勢便又囂張起來，甚至公然聲明政府必需籌措國防公債一百萬萬元，並警告議會，倘不通過國防經費，即不惜一再加以解散，直到如數通過而後已。

目前日本軍人鑒於民氣之援助憲政，因之不能不暫表妥協，林內閣就是這種妥協下的產物。可是這種妥協是暫時性的，林內閣的生命，大約也不出一年，或者數月後即行崩潰，亦未可知。日本法西斯主義和憲政主義的鬥爭，目前雖暫告停頓，但兩者終無調和之可能，遲早必有一天繼續爆發，俾奪取最後的勝利。

當宇垣大將組閣失敗拜辭大命時，曾有密奏上陳，其中深痛陸軍之跋扈，並指陳日本現正站在法西斯政治和立憲政治的交叉點上。其後組閣大命，遂降於林銑十郎，以資緩衝，而免立即發生重大政變。我們觀察林氏組閣時對於陸海軍大臣人選的讓步和十河信二氏的退出入閣，就可知林氏和軍部間已成立一種暫時妥協了。

林內閣成立後，曾有尊重憲政的聲明，但其限度和範圍如何，仍屬疑問。新閣又曾聲明決繼續推行改制改革，電力國營和完成國防諸政策，但其詳細計劃如何，亦未有宣布。現所已決定者，即將在內閣中增設總務廳推行國策，所謂總務廳，實際是在軍部統制下的。

林內閣中外務大臣一席，人選迄未決定，暫由林氏自兼。近年來日本政府的二元外交，充滿矛盾，極爲人民及政黨所反對。林氏究竟能否找到一位幹練的非軍部的外務大臣，脫離軍人統制，斷行一元外交，尚成疑問。

至於新藏相結城豐太郎，是內閣中最有才幹的閣員，金融界和實業界對他皆極表信任。結城對於廣田前內閣三十萬四千一百萬元的龐大預算案，將加以減削；對於軍部所要求的國防充實費，雖承認其總數，但將減少其在下年度中所佔的百分額。關於稅制改革案，結城亦將加修改，以減除民間痛苦。要之，結城的財政政策，對內在振興工業，對外在促進國際貿易。他素反對經濟國家主義，鼓吹中日經濟合作，並主英日合作開發中國經濟。

林內閣現雖已成立，但前途困難方多：中日蘇日英日外交僵局，皆亟待打開；而國內憲政派（包括政黨，

。他患口吃的病，自己很以爲苦，尤其不會作公開演說，即便是短短的幾句話，他也要用很大的努力。

他是英前王喬治五世與瑪麗后的次子，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生于桑德林漢的紐克村。他和他的兄長自幼便在一起玩耍，讀書。幾位教師教他們同樣的課程。就是在這時期，他的祖父愛德華七世誇獎他道：「愛爾伯（喬治第六的名字）的天性實在可愛而且也很聰明。」他倆的童年生活是很快樂的。性情沈靜學識廣博的漢賽爾先生是他倆的教師。漢賽爾先生曾當過英國兩個著名學校的校長，最擅長訓導兒童的方法。蘇格蘭軍笛隊的一位少校與冷川軍的一位軍曹長，教他倆人軍事訓練。逢着放假日子，特選些球友陪他倆踢足球。他倆並同在倫敦瑪爾飽洛處學舞蹈的課程。愛德華七世向來對待自己的孩子是很嚴肅的，但却很喜歡陪他兩個孫兒玩，並且常給他們點零錢。

王室的子弟除了享有特權之外，也有他們的義務，所以在一九〇九年，愛爾伯親王十四歲，便入奧斯保王家海軍學校。他的父親（喬治五世，本來是決心從事海軍的，旋因其兄逝世乃繼承王位）曾決定命他作水手的；從奧斯保畢業後，又去達特茅斯海校學習一年。威爾士親王也曾入過這兩個學校，但從不及愛爾伯親王的勤學。

一九一三年一月，他被派隨「柯伯蘭」號軍艦作長途巡游。雖然他畢業時的成績爲第六十四名，但他却有些實在的長處。就是在此期間，他曾遇見過一次驚恐的經驗。他跟隨着喬

資本家，自由主義者（和軍人的鬥爭，遲早亦即將爆發。（丹楓）

結城財政的透視

（大阪朝日新聞社論二月十三日）

對於馬場案三十億四千萬元的龐大預算，把它減削八分五厘約二億六千九百萬元，歲出以二十七億七千萬元為度，公債發行額約減少一億元，這可算是日本國民對龐大預算的修正要求得到了某程度的實現。結城藏相的修正方針，假若它的目標是在平抑物價，而要糾正預算膨脹與現在生產力的不均衡的話？那末，它的目的，在目前的情形下，是可得到某程度的貫澈的。如縮小關稅率改訂的範圍，停止交易稅減輕，停止砂糖，酒等一部消費稅的增徵度等，和歲出總額的減少湊合一起的印象，對於當面的物價騰勢，即使是心理的，然而確乎可得多少的效果。關於此點，可謂結城藏相的臨牀妙手。這和把一定的政策率性而行緩急失宜的馬場前藏相的辦法對比起來，更加覺得此善於彼。

然而這不過是臨牀的處置之巧妙而已，至於整個結城氏的財政政策的一定方向，自當別論。他的政策的全貌，雖然尚不明，而看他增稅案的修正和明年度預算的輪廓，至少它的方向，是明白表現着的。照此次修正案的增稅總額約為二億九千萬元，較之馬場案的四億五千萬元，減少一億七千萬；然而這是將地方補助金減額一億五千萬元拿來塡補的。在歲入方面，直接稅的減輕，是以停止所得稅特別附加稅共九千四百萬元，間接稅的減輕約三千六百萬元，交易稅因停止所減輕的三千萬元，關稅減輕千餘萬元等為內容。而在該增稅減輕裏最大項目的直接稅內七千八百萬元，便是地方補助金的財源的所得稅增徵部分。因為地方補助金的大減額，第一便實現對於概括的所得及資本增稅的減輕。就此次預算修正的總結果而論，便是將馬場案號稱劃期的地方稅減輕作犧牲，而為第一對所得及資本課稅的減輕，其次則是間接稅的減輕。而公債發行的減額約一億元，便是因為估定歲入，蔑視地方負担的減輕，才有此可能。

更就歲出方面而論：公債發行的

治五世乘坐D四號的潛水艇，這潛艇的機件，忽然發生障碍，在水裏約留了半點鐘，未曾出水，那時海軍官員等俱驚惶失措，結果幸而無恙。他乘「柯伯蘭」軍艦作第一次的巡游。他到過了西印度及坎拿大，並曾抵美國坡特利克海港。

巡游歸來，於是年八月二十九日他被任命為「考靈梧德」號戰艦上的海軍候補士官，九月二十九日登上該艦。「考靈梧德」號本為第一艦隊的旗艦。他除了被人稱為愛爾伯親王之外，一切的待遇也和普通候補士官絕無兩樣。他每晨也是六時起床，與同人一樣的服務，媒灰也把他手臉塗得烏黑。他曾親歷保資茅斯及拉姆萊的大操演，他隨艦到了埃及，法國和義大利的海口，並曾赴羅馬，得晤義國國王愛曼諾。

英王是很謙遜的。某次他在法國某海港，被英國的旅行者識出，請他簽名，他戲說道：「我寫一筆極難看的字，我有一大串的名字和官稱。你要我都簽到這冊子上嗎？」

一九一四年八月歐戰爆發，海軍部並不曾把愛爾伯親王調回後方。同時他也正是極願在海上的前線，猶如他的兄長在法國戰場的前線上一般。當大戰初期，候補士官愛爾伯親王與他的戰艦佈防在北海外，以防德國軍艦駛出。但不意在是年九月間，他竟患闌尾炎，失去了他作戰的機會。在他的病痊之後，他立刻又欣

減額，固然和除了補助金一億五千萬外各省預算減額約一億元的程度相近；但是這裏還有要注意的，便是這個預算的減少額，主要的都是延緩性質，其眞正的減削額，却有限得很。尤其是海陸兩省的各二千萬元減額，都不過是滾後使用而已，實際上並不曾有絲毫的削除。所以結城藏相的修正，雖號稱達二億六千九百萬元，而其內容，則是把地方負担減輕取消了，改作大資本負担的減輕，不過是把彼注茲的間接稅一部分之減額罷了。而這間接稅的減輕，還是以平抑物價爲預算遂行上不可缺的條件。更就修正的另一面而觀：不過是把一切的問題，推在明年度以後，馬場案的龐大預算，在本質上，依然無所變更。却因地方負担減輕問題及支出滾後的解決，既然把增稅額削減了，於是關於公債發行額和財政計劃的見透，都有很大的不安貽留給將來。這都是無可諱言的。（紫曔）

英國對華商務的掙扎

Turning Point in Far East

The Fiancial News, London; Jan 12, 1937

倫敦「財政新聞」最近刋有該報駐東京記者所撰之「遠東轉機」一文，綜論中國最近政情，頗引起英國一般人士的注意。現在把該文中關於英國對華商戰的一節，譯述於下，我們由此，不難推測英國今後遠東政策的動向。

中國最近政情，給予英國一個及時的警告，叫她明瞭現時最需要注視和忍耐的，無過於中國問題。英當局對於這種新努力，曾予以很多的鼓勵，甚至自居於發起人的地位。他們派遣財部最精幹的人員去充任駐華英大使館的財政顧問。他們又特派了一位輸出放欵監察代表。這兩位代表和英大使館的商務參贊同設辦事處於上海，這個不啻成功了英國恢復對華商務的大本營。英蘭銀行現在也有代表駐滬，他們的任務是照料該銀行的特別利益，遇見必需的場合，對於中國當局改組中央銀行制度一事，將盡其顧問之責。

但是現在一般對於在華的英國商人，很有許多不滿的地方，因爲他們不知道把握機會。除去應該矯正惰性以外，現在僑華的英商遭遇到三大困難點：就是對華對德而尤其是對待日本。

然回到了艦上去工作。

英新后伊利莎白

陰恩



英國的新后伊利莎白（Elizabeth），是博愛慈祥，極得人民愛戴的。她雖然已生過兩個女兒，可是還保持着她的天眞和誠樸，再加上她的仁愛和美麗，無疑地，是足以母儀全國的。

她有着一對深藍的眸子，不但柔媚，而且還充滿着聰明智慧的光，這是得之於她母親的遺傳。她具有十足的女性美，不過她的美，並不是借重人力的化裝，而是天生的自然美。她的皮膚，非常潔白，襯着黑的頭髮和眼眉，反映得格外淸晰。她的頭髮，是從當中分開，以自然的波紋，向後而梳去，顯得非常柔和，美觀。

她的家庭，雖然是蘇格蘭的書香人家，但是並不富有，所以她小的時候，和其他的鄉下女孩子一樣，決沒有想到今天會過着王室的富麗生活。她小的時候，人家都叫她『Lady Betty』，直到現在，一般人提起她來，往往不叫她的爵號，還是叫她『Lady Betty』而且

對華的困難是多方面的。雖然現在中國切望與英國合作，但是這種困難並未稍減。主要的困難是屬於心理的方面。例如中國政府以軍權爲基礎，他們時常側重軍事和政治的目的，而蔑視經濟的需要。

另一不易克服的障碍就是德國商務的競爭。一九一三年英國對華的輸出約爲九千七百萬兩，而德國的輸出僅有二千八百萬兩。一九三三年，英國對華的輸出增加到法幣一萬萬五千四百萬元，而德國亦飛躍到一萬萬八百萬元。一九三六年前十個月間英國對華的輸出很難超過一萬萬元，而德國已經超過一萬五千萬。

德國對華的商務，在方法上實有制勝之道。舉一個例子講，例如，某次中國鐵道部招商投標，英國的開價是二百六十六萬七千元，而德商却只開一百五十萬元。尤其能占優勢的，就是德商償付條欵的優待。英商要求付現欵，而德商則應允在機件裝置完畢後，先付欵百分之十五，而餘欵則在裝竣四個月後開始分二十七個月平均償還。爲了這種的原因，英商往往遇見德商决心要做的交易，竟然乾脆的不再參加競爭了。

不過英國商務最大的妨碍還要推日本在經濟和政治方面對華的干涉。英商所怕的並不全在乎日英雙方公開的競爭。走私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此舉妨害中國的財政，同時使得競爭一舉，幾成爲不可能。據可靠的調查，天津一地就貯藏有走私貨物八百萬元。據估計，最近中國關稅每月的損失約自五十萬至一百萬元。迄目前止，國民政府關稅收入的損失至少有四千萬元，中國的外債一部分就是用這種關稅做抵押。

尤其令人不安的，就是日方時常不斷的對華作政治和軍事上的威脅。中國國力的增強使得多疑的商界也較前產生了更多的希望，並且願意協助蔣委員長增強中國的武備。但是國際均勢的演變愈於日本不利，那末日本將愈感勢弱；中國愈強，恐怕日本作最後抵死進擊的心也愈甚。由此可見中國的商務受到了恐懼不安的限制。惟有在中國的西南部對日較少恐懼，所以那裏的商務，也較多起色。

但是中英兩國對於合作問題，均不欲其僅以西南爲限。因爲這種行動，將予日本在中國其他部分以更大的自由活躍的機會。日本現正以重大的懷疑，密切注視英國在華的努力，以及中國方面對英的任何鼓勵。負責方面雖不信「英帝國主義具有政治動機」之說，但是英國在精神和經濟上的協助，已予中國以更大的力量，那却是毫無疑義的。（歷樵）

叫的人，臉上總浮上一層微笑，由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她在小的時候，就能給人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

她幼年時代的教育，完全受着斯特萊慕爾伯爵夫人（Countess of Strathmore）的影響，所以才能有今天的才德兼備。她對於各種實際問題及藝術，都很精通。她的環境，因爲充滿歷史及浪漫的氣氛，所以影響她幼年時代的幻想，而造成今日對於實在生活的極端興趣。她對於蘇格蘭歷史，有特殊研究，法文德文，也和她丈夫一樣的精通。她喜歡旅行，曾經遊過全歐，尤其對於義大利發生特殊好感，所以她對於傢具及衣飾選擇的眼光，都以義大利做標準。她結婚時所穿的衣服，就是完全用義大利的藝術來裁製，頭上的髮帶和衣服，成功一種調和的配合。她平時的衣飾，不喜隨合潮流，不論一衣一帽，都有她自出心裁的式樣，所以更加能表出她的個性。

大戰發生的那天，正是她十四歲的生日，戰爭開始以後，世界上的一切，都整個變了樣。從前的堡壘，官邸，現在都變成了傷兵醫院，和她關係最密切的格萊密斯城堡（Glamis Castle），當然也不能倖免，許多澳洲的傷兵，都在堡中休養。

她爲人一切良好的德性，都基於「不自私」上面。不論什麼事，決不會使她煩惱，她祇有微笑，而且她的笑，完全表現着誠懇，决沒有絲毫做作。

不論對於工作或是遊戲，她都有同樣的熱

羅斯福與最高法院

Roosevelt Puts Court on Trial Before N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0, 1937

Arthur Krock 著

依照羅斯福總統的意見，憲法已經賦予政府以充分的權力去用進步的態度應付二十世紀的一切社會及經濟問題了。所需要的只是最高法院能用開明的態度去闡釋憲法。可是現在最高法院的態度，却適得其反，例如政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製成的實業復興法案，却被最高法院駁斥；此外各農業復興法案，格費法案（Guffey Act），以及紐約婦女最低工資法等，也遭逢最高法院的異議，這在主動者的羅氏看來，當然是一件極端困難的事，而必須設法解決。

關於格費法案，當牠在國會中提出時，已經過兩次的修正。牠的內容，原是關於軟煤業工資及工作時間的規定，及各州間互相販運的價值標準；並且還規定如果有人不遵守的話，處以相當的罰欵稅。但是最高法院方面，却認爲這個法案與憲法相牴觸，他們最大的理由，就是說礦業是一種地方實業，工資的規定，和勞工法有相當的連繫，不可分開。

去年五月，格費法案經過修正後再度提出，結果衆院通過，而參院否決。現在，這個法案又在新國會中提出，內容較之上項草案，又增加許多條欵，如果最高法院方面，對於這個法案中心問題的價值規定一點，還不予以批准，當然表示他們態度，一仍舊貫，毫未改變；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他們對於價值規定這一點預備一個以批准的話，那末除非對於可分開或不可分開問題，根本改變態度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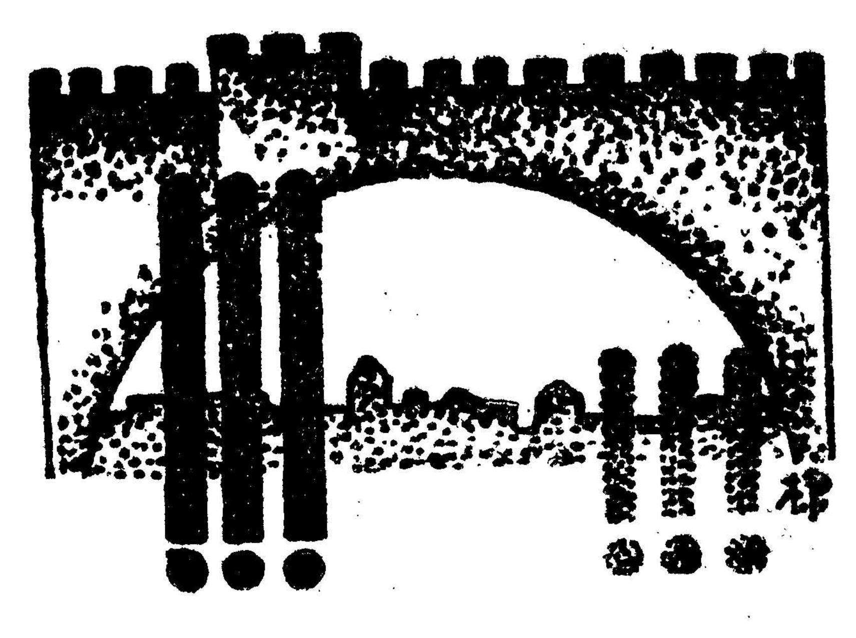
此外，還有華格納法案（Wagner Act），也將於二月間提出討論，三月內可望決定。羅氏對於這個法案，非常重視，當然希望牠能獲批准；但究竟能否逃過最高法院的難關，尙不得而知。又社會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也將要加以修改，結果如何，也可以試驗法院多數的態度是否改變，羅氏對於最高法院方面，曾經用了堅決而客氣的態度去加以開導。但是參院領袖像路賓森氏等却

誠。她歡喜蘇格蘭的大自然和空氣，同時也喜歡狗，所以有機會的時候，她總喜歡帶着幾條狗，到山上去消磨一個整天。她小的時候喜歡騎馬，也善於養馬，但是現在已經不大騎了。她網球打得很好，此外高爾夫，馬球，及其他運動，也都擅長，但是現在因爲社交太忙的緣故，已經全都生疏了，不過有比賽的時候，她還是喜歡看的。

她父親斯特萊慕爾伯爵（Earl of Strathmore），是棍球（Cricket）的能手，她的六位伯叔，也都是此中健將，所以直到現在，她對棍球，還有相當的愛好。她對於英國王室人人喜歡的射擊和釣魚，都不喜歡，但對於英國古代的刺繡及花邊等手工，却有特殊愛好，她的女紅，非常精巧，遠非尋常所可及。

她對於顏色的愛好是藍色和灰色，但是有時也戴極顯目的紅色或是綠色的帽子。她對於一切衣飾，無時不在想法使得和普通人一樣，不顯出她是一個貴族。

主張修改憲法。不過無論如何，新措施在最高法院中，是終可以得着較同情的待遇的。當去年十一月羅斯福以驚人大多數膺選聯任的時候，此點已經是十分明瞭的了。（蔭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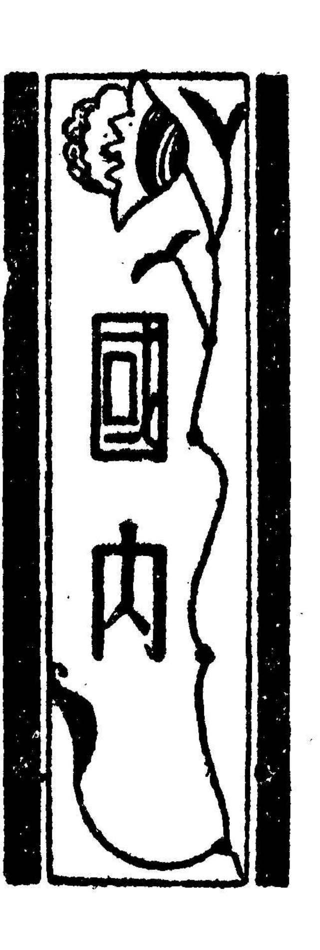


三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二月三日起至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止

陝甘事件，業已全部解決；張楊部隊，亦已向中央指定地點開拔；西安行營已成立；張學良亦已恢復公權。所餘者祇爲如何以政治方法，根絕赤禍，集中國力；此點已由三中全會決議發其端，今後如何步步實現，殊堪注意。三中全會在此時局重要關頭開幕，各方期望甚殷，詳細情形，已另誌專篇矣。

國外方面：日本議會經幾次停會後，業已重開，因軍部與政黨間極力避免磨擦，故無劇烈辯論；因此議會解散之危機，亦漸減少。總預算案略經修改縮減後，太約可以通過。對華外交之具體政策，尚未決定。據東報所載，將有若干轉變。英國之新國防計劃，甚引起國際間之注意，因此列強之競爭軍備，將步入一新階段矣。



陝甘問題全部解決

陝事因張楊部隊之奉命後撤，乃得全部和平解決。中央部隊，已開至西安咸陽，西安行營亦已成立，其他善後各事，經何柱國等先後飛浙請示，亦已漸可就緒。其解決經過，軍政部長何應欽八日在中央紀念週有詳盡報告，茲錄如下：

何應欽報告解決之經過

陝西問題，在一月中旬米春霖李志剛兩君一再到溪口謁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他們有極懇切的表示。簡單的說，就是中央對於陝甘善後的處理，始終是澈貫和平寬大的主張，而從政治的途徑以謀解決；但是楊虎城和張學良部的將領，必須相信中央，相信蔣委員長，而服從中央命令。若是對於中央一月五日的命令實行時確有困難的細部問題，可開誠的向在潼關的顧主任祝同報告商洽。最後在一月十九日，蔣委員長並且交李志剛帶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楊虎城，內容就是將這些意思懇切的告訴他，叫他們直接與顧主任接洽，不必再派人到溪口，作無意義[illegible]

陳述。

直到一月二十三日，楊虎城等的態度還是遲疑徘徊，沒有明白接受中央命令的表示；蔣委員長覺得他們還無悔過的意思，於是命李志剛剴切的轉告楊虎城和張部各將領，若是二十四日再沒有接受中央命令的表示，即認為有意反抗中央命令，即認為和平絕望。第二天（二十四日）陝西方面才派了米君春霖謝君珂兩人到潼關見顧主任，表示楊虎城等願意接受中央命令，但是有幾件事要商量的。

在二十四到三十一這幾天中，米春霖等和顧主任所商洽的主要的有幾件事：一件是在他們軍隊撤退的時候，要求由雙方各派十人組織一個視察團，分作兩組，分派在兩方的部隊前線互相視察，他們的意思是恐怕撤退時中央軍隊攻擊他們，一件是要求在撤退時借給伙餉若干，一件是要求張部酌量在西蘭公路上駐一點部隊，楊部酌量留一點人駐在西安，以上幾件，經由顧主任允許他們，就是張楊兩部各借給一個月的伙餉，視察團由雙方派定人員組織，西蘭公路上准張部駐少數部隊，西安附近准楊部駐少數部隊，此外他們要求的還有一點：就是希望中央發給西安事變的善後經費，關於這一點，顧主任是答應酌量代為請求。

三十一日的下午，于主席學忠由蘭州飛到西安，才和楊虎城下命令將部隊撤退，預定第一步先將渭河以北的部隊向後撤退，次將渭河以南部隊撤到渭北，第二步再逐漸開往甘肅。

二日起，他們的部隊開始移動，四日起中央派往陝東部隊開始向西推進，逐步接防，陝南隴東中央部隊亦先後向東推進，截至昨（七）日止，中央軍的位置，大約如次，隴海路西安以東到達灞橋（西安東廿里）本日可到西安，西安以西到達興平，本日可到咸陽，渭河以北已到達龍陽鎮（下吉鎮）田市鎮之線，陝南方面已到達商縣藍田間，本日可到藍田，張部截至昨日撤至富平（櫟陽）交口鎮之線，及高陵，永壽，邠縣等處，楊之大部，截至昨日撤至三原洛川一帶及高陵附近。

在張楊部決定撤退之後，西安方面發生了一件事，就是在二月二號的那一天，原任張學良的衛隊營長現任特務團團長之孫銘九，和少數的激烈分子，反對撤兵的命令，要求楊虎城，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等收回撤退的命令，嗣因要求不遂，發生暴動，將王以哲戕殺，同時還有幾個高級官被害，不過暴動的人數不多，事變後，經楊于等設法鎮壓，第二天便解決了，孫銘九等幾人已經逃匿，事變也沒有擴大，在西安發生事變的這一天，駐在蒲城的騎兵第十師師長檀自新，和駐在鳳翔的第一〇六師師長沈克，聯名通電與西安方面脫離，服從中央，現在這兩個部隊已與中央部隊切實取得聯絡。

西安問題，截至現在，只能說是告了一個段落，須俟張部完全遵照中央命令開駐新指定之防地，才能說完全告一結束，不過中央處理此次陝變善後，自始至終是持的寬大的態度，事事委曲求全，總期能使張部各將領感悟，不受少數惡化激烈份子的挾持，服從中央命令，繼續開往甘肅及西蘭公路一帶，共同為國努力，以這種寬大誠懇的精神，我想陝西方面的將領應該知道感悟，不至於將數萬大軍久停止於渭北狹小區域，徒苦渭北人民，我想這也是全國同胞同志所一致盼望的。其次本席要提出來講的便是統一與救國，「統一」「救國」這兩個口號，在我們中國已經喊很長很久的時間了，在這很長很久的時間當中，我們的同志同胞，朝夕努力，不斷奮鬥，為的是要求「統一」，謀「救國」，但一直到了今天，「統一」與「救國」依然還是兩個口號，統一既沒有真正完成，國家也不曾得救，這是什麼道理呢，我們平心靜氣一想，便深深地覺得有許多的人口裡喊的是「救國」的口號，而事實上做的是「反統一」的行動，又有許多的人雖然努力在做「救國」的工作，而事實上並沒有把「統一」的前提認清，因此在最近十幾年來，艱難困苦的救國工作，當中便遇着無數次的阻撓統一，破壞統一的事實發生，國家前途

剛有一線曙光，國家命運剛有一點轉機，轉瞬之間又復成爲泡影，而且這阻撓統一破壞統一事實上的表演者，又復不幸多數是負有救國家救民族的重責大任的軍人，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但是痛心祗是消極的，不負責任的辦法，我們要在痛心以外去求一個根本有效的辦法，那便需要認清唯有「統一」才是「救國」的正道，唯有全國一致精神團結，在唯一的三民主義，唯一的最高領袖，唯一的中央政府之下，鞏固國家眞正的統一，然後一切的建設才談得到，辦得得，一切的建設都能夠眞正辦好了，然後國家才可以得救，我們知道目前中國的現狀是迫切的需要統一的完成，而在政治統一經濟統一一切需要統一的當中，尤其需要的是軍事統一，如果全國軍人都能各守軍人的本分，將軍政軍令完全統一起來，以作全國的模範，使其他一切問題都能迅速走入統一的軌道，這便是救國的第一要着，所以本席今天要講的話，也偏重在軍事方面，因爲軍人受國家的待遇最優，同時對國家所負的責任也最大，軍人的一言一動，往往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命運，全國的軍政軍令果能眞正統一起來，不僅可以促成國家的統一，至少可以不至妨碍國家的統一。

現在先就軍事不統一的弊害略述幾點：

第一，編制不統一　東北軍有東北軍的編制，川，滇，黔，桂軍也各自有其絕不劃一的編制，這雖然是暫時的變通辦法，但就整個國家的國軍來說，應該有一個劃一的編制，並且因爲編制不同，對於軍隊的訓練指揮，統帥上便發生很多的困難。

第二，餉章給與不統一　也同編制一樣，東北軍有東北軍的餉章，川，滇，黔，桂軍也有其不同的餉章，甚至在同一的軍隊裡面，餉章也有不同，這樣一來，對於官兵生活固然談不到平等待遇，而辦理軍需的人員，對於軍費的預算決算，就感覺到無從着手辦理。

第三，武器裝具不統一　各部隊中因其成立歷史關係不同，所有的兵器以及各種裝備，其制式也不一致，也有歐造，粵造，晉造，川造種種的差別，一遇戰事，械彈補充遂成爲大問題。

第四，訓練教育不統一　統計全國部隊，有的採用十九年的操典來作訓練教育的標準，有的採用二十四年的操典來作訓練教育的標準，有的簡直對於中央頒布的典範令莫明其妙，僅憑着一點打仗的經驗來實施訓練教育，又因爲過去軍官教育機關之不統一，各部隊的幹部亦多自成系統，以如此極不統一的訓練教育出來的軍隊，其不能合乎現代戰爭的需要，是毫無疑問的。

單就以上幾種弊害而言，小之則部隊的指揮不便，使用不靈，大之則使軍隊成爲私人的軍隊，地方的軍隊，封建集團的軍隊，一旦軍隊形成爲封建集團的力量，則在其勢力範圍以內，便會發生軍人干政的危險，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的統一，都將被其破壞，慢慢的形成一種割據自雄，各自爲政的局面，必然的把整個國家弄得四分五裂，絕無眞正統一的可能。

再就人事方面來說，因爲軍事不統一，關于人員的升遷調補，服役退役，都無一定的標準，無確實的統計，並不按照一定的規章程序辦理過去的軍隊番號，所以多冠以省名，而不顧統屬於中央，也許就是最大的原因的一種，自從軍委會成立銓敍廳，專辦全國陸海空軍人事以後，較之已往似已漸有條理，但認眞辦理起來，除中央直轄部隊外，仍多遷就事實，不能照規定的地方很多，也可以說全國軍隊的人事，尙未完全走上統一的軌道，這種情形，是有待於我們全國軍人共同努力的。

其次講到國家的國防，數年以前的中國，可以說是祗有省防，而無國防，祗有互相戒備的省防，而沒有以對外爲目標的國防，祗有某某數省單獨對外的簡單國防，而沒有整個國策下強固的國防，過去在不知什麼時候，我們整個的國家竟被他人強分作幾部份，譬如華北，華中，華南這一類的名

詞，在報紙上幾乎常常可以見到，後來在不知不覺之中，我們的同胞也相沿稱用起來，甚至在整個統一的國家內，自己也彷彿畫出什麼「東北」「西北」「西南」一類的區分來，他人想出毒計來分化我們，我們也以此來自相分化，這種狹隘的地方觀念，若不加以打破，整個國家的統一，是永遠沒有希望的，也許在中央整個國防建設計畫開始的時候，竟有人會誤聽他人的桃撥離間之言，以爲這是中央鞏固力量來對付他們，消滅他們，因此生出許多不應該有的誤會與疑懼來，亦說不定，由此可知軍政軍令不統一，整個國防的建設是不容易進行並迅速完成的，軍事不統一的弊害，有如上述，軍事統一以後則何如？

第一，人事的升遷調補，服役退役，可以按一定的規則辦理可以由精確的統計而得到公平的調劑，眞正的人材不至限於地域學籍的關係，長久埋沒，各級軍官均有保障，不致隨便去職閒散。

第二，國防常備兵額可以減少，軍事統一以後，正規軍專爲國防之用，配備於國防線上及國內各要點，至於後方安寧維持之責，則由警察及保安團隊負之，常備兵額的多寡，係以國防需要來決定，並不由某一地方或某一個人來決定，故目前兩百萬的龐大軍額，可以切實整理到國防實際需要的數目，可以減少數量，充厚質量，可以減少步兵，增加特種及機械化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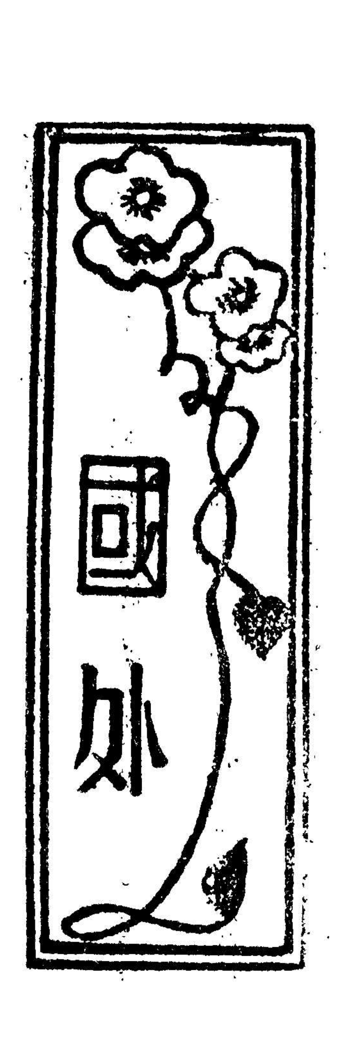
中央直轄各師，自二十五年開始整頓以來，在不減原領經費的原則下，從事縮減其大單位，充實小單位，掉換武器，補充馬匹，現在調整各師的力量，較之從前增強極多，假使全國各師都能照着這樣一律整理起來，則整個國防軍的力量也并不算得怎樣單薄，以之担負全國的國防，一定能夠綽有餘裕。

但是大家如果沒有「軍隊是國家的軍隊」這一點認識，如果沒有統一整理的覺悟與決心，則中央主管機關雖欲整理，亦無從着手，盡顧慮到勉強整理的結果，或許有人要誤會是中央在想法子來減少他個人的力量。

第三，因常備兵額減少，官兵給與可以較爲提高，同時武器裝具被服的補充，亦由國家主管機關統籌辦理，統一支配，決不至再有制式不一補充困難的弊病，大規模的兵器廠，糧秣廠被服製革，飛機，造船等廠，也可以逐漸自辦起來，可以省却逐年外流的購械費用，其他如國防的交通，國防的經濟，也可以在統一的國策下逐漸建設開發，以求其充實完備。

第四，教育訓練可以歸於畫一，軍事統一以後，各部隊的教育訓練，悉遵照中央頒行的各種典範令去實施，各級的軍官也都從軍官學校及各種補習班各兵科專門學校畢業出身，當然大家都知道怎樣做一個現代的軍人，怎樣把軍隊訓練成現代的軍隊，怎樣努力充實國家的國防，絕不會再向着封建軍閥的殘迹去開倒車，去造成地方的或個人的勢力，來破壞或阻撓國家的統一。

軍事不統一的弊害如彼，統一以後的影響又如此，自二十四年起，我全國多數的軍人，都已深切覺悟到這種道理，都已知道要先求軍政軍令的統一才是救國的光明大道，祇可惜尚有極少數的軍人尚未走上這條光明大道，還在暗中摸索，徘徊於歧途小徑，希望發揚少數人的團體光榮，而忘却四萬萬國族整個的光榮，因此之故，從事於統一運動者雖極加倍努力，而統一完成仍甚遲緩，從以後，惟盼全國軍人痛下決心，在唯一的三民主義，唯一的最高領袖，唯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服從命令，埋頭努力於本身應盡的職責，切不可在國家整個國策之外，隨便發表任何主張，採取任何行動，致破壞阻撓國家已成的雛形統一，同時更應該盡力促成國家眞正統一，擁護國家眞正統一，惟有眞正統一實現以後，才有力量去建設，才有力量去對外，國家民族的復興才有希望，我們救國的責任才可以完成。



日本議會危機渡過

日本議會於十五日重開，連日貴衆兩院之質問戰均集中於預算案。外交問題及肅軍問題並無劇烈之辯論，僅老政治家尾崎行雄有比較驚人之演說，以爲點綴而已。會議因三次休會，已甚急促，大約除通過預算案外，其他關於「庶政一新」，義敎問題，電力問題，均無法討論，因此軍部方面有於七月間召臨時議會之希望，惟內閣方面則以下屆通常議會於十一月間即將舉行，爲期甚近，認爲無召集臨時議會之必要云：

林銑十郎外交演說

中央社東京十五日電：日本議會今日於天氣晴和中復會，貴族院於今日午前開會，首相林銑十郎發表演說後，繼以外相資格作簡單外交政策之報告。林氏演說之措辭，頗值注意。蓋其與以前各外相所發表者不同，尤以廣田所持之三原則，林氏此次隻字未提。林氏於作外交報告時稱，「在此時機，培植中日兩國友好情感及改善兩國關係，相互合作，以期實現東亞之安定，實爲當務之急」一節，表示對中國較前已有新觀念。林氏又稱：「故中日兩國應理解彼此之立場，不特政府應如此，即兩國人民亦應有較密切之接觸，以使中日提攜及互助，獲得具體之成功」等語，亦足顯示日本朝野最近心理之一斑也。藏相結城對確立林內閣對華政策之影響似不可忽視：阪谷芳郎於貴族院開會時，曾提出質問題在促請政府闡明對華北之態度，略謂中國人民，疑慮日本之大陸政策在侵略華北，結果日本之誠意，未能爲人澈底明瞭，故外交當局，應在此方面多所努力。林首相當即答稱，日本不欲侵略華北，且遇有此等機會時，得盡力消釋誤會。貴族院中一般對林氏之答復，均表滿意，午後衆議院開會，較預定時間略遲，因濱田要求發表演說，闡明其前次與寺內之辯論，嗣與各黨磋商而未果。林首相及結城藏相之演詞，在場聽衆均報以鼓掌，與廣田內閣一月二十一日之情形，迥然不同。林氏所表現之政治才能，識與寺內不同也。關於對華外交，植原代表政友會提出質問，謂政府是否應以誠摯而有效之態度，表示日本並無侵犯中國領土之意。政府應否對中國人民民族意識之發展，採取新的觀念。林首相答稱日本不特迭次表示其不侵犯中國，但俟有機會，更將作此表示，余完全對君表示同情，以爲認清中國新局勢實有必要也云。此層或可認爲林氏今日議會中最重要之點。林首相復於答復植原如何廢除多重外交之質問時，允盡力使外交一元化。關於內政問題，議會議員對所謂獨特的憲政宇垣一成組閣失敗之原因，以及林氏邀請政黨黨員入閣時堅持須放棄與政黨之關係等等，提出鋒利之質問。林首相之答復，雖不可使人信服，但議會議員均未再度施以攻擊。藏相結城之答復，最爲坦白率直，其中一段曾謂余忝任藏相，僅兩週於茲，各種方策正在確定中，君等對此未能滿意，固不出我之所料，但余請求君等予以同情的諒解云。結城詞畢，議會議員鼓掌不絕，並皆低語謂「結城之誠摯態度，足能通過閣員之檢查」云。嗣後民政黨川崎提出質問。謂鉅大之軍費支付，已釀成物價之暴漲，陸軍省能否有鑒及此，而撙節二千三百萬軍事費用乎？陸相杉山元於答復時，鄭重聲明，蘇俄在遠東增厚軍備，使日本亦不得不設法擴張，希望議會議員對國防有較深刻之認識云。聽衆均報以冷笑，但亦鼓掌，表示彼等有避免激起騷動之戒心。

大會第二日質問戰

衆院大會之第二日，仍繼續質問國務大臣之演說，政友之太田正孝登壇，質問四點：一準戰時財政一語，往往似財政其物，準備戰爭，而外交乃爲無用者，究竟如何？一，政府爲抑制物價騰貴之故，修正預算，然減少地方交付金，可使物價低減乎？豫期拖延而踏襲舊豫算，此事不可且違反憲法？一，因國防費之增大，與公債之增加，致生活安定費縮少，政府對此有何財政計畫？一，金融問題，對於豫算上之資金，以外民間產業資金，對『滿』資金，有計畫否？政府減少繳付滿鐵之資金，其理

由安在？藏相結城答：「軍事費與國民生活安定費之均衡，此余深所憂慮者也，欲打開地方農村之窮乏，整理負債最爲緊要，故關於交付金制度，希望暫與以考究之餘地。至於將來財政之豫測，昨已言明尙無把握，此乃現在社會情勢使然，無可如何者。余嘗比較高橋藏相時代與馬場藏相時代，欲折衷兩氏之財政方針而行之，惟成否未可必耳」云。陳述極懷疑的見解，笑聲與掌聲相半。太田氏再登壇陳述都市與農村之負担不均，對於增稅亦表示不滿。宮澤胤勇（民政）質問關於金融，產業，中小商工業政策等節，詢及政府之見解。當時政友會席上議員稀少，宮澤氏仍繼續力說對『滿』投資之必要，及對於中小商工業之生產方策若何等語。藏相結城答以政府對於低利辦法，仍擬繼續前內閣同樣實施，至於因此逆轉之惡影響，自應與各方面協力防止。其次由商相伍堂農相山崎等有所答辯後，由林首相作答如左；「對『滿』投資倘有必要，自當極力促其活動，至於安定國民生活，余亦抱有同樣之關心。」宮澤氏再登台，略謂：「首相僅謂抱有同感，究不知擁有若何方案，倘僅屬同感而已，則議會未便進行審議也。」結城代爲答辯如左；「該項方法，正在考慮，但不能在此說明，且尙非說明之時期故也。」宮脇長吉（政友）對於國防費，肅軍，與軍人干政問題，提出質問。於是議場頓現緊張之狀，略謂——近有少數軍人干政，倘政府不採取斷然之態度，則將來造成意外情勢，事有必至，應請軍部大臣以身作則而軌範之云云。海相米內答辯如左：「日本帝國海軍，採取不受他國威脅，亦不侵略他國之精神，以努力安定東亞，並不與他國作軍備競爭，亦不欲建設世界唯一之海軍。至肅軍問題，期以無誤聖旨，將來自應益加努力。」陸相杉山以滿面興奮之神氣登台答辯如左：「關於國防費，已如昭和十二年度預算上所載之情形，至於詳細數字，則事關軍備，未便說明。對於肅軍，自寺內大臣時代以來，熱心向此目的努力，毋待再言。余認爲此事迄今尙未完成，非俟今後之努力不可。二二六事件之勃發，原因究在何處，當待國民全體反省之處尙多，軍人干政，自前任大臣時代以來，嚴重加以警戒者也。」林首相答辯：「軍人在職責上，當然不得干政，但大臣在職責當然得以干政。」宮脇氏又謂請勿許少數軍人干政，以便矯正今日之惡習，並望以國防爲基礎，而確立外交政策等語。林兼外相答以從事協調，不使構亂等語，於是肅軍問題之對答，至此暫告一段落。民政黨之濱野徹太郎，對於宇垣內閣之流產，與軍部大臣限定由現役大將或中將任之，及要求脫黨問題，認爲係軍人干政之甚者，質其理由，杉山答辯如左：「宇垣大將之組閣，若認爲軍人妨害，當屬誤會。三長官固已推選候補人員，但均由各候補人辭退，軍部大臣限定現役大將或中將，係鑑於軍備進步之現狀而負責者。須知軍內情形，當爲絕對必要，在鄉將校有所未便故也。又軍部大臣掌管關於軍令之事項，倘非現役，當爲不妥。」林首相答以並未排斥政黨，至閣員兼任居多，決非模仿法西斯蒂，理由別有所在，余願尊重憲法，實施獨特之立憲政治云云。

尾崎行雄驚人演說

中央社東京十七日電：日衆議院中今日藏相結城豐太郎之演說，及日本元老政治家辯護憲政之質問演詞，使近五十年來未有之生氣，突然恢復。尾崎於第一屆議會季節中，即當選議員，蟬聯至今，爲日本議會中最老之議員。尾崎於前十年在議員中，向不發言，今日突打破其素來之緘默，顯因認清日本政局之日增嚴重，乃有起而爲憲政作呼籲之必要。自尾崎預定登壇質問之消息傳出後，議會旁聽席中，自今晨起，即擁擠不堪，幾無立足之餘地，此亦足表示目前日本人民意向之趨勢。一般認爲尾崎演說之內容，極有引起嚴重波折之可能，故尤爲人所注意。衆議院於今日午後一時零五分開會，當由政友會松村先登壇，首對統制經濟之原則提出質問，繼詢政府對物價之暴漲，是否有何對策。次由昭和會守屋榮夫質問對滿政策。嗣社會大衆黨河上亦登壇要求陸軍當局宣布二二六事件之眞相，

河上繼詳述日本鄉村之窮苦情形，質問陸軍當局能否允許削減軍費。河上質問時，全院屏息靜聽，極爲注意。五時十分，尾崎行雄登壇，在數千人目光集中之下，尾崎態度從容，侃侃提出質問，彼時全院萬籟無聲，靜聽此年老政治家之致質，一語一字，靡不清晰可聞。尾崎首指出政府屢次藉口增厚國防，係被內外情勢所迫，此層殊屬不解，請政府予以明確之解釋。此種局勢，究來自國內？抑來自國外？設係來自國外，則係來自陸地抑或海面？從陸地上能迫使日本增厚國防者，僅中國與蘇聯兩國，海上者爲英美兩國，惟蘇聯無向他國挑釁之意。故若日本接受與蘇聯締結不侵犯協定，則兩國可友好，互相生存，英美亦無侵犯遠東之意向。如日本伸其友誼之手，亦無戰爭之危險。則僅中國一國，又何足憂哉。惟中國對日之態度，非不可變更者，而繫於日本是否確定之方針耳。中國現頗憂慮，因不知日本之政策如何也，不僅中國不知日本之政策，甚至我輩日人，亦不得而知，外交政策之不一元化，爲大患之根源，外陸海三省及駐華人員，各有其表示及觀念，則其何能使他方相信日本乎。關於對政策，至少可謂日本係屬無政府者，苟日本對中日友好提攜，確有誠意，則余可確定，中國必樂於與日本攜手。日本爲維持面子起見，自無理由退出滿洲，但對其他種種問題，日本如能使中國相信確無絲毫野心，中日好友提攜，自能實現。尾崎繼引述一八九四年後中日接觸之各種事實，以證明其言之鑿實。尾崎鄭重聲明，按諸國外情勢，日本無擴張軍備之理由。嗣於述及日德防共協定時謂，世界上有兩個最大共產主義國家，一爲蘇聯，一爲德國，蓋德國於一九三零年衆議院選舉時，共產黨曾獲六百萬席之多也。日本何故與德國締結防共協定，殊爲不解；今日德國無一人民對舊有皇室表示尊敬，而日本之政制，不能與其他國家相比擬；故與德國親善尤無理由可言。尾崎繼乃述及思想問題，力言武力不能解決思想，僅思想能克服思想耳。尾崎此種信念，全場熱烈鼓掌，表示贊同，比至尾崎述及軍人干政之主要問題時，全院空氣緊張達至高點，而政府全體人員，均屏聲息氣，傾耳靜聽，此種情形，爲昨日所未見。尾崎謂，軍人不應不奉皇命，擅自行動，但最近彼等迭次自由行動。世界一等國家之軍人，均絕對守職，唯二等以下之國家，始有軍人干政等情事。自軍人五月十五日事件發生後，我國即應採極大之小心，縱令遇有事可發表時，軍人亦不得發表；但與事實相反，報紙每日所載陸軍省之意見，實可驚人。陸軍因干涉任何國家事務，故凡人之喜干犯他人之職責者，輒以「陸軍」爲其外號。此語甫出，笑聲四起。尾崎繼以幽默之口吻尖銳之聲音發言曰：少壯軍人中，決有不少偉大人物，能指導公衆輿論，支配政府者。余自六十年政治生活以來，尙未見如此偉大人物，即伊藤亦無此種才能。在此時機，陸軍次官梅津，即趨陸相杉山元之前，與杉山耳語磋商，面部含有不滿之表示，但仍繼續靜聽尾崎之演詞。尾崎於結論時聲稱，人民爲軍隊之根本，但日本人口，較中國與蘇聯爲少。金錢爲海軍之基礎，但日本國家財富，遠遜於英美。最後尾崎於涉及殖民地分配問題時，忠告日本，不宜擁護此項理論，尾崎以一小時四十五分完結其質問，下壇時，備受全院之鼓掌與歡呼。旋首相林銑十郎登壇置答，其詞頗詳，但甚空泛。全院議員與聽衆，均甚注意陸相杉山元之答詞。陸相以緊張聲調答稱，平心而論，二二六事件，幕後之動機，實由於政治腐敗與退化。東方會議員聞言，鼓掌不已。陸相繼稱，叛徒行爲雖不可恕，但其動機或可有利於政治之改革也。此語頗簡潔，但含義甚深。

對華方針將有轉變

中央社東京二十一日電：朝日新聞及日日新聞兩報，今晨以顯著地位刊載林內閣將改變對華政策之消息。前者指出日本之對華政策將轉向促進兩國國民之接觸，後者預料日本將暫時放棄政治要求。朝日新聞所載消息之要旨如下：林內閣因鑒於以前談判之陷入僵局，乃由於堅持解決政治問題爲先決條件，故將轉變方針，

在促進兩國人民經濟及文化提攜方面，從事主要之努力，俾得改善兩國之情感。且經濟與政治之間既有不可分離之聯繫存在，故日本於一方面進行經濟活動時，仍能同時覓求其他政治問題之解決，蓋政治問題比較易於解決也。簡言之，林內閣方針二要點，爲（一）對華政策，以促進相互提攜爲主，而先解決經濟文化問題，然後再進行解決政治問題。（二）賡續處理去年談判時中日政府在若干點上意見已趨一致之事件。據日日新聞消息，林內閣相信現仍無繼續政治談判之可能，該報謂復因此現閣已具決心完全放棄去歲之談判，至於六項政治要求，包括華北特殊化及聯合防共等，將暫予放棄。但關於稅率問題，仍將賡續談判。易言之，林內閣將停止談判政治問題，而主要在經濟與外交方面集中其努力云。關於林氏昨日在衆議院預算總會席上所予政友會櫻井兵五郎質問之答復，記者感覺此項答復，頗足表示林氏對廣田所田所與有持之三原則，認爲不適合於目前局勢，並深信切實施行日本對華政策，應以緩和兩國情緒爲前提。日日新聞之消息，或係根據過於樂觀之揣測。惟朝日新聞之觀察，則比較上與此間存在之確實情形相近，即關于所謂經濟提攜一點，此間重要人物亦極力傾向於避免類似政治借款之舉。寗願進行純粹經濟性質之合作，但日本不欲完全放棄賡續關於某種政治問題談判之希望，乃屬自然。縱事實如此，林內閣對華政策之方向，與廣田有田不同，此點本身亦值得吾人之注意也。日本赴華經濟使節兒玉謙次，大約將於下月啓程，其他日本經濟界領袖或將以私人資格來華云。

經濟考察團將來華

中央社東京二十日電：日本派赴歐美之經濟考察團，已於昨日正式決定以門野重九郎任團長，赴華考察團團長亦已決定以兒玉謙次充任。聞朝鮮銀行總裁加藤敬三郎，日本郵船會社社長大谷登，前三菱商事會社長三宅川百太郎，日清紡績會社社長宮島清次郎，三井物產會社常務董事石田禮助等均將加入爲委員。此外大阪金融資本兩界中重要人物亦有三人參加。日本棉紗會社社長南鄉三郎，住友合資總理事小倉正恒，餘一人尙未決定。該團一行將於三月十五日啓程赴滬；可及時召開中日貿易協會大會，此間對兒玉等一行赴華，具有極大之厚望云。

東京四日中央社電：林銑十郎內閣，以結城豐太郎出任藏相，于是中日經濟提攜之說，復趨有力。但因一方面內閣僅成立三日，正忙于處理修改預算案及其他議案五十起，並須確立各項重要政策，他方面專任外相之人選，尙未覓定。故兩三週內對華政策恐無暇加以具體之討論，惟就結城向來表示之意見觀之，則不論何人出任外相，結城意見自必對所確立之外交政策影響至鉅，可斷言也。再者，中國對英美德等國之經濟合作在各項企業上均有顯著之進步，致使日本經濟界深感有迅速實現對華經濟提攜之必要，日本財閥之所以不願在華北投資於各企業之理由頗多，雖係事實，但其主因，似在前內閣對華北缺乏明確之政策，同時某方時出阻擾，引起不安，此外與中公司與某方面關係密切，以致該公司之政治色彩過嫌濃厚而引起中國人民之疑慮，以及投資與中公司使達到純粹經濟合作之目的，感覺棘手。各大財閥組織之集團，不欲投資增加與中公司之資本，其故即在此。今結城已入閣，經濟界與政府之關係，業已鞏固；並已開始計劃增進對華經濟提攜。

英發表新國防計劃

關於英國政府向議會提出擴充軍備增強國防事，白皮書已於十六日晚公佈，內載全部國防計劃甚詳。該白皮書稱政府雖請求授權舉債四萬萬鎊但此數亦無需完全用罄，惟在此後五年之中，全部國防費用依據最審慎之估計，至少需款十

五萬萬鎊。而所謂全部費用者，即五年中尋常概算之數，再加以四萬萬鎊之國防公債是也。該白皮書復提出此項新計劃必須施行之理由，謂近年以來，世界各國軍備中之機械設備，在精密上已見無限量之增加，且最新設備及防空器械之需要，固各國同之。而英國之領域，四散分佈極遠，本國所需求於海外之供給，必須由海道轉運而來，凡此種種，均着重於英國之軍力。海軍以必需維持交通之安全，尤屬責任重大，而英帝國各屬地軍事重要地點防禦之近代化，亦屬國防計劃最主要之一項。白皮書次復對於陸海空軍各個之需要，一一加以敘述，次論及後備製造廠之容量，及本國與海外之防守問題等。並稱刻英國所需要者，即各項問題，應以富有伸縮之辦法應付之，庶此後國際間情勢變換之後，或科學研究與發明加緊施用之時，能立即以變更，以求與環境相適應。關於海軍一項，書中稱在此後數年之中，國家有不得不施行重大建築計劃之需要，除現正在建築中之八百萬鎊之主力艦二艘外，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之程序中，復須增築三艘。本年計畫中復將增建巡艦七艘及飛機母艦兩艘，自一九三一年起至一九三四年中，海軍建築程序每年平均數約在一千二百萬鎊之下。惟至一九三六年已增至五千萬鎊，而本年所需，大將有急劇之增加云。陸軍方面擬再組織坦克車二團，及相當補助軍力，俾完成近代軍力，使能在戰場上作有效力之應付；並依據改進陸軍狀況之新計劃，維持費用佔極鉅之數字，而各部份之機械化，亦在加緊進行之中。對於軍用品之大量存儲，亦有相當計劃，俾戰事發生之後數月之中，生產力尚未能增加之前軍需資源不致斷絕。關於空中方面，白皮書主張增築大量機場，並擬在國內外各地點，增築活動訓練及其他空站七十五所。現英國空軍人數，已自一九三四年之三萬一千人，增至一九三六年之五萬人。此數復須有極大之增加，白皮書中，復有建築軍需軍用品潛伏存儲之計劃，以備不時之急需。此外復有所謂陰翳飛機製造廠者，可於緊急之時，供給大量飛機，再則國營工業其與國防有關者，亦應設法使其不致因主要原料斷絕而廢置。故主要品之存儲如燃料等，皆需資甚鉅者也。關於本國防守計劃，該白皮書載英國原有之領土軍二師，現已改組擴充，並將在各領土軍新兵募進地點增築領土軍團部若干所。此外則氣球掩護隊，亦正在增造氣球之中。民衆之保護，如防毒面具之供給，救火器械之增加，皆屬防禦燒夷彈危險之重要工具，故均已在籌劃之中。至海外各根據地之防守，應增加防空之設備，各海外要港之高射砲及探海燈等設備之增加，均屬保護所需，而國內外海岸防守力之近代化，皆動需鉅資者云。該白皮書稱；『自政府開始擴充軍備之計劃以來，與此項計劃之範圍及速率有關之外間環境，迄今尚未見改善之朕兆，故政府認為在此現象之中，軍備建築之計劃一時尚未可減少或遲緩』云。該白皮書繼稱：政府深信此種擴充軍備之計劃，於和平前途，大有裨益，凡屬國民，均應竭力加以贊助。故『英王之政府，雖對於此種軍備及其他防守計劃所需要之費用，至抱遺憾，但確有不得不實行之覺悟，政府半因當前環境之壓迫，半因以往若干年來政府在國防上所需要於財政者較少，故今日有不得不急起直追之勢。惟以五年短期中彌補此項缺點之全部担負，遽加於在此時期內納稅者之肩，既覺碍難實行，復覺殊欠公平。而英王政府之所為慰者，在提議將此項費用之一部分，攤諸較長之時期，深覺其循行之途徑，實充分純正也。』該白皮書復慎重聲明，在國防實力能恢復其安全水準之前，此計劃必需實行之。

三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二月三日起至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止

二月三日　星期三
△西安孫銘九等叛亂旋即平息
△王以哲被害
△蔣委員長遊莫干山并弔黃郛墓
△林銑十郎內閣決撤回預算案
△土外長魯舒第訪齊亞諾

二月四日　星期四
△張楊部隊已撤渭北
△行營先發人員抵西安
△林奏請日皇繼續停議會七日
△義土續商近東問題

二月五日　星期五
△中央軍抵臨潼
△宋哲元訪田代
△國貨聯營公司開籌備會
△美罷工潮結束

二月六日　星期六
△中央軍到灞橋
△張部調入三原
△羅斯福致文國會要求修改司法制度

二月七日　星期日
△中央軍抵西安
△隴海全路暢通
△汪精衛返京
△川越晉京
鄧寶珊飛抵京

二月八日　星期一
△顧祝同抵華縣
△徐永昌由京返并
△日內閣發表施政方針
△西國民軍佔領馬拉加

二月九日　星期二
△蔣委員長抵滬
△川越訪謁張外長
△顧祝同到西安

二月十日　星期三
△西安中央軍一部開咸陽
△杉山元任日閣陸相
△日議會繼續停會

二月十一日　星期四
△林主席七旬壽誕
△西安行營組織成立
△余漢謀離港北來
△林銑十郎述明外交方針

二月十二日　星期五
△鄧寶珊飛陝
△何鍵抵京
△立院批准禁奴公約
△德大使訪英外長

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余漢謀等抵滬
△張羣宴川越
△津捕獲反動份子
△日總預算改少二億六千萬

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蔣委員長抵京
△楊虎城由三原返西安
△黃旭初經湘晉京
△秦德純抵京
△馬德里近郊有血戰

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奎松抵美
△三中全會開幕
△何柱國抵京謁蔣
△行營令于學忠代甘綏靖主任
△川越謁汪

△義大使羅亞加諾返國
△日議會重開

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三中全會開第一次會
△中監會開全體會
△何柱國飛奉化謁張學良
△戈定遠被免職
△高林抵波蘭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二次會議何張報告軍事外交
△張學良恢復公權
△朱培德逝世
△英發表新國防計劃

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大會開三次會
△李志剛由西安抵京
△華僑代表獻機廿八架
△劉湘由籍返蓉

二月十九日　星期五
△全會對蔣辭職慰留
△何柱國返陝
△英議會通過國防公債案

二月二十日　星期六
△大會決定國民大會召集日期
△日內閣決派經濟考察團來華
△義駐亞總督遇刺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大會通過根絕赤禍案
△邵力予任宣傳部長
△沈克擅自新部違令開豫南
△德法談判新商約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三中全會閉幕
△西班牙政府軍反攻勝利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行政院決改組陝省府
△李白任五路軍正副總司令

國民對於三中全會之希望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監委員第三次全體大會將於今日開幕。吾人敢以國民地位，對到會黨國諸彥，致其希望於文：

第一，關於對外問題。　吾人以爲今日不言對外則已，一言對外，則非國內眞正統一，上下完全蝸和，萬無可以救亡圖存之理。蓋政府抵抗侵略，矢志守土，已有事實表現，今後問題，不是挺戰抗戰而是眞正戰爭。易言之：不是枝節局部的匪僞接觸而是整個國家民族的正式拚命。是以凡屬國民，皆應以負責態度，鄭重作非常時期之準備，至其緩急迎拒之道，則應信賴中央，統籌全局，而不容妄肆標榜，獨持成見，自亂步驟，轉誤大局。吾人深信：經過去年綏遠戰事，國民不但對政府意志，認識甚明，即對現代戰爭的意義，亦復了解不少，尤以教育界人士爲然。因之，自今以往，對外問題，更應超越一切，不容藉作內爭之口實，或爲反動宣傳之標的。本屆全會，關於對外問題，如何討論，非所敢知。吾人則信：除就中央已定政策，強化其內容，重申其決心之外，恐不能有何根本變動，蓋國家重大國策，應有堅定性與繼續性，在勢與理，不能輕事變更。惟此次到會人員，遠近不一，職務各別，或於中央過去對外應付之策，不能完全明瞭，不妨儘量商榷，務得了解，使爾後對外國策，不再有人懷持異議，或藉爲口實，反爲救亡圖存之梗。

第二，關於對內問題。　吾人始終認爲非對內有辦法，決無對外可言。當前亟務，在於齊一全國意志，集合國力民力，建國救國，雙管齊下。此次全會縱不必有許多決議案之形式，至多應依到會諸公之意志，使國內各方面，得到適當之調整。具體言之，略如下列：

（一）政府對人民　現在中國國民黨政治上已近成功，國民政府之基礎已臻鞏固，祇須保持國民的後援，注意多數的同情，任何反動勢力，皆不足慮。中央在過去對於軍閥尚且寬容，對於漢奸猶加化導，則對於無拳無勇之國民，不能造反之文士，有何不可優容之理？吾人切望中央今後貫澈和平闊大政策，開放言論，容納結社，祇須不用武力組織，不圖推翻政府，過去歷史，儘可不問，正當活動，概予獎掖，苟能如此，則消弭不平，化除反動，增大衆之同情，加中央之力量，豈止封建殘餘勢力，無復活或存在之可能，一旦對外有事，乃眞有全民動員之效。

（二）中央對地方　近年國家漸上軌道，中央權威日進，誠可慶幸，惟以國大民衆，各地情形不一，對於中央政令，不盡表裏奉行，尤以人事問題，時有糾紛，衡以統一眞義，猶多遺憾。吾人希望中央今後對於地方宜以嚴正眞純之精神，策進和平闊大之政策。其要在重事而不重人，重民而不重官。過去爲促成統一計，政府往往偏重地方當軸個人從違而忽視多數人民向背，不從法令政策嚴厲督責而一意於一一

袖領人物之懷柔與箝制，用此羈縻妥協之法，最大限度，不過使少數接近中央之官吏，能到地方爭座位，而結局終無補於大局，或轉使地方民衆，仰望中央威德者，重感失望，實爲得不償失。此際亟宜重加調整，別定方案，即中央依地方民衆之利益，決法令政策之限度，信託地方長官，嚴其成績考核，而於瑣瑣人事，少加干涉，地方困難，多爲體卹，如此稍經時日，必可解消中央地方之摩擦與軋轢，而增進地方官民對政府之向心力，其於促進眞正統一與蝠和，必視任何建設工作之功用爲尤巨。此事在性質上自不在會議討論之列，惟以到會諸委，中央地方當軸並皆有之，苟能利用集會之機，交換意見，各闡立場，力謀中央地方關係之調整，則其有利國事，蓋無待論。

以上兩點，實爲對內齊一全國意志，集合國力民力之善法，同時即爲對外救亡圖存之最有效的方案，黨國諸彥，幸賜垂督！

論言論自由

（錄二月十五日津滬大公報）

聞三中全會中委提案中，頗有涉及言論自由之問題者。吾人茲以言論界一分子之地位，表示意見如左：

第一：言論界本身應注意之點　全國言論出版界，不滿現狀，憧憬自由，此目前之實際現象。然吾人以爲此問題之解決，除求諸政府外，兼須求諸言論界之本身。何則？自由之另一面，爲責任。無責任觀念之言論，不能得自由。夫自由云者，最淺顯釋之，爲不受干涉，其表現爲隨意發表。是則責任問題重且大矣。國難如此，不論爲日刊定期刊或單行本，凡有關國家大事之言論，其本身皆負有嚴重責任。言論界人，自身時時須作爲負國家實際責任看。倘使我爲全軍統帥，爲外交當局，則我應如何主張，應作何打算？此即所謂責任觀念也。夫意見當然不能人人一致，然態度應一致。一致者何？誠意是也。苟盡研究之功，諳利害得失之數，而發爲誠心爲國之言論，而政府猶干涉之壓迫之，此政府之罪。反之，自身研究不清，或責任不明，政府是不肯說其是，善欲免反政府者之相仇。故政府非自亦不敢鳴其非，而徒謾責於干涉之可怕，是自身不盡其責任矣，自由何從保障哉？是以吾人以爲言論自由問題之解決，首視言論界本身之努力如何。要公，要誠，要勇！而前提尤要熟籌國家利害，研究問題得失。倘動機公，立意誠，而勇敢出之，而其主張符於國家利益，至少不妨害國家利益，則無慮壓迫干涉矣。縱意見與政府歧異，政府亦不應壓迫干涉矣。總之，言論自由，爲立憲國民必需之武器，然不知用或濫用，則不能取得之，即偶得之，亦必仍爲人奪去。吾儕欲享英美式之言論自由，則必需如英美言論界處理問題之態度。尤其關於國防利害，須加慎重，弱國之言論界，在此點之責任更艱鉅矣。

第二：政府應注意之點　吾人既自箴言論界，再進而責政府。夫統制言論新聞，非原則的問題，乃程度範圍方法態度的問題。由此點論，實亟需改善。吾人以爲最重要者，尤爲態度問題。蓋統制言論新聞之必要，專限於關係國家大局之重大問題，其外應無其必要。是以取締之標準極狹，開放之範圍應極寬。故其態度應爲「但可放則放」，而不幸目前情形，乃爲「但可扣則扣」。換言之，政府應認檢扣新聞或干涉出版，爲不得已，爲不幸。司其事者，不可於原則上抹殺人民言論出版自由之權利，而彷彿認爲准許出版營業之爲恩惠者然。此種態度，甚足以誤國家大事也。具體言之，吾人認爲政府有權禁止者，應限於（一）破壞國體，（二）妨礙國防，（三）擾亂公安秩序之宣傳。其外概不必禁，而日常施行統制或檢查之時，應以充分尊重人民權利之精神行之。「但可放則放」，切勿「但可扣則扣」。其表現之方法，應依經常之法律，不依臨時之命令。除戒嚴時期外，勿令軍事機關管理其事。舉例言之，吾人不解何以平日並高級官吏任免更動之豫測，亦不許登載。即如中央開會，全國注目，何必限發表如是之嚴，且既限制採訪，則應自己發表，乃開

會數日，國民對會議大勢，亦尙茫然。凡此皆證明目前辦法之有缺陷也。吾人願政府與言論出版界之間，其關係一以出版法爲準。而適法與違法之衡量，宜寬大，不宜苛刻。今內政部正擬施行細則，須特別注意此點。須知立法之目的，重在指導，不重在箝制。若當局持吹毛求疵之態度，則中國永無言論自由可言矣。

第三：各省當局應注意之點　言論自由問題，不僅關中央，同時關各省。年來地方報紙所受限制，更甚於都會報紙。蓋不特不能批評省當局省行政，不能紀載或評論與省軍事當局意旨好惡有違之事。並且不能批評各縣及一般下級之事。數年前，重慶記者因開罪某軍官馬弁，大受毆辱，幾至殞命，其一例也。是以吾人除希望中央直接改進統制言論出版辦法之外，並進而希望中央推行此改進辦法於各省各地方，使全國地方報紙及他出版品，同得受法律之保障。因此亦希望各省當局，尤其有軍權者，注意各該地之言論自由問題，勿有法律以外之干涉。吾人對中央對各省之一致的願望，爲勿干涉對於用人行政之正當的批評紀載，至關係國家大局，尤其涉及國防者，則應服從中央指導。此在目前階段中，爲必要之着也。吾人因慨歎年來在地方言論界中，有時貌似甚有自由，超過都會報紙，然細察內容，則所自由者，只限於攻擊中央，尤其攻擊外交問題，觀其慷慨激昂，未嘗不足稱快，然實則封建割據之悲哀，除分裂祖國使政治倒退以外，別無效益，此則痛心之現象，深望其今後絕跡於中國也。

（錄二月十八日津滬大公報）

三中全會中之報告

公弼

三中全會於十五日啓幕之後，連日除主席團會議與各組審查委員會之外，正式會議亦既三次，所可發表者，俱如報載。第三次會議雖已漸次入於討論之階段，所決各案，亦自未可非薄；然萬目睽睽之若干重要問題，尙待今明兩日之四五次會議。其最主要之表見，殆必俟諸閉幕之時；此次所推大會宣言起草委員之人選，爲汪精衛，戴季陶，葉楚傖邵力子，陳布雷五氏，頗不同於既往之諸會，實可稱爲空前之陣容，全會對此之注意蓋可知也。

今日以前之三次會議，以報告爲主：如第一次會議爲黨務與政治報告，第二次會議爲軍事與外交報告，第三次會議爲財政報告；報告無所議，更無所決。原報告所以述現象備檢討，其成就之利害短長，既見主持者之功罪得失，亦即以資爾後取舍之借鑑與措施之參證焉；故各國議政，俱以報告爲先，而質問與解釋，贊譽與譏彈，輒繼之會議，精采多於此發揮。此次全會中之各項報告，實包羅黨國全部之事蹟，所關宏偉遠大，顧絕鮮質問；報告之後，尤博緊張而熱烈之掌聲，是可反證全體中委對於中樞措施之感想。報告內容，未經宣佈，就記者之所聞知，則無論軍事，外交，財政任何一方面，無不深深得到異常之欣喜與安慰，同時亦感念於當局歷來之苦心孤詣，辛苦經營，多在吾人歷來所見所聞所想像之上；而於今後之必如何以全國之動員，竭全國之力量，以完成艱鉅之建國大業，尤覺任何匹夫匹婦，凡在國民，同應肩負其嚴重之義務也。

報告之不宜公佈，應爲理解其內容者所共諒，而未可以錮蔽國民耳目，剝削出版自由爲當局咎。雖然，竊欲爲當局建議者；國家軍政大計，以不得已而不容公開，然所謂秘密者，務求其絕對，則爲絕不可能，抑亦非全部有秘密之必要，惟視其質量如何，斟酌審定之而已。誰不愛護國家，誰則仇視政府；然際此變亂動盪之後，有悲者，有怨者，有甚而感覺失望絕望者，如此情緒之下，或對國家漠然，或對政府蔑如，當局必不以其漠然與蔑如而棄之化外，則以事實成績示之，而予以安慰，謂非必要歟。抑不惟於失望絕望者如是而已，以記者觀感，以爲誠使以三中全會中之所報告，分別予社會各界各階層以聞知，則必能振奮其精神，更得期以爲國族而自效其力量。由是而博得國民對政府之信任與愛戴，增進國民對國家之熱情，則視樹立權威爲尤有基礎尤有價値

矣。如何斟酌審定公開之質量，如何分別灌輸之（一）社會各階層，中樞應有決定，而來自各地之中央委員，自中央散歸，尤負有宣達之責任者也。

日本的對華新觀點

（錄二月十九日上海時事新報）

最近數月，日本各方有力者對於中國之認識，顯有轉變。外交界如川越大使歷次對報界之表示，前駐京須磨總領事回國後之講演。政治界如近衛公爵關於中國之論文，實業界如現任大藏大臣結城豐太郎在商工會議所長任內時之演辭，其最著者。本月十五日日本議會重開，兼任外相之林銑十郎首相，在外交演說暨答復議員質問中，再三披陳其對華新觀點，雖昨日同盟電，仍作對華強硬的解釋，而就事論事，究有值得注意之處，加以經濟提攜之呼聲，復又盛行於彼邦政財兩界，益足顯示日本對華政策至少在方法上將有新動向之展開。抑林氏在答復貴衆兩院議員質問時，一則曰：『日本不欲侵略華北，且遇有此等機會時，得盡力消釋誤會。』再則曰：『日本不特迭次表示其不侵犯中國，且俟有機會，更將作此表示，本人亦以爲認清中國新局勢實有必要。』其言頗可特紀。本來中日兩國交惡，乃爲東亞大局之不幸，過去種種，姑不深論，此際有應了解者：中國國民，向祇反對日本自九一八以來所行之對華政策，而對許多抱侵略野心之日本某種人物，與其所行所爲之種種事實，懷有惡感，其於日本和平人士，尤其一般國民，決不仇視，此其一。中國國民，對日惡感，既由許多事實激成，則日本欲圖緩和中國人民之反日情緒，亦須經由實際事實轉變其心理，此其二。在此兩項前提之下，吾人切望日本新內閣更進一步，迅以眞轉變之新事實，昭示於人。須知政治關係不相當調整，經濟提攜，決難順利。林首相前日一再以『機會』爲言，實則中日間問題山積，表示日本眞意之『機會』，俯拾即是。姑以第一階段之調整方法，舉例言之如下：

一，冀東問題　冀東僞組織在日本保護之下，成立已逾一年。中國領土失其完整，經濟喪其富源，固無待論，而日本莠民浪人，藉冀東爲走私之策源地，甚至組織公司，公開兜攬，包運私貨，以破壞中國之海關制度，減少中國之國庫收入，毀損國際貿易之合法軌道。害惡多端，中外共憤，眞令人不能一刻忍受，而核其實際，因以得利者，不過少數中日兩方之敗類，徒使日本國家之榮譽，正當商民之營業，悉被犧牲，爲日本計，亦正不值。且此種畸形組織，存在一日，中國官民對日情緒，斷無可以好轉之理。抑冀東本爲中國領土，僞組織原非國法所許，中國儘可隨時斬令撤銷，由河北省府自由接收，日本屆時如果不爲後援，則冀東立刻瓦解，此種機會，隨時有之，是在日本之有無誠意而已。

二，察北問題　察北六縣亦爲中國完整領土之一部，乃日本巧取豪奪，利用所謂『蒙古保安隊』者非法占領，用爲侵略綏遠之根據地，致有去冬綏北綏東諸戰役，幾使兩國關係，不可收拾。現在各該地方民衆，久已陷於水深火心之中，雖眞正漢奸，亦已思想一變，對日本滿懷反感，日本如不速行放棄既往錯誤政策，將六縣完全交還察哈爾省政府，回復正常狀態，則將來事變殆不可測，而日本交還察北，亦隨時可以自動爲之，更無所謂機會也。

三，特務機關　中國國民對日本最爲憤懣危懼者，當爲日本在華北各處擅設所謂特務機關，或以飛機自由航行，或強築飛機場，或公然到處測繪，或更超過此種程度，此爲任何主權國家內所不能有之怪現象。中國國民對日本並無奢望，但求予以獨立國應得之待遇，而此類外人之特務機關，即絕對非獨立國所能容認。日本果欲調整中日關係，此點亟須注意、尤要者，西部內蒙古之額濟納旗，至今猶有日本特務人員盤踞不退，更予人以深刻的刺戟。竊望日方速速有以告慰中國公衆，此亦不必等待所謂機會也。

以上三問題，日本皆可自動的隨時辦理，不須乎機會，更用不着交涉，所謂解鈴繫鈴，直一轉手間事耳。日本有識之士，幸熟察之。

（錄二月十七日津滬大公報）

國防經濟學　導言第二種

塞克脫將軍與佛蘭克教授之回答

蔣方震

因爲事前有相當準備，所以談話時間雖少，却能集中於一個問題。居然得了許多我從前所不知道的材料，和事實進行上的要點。如今爲便於讀者計，只能把他們的話，綜合起來，作爲我個人的叙述。

天才家，能從現在的事實裏找出一條的理想的新路。在中國有曾國藩的辦團練兵，即軍事經濟雙管齊下的辦法。在德國，亦可謂無獨有偶的有一位菲烈德大王，與曾氏的辦法却不謀而合。他第一天即位，就開庫濟民。有人說他受了中國哲學的影響。（其實這不是現在人所謂東方文化，這是一種農業文化，中歐當時完全是農業社會，所以對於中國哲學容易感受。）在中歐諸邦君間，能懂得「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道理。他的軍隊以傭兵爲基礎。而且傭的是外邦兵。因爲普魯士人口當時不過二百五十萬，而軍隊到有八萬多。如果將邦內的壯丁當了長期的兵。就沒有人種田，結果會鬧成軍餉無着。

因爲傭的是外邦人，所以他在軍事教育上，發明了「外打進」的教育法。…………（孔子教顏淵以非禮勿動爲求仁之目）就是從外表的整齊嚴肅，以浸潤之，至於心志和同。軍事有了辦法，他隨時注意到國富之增加。傳說他想種桑，種棉，以土性不宜未能成功。所以七年戰爭除得了美國若干補助外，對俄，法，奥，四周包圍形勢下的苦戰，而國民生活還能維持過去。佛蘭克於此，特別注意說：「你要知道，菲烈德的軍專經濟調和法，雖則現在全變了，但是他還留下一件眞正法寶，爲德國復興的基礎。這就是官吏奉公守法（精神與組織）的遺傳。有了這個正直精神，所以今天敢談統制經濟。」當時君民較親，官吏中飽之弊，肅淸較易。不過他能將此精神，應用到法律的組織上，如制定退伍恩給之類，所以不至於人亡政息，而能遺傳下來。

英雄的遺產，是不容易繼承的。可是不能怨英雄，只能怨自己。習慣老是引頭腦走舊路，而忽略了當前事實的改變。法國革命了，拿破崙出來了，帶了一羣七長八短的多數民軍，到處打勝仗。在普國軍官看了十分奇怪。因爲拿破崙也得到別一種的軍隊教育法，叫做「內心發展」。只須有愛國心，有名譽自尊心的法國成年男子，個個是勇敢的兵卒。帽子不妨歪帶，軍禮不必整齊，他的精神，恰恰同普軍相反。不是「外打進」，却是「裏向外」。這個不整齊的法國民兵，數目上可比普魯士大得多。

既然要多，那麽傭兵是最不經濟，而徵兵是最經濟的了。所以「也納」吃了大敗仗以後，却隆霍斯脫遂確定了義務兵役制。

近世經濟改革之原動，起於輪船鐵路。拿破崙看不起輪船，毛奇却深深地把握着鐵路。他的分進合擊的戰略原理，有鐵路做了工具。竟是如虎添翼。七禮拜解決了普奥問題。二個月到了巴黎。完成了德國戰略的速決主義。誰知這個速決主義，又害死了人。

因爲偏於速決主義，所以許多軍事家，想不到國民經濟在戰爭上占的怎樣位置。但是當時一般經濟學家對於國民經濟觀念之不澈底，也是一個原因。

當千九百八十七年間摩洛哥發生問題的時候，德國態度很強硬。英法兩國，却暗中聯合各國將商業現金存在德國銀

行的，儘量一提。這時德國中央銀行沒有預備，遂發生了恐慌。有人說德國態度因此軟化，這可以說大戰前，經濟戰爭的預告。

在這時期中，參謀本部出版的兵學季刊中有一篇「戰爭與金錢」的研究。（此文我於民國五年爲解說孫子作戰篇起見曾經譯出，托東方雜誌發表，不幸的遭了碰壁，所以始終沒有與社會相見。）後來又有一篇「戰爭與民食」研究。偌大一個兵學研究機關，於範圍最廣闊，事件最深刻的經濟問題，戰前只有這一篇論錢一篇論食的討論到戰時經濟。民間的經濟家也只有一位雷那先生「德國國防力的財政動員」。

到了九月一號宣戰，八號賴脫腦就提出統制原料的建議於政府。在軍政部內因此添設了一個資源局，但是內務部却拒絕了。理由是軍事所需的原料，已經由軍部與商人訂約承包，到期不交要受罰的（賠錢）。現在統制原料反可使社會不安。那裏知道封鎖政策成功，有了現金，還是買不了東西，可見當時在世界市場上立脚的經濟腦筋，對於戰爭的新經濟事實的觀察，是如何謬誤。

慷慨就死易，從容赴義難。義務兵役制，實行了百年，說國家可以要人民的命，人民是了解的；世界市場，商業經濟之下，說國家可以要人民的錢，可是人民不容易了解。

軍事範圍擴充到民生問題，而內政上就發生了許多扞格。戰事進行中防市儈之居奇，於國民生活必需品，政府加以一定的價格，不准漲價，這是正當的；但是軍需工藝品是目前火急所需要。軍部却不惜重價的購買。其結果，則工廠發財，農民倒運。多數的農人，投身到工廠去，輕輕地暗暗地把土地放棄了。經濟生活，根本的動搖了，社會的不平分了一天多一天，而百戰百勝的雄師，遂至一敗塗地。

事實轉變太快了，人的腦筋跟不上。可是佛蘭克教授，還是拍膝嗟嘆地說，『吃不患寡而患不均』！

經過了這場創鉅痛深的經驗，纔漸漸的成立了國防經濟的新思想。此種思想，如何而能按照實際發生有效之能率，是爲國防經濟學。第一篇所發的兩個問題，即是國防經濟學的成立之基礎。

（一）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即是國防經濟學的本體。

（二）經濟是一件流轉能動的事實，所以從事實上求當前解決方法，是治國防經濟學的方法。

不過這種學問，在德國來說，又另有一種意義，因爲大戰以後，德國國力，整整損失了三分之一。這三分之一的力量，又一律加到了敵人方面去。德國民族要想自強，正要從不可能中求可能，人家說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但在德國「無米」已成了不動的前提，而生存的火，如果不炊，就是滅亡。所以巧也要炊，不巧也要炊，說也奇怪，絕處自有生路。他們的方法大概可分爲兩種：第一，用人力來補充物力。沒有地，用義務勞働來墾荒。沒有油，用化學方法來燒煤，乃至橡皮肥料等種種。第二，用節減來調劑企業。沒有牛油，少吃半磅，沒有雞子，少吃一個。可是五千萬造煉油廠，七萬萬造國道，却放膽的做去。照普通經濟學說來，有些違自然原理。但是比俄國沒收農產物，到外國來僥價出售，以換取現金，購買五年計畫的機器。還算和平得多啊！

（錄二月二十一日津滬大公報星期論文）





國風社選

遊九溪　疑盦

九溪。夙。稱。幽。夢想。吾。已。久。茲。來。踏。磵。石。弄。水。不。離。手。溪聲。相。回。環。山。翠。互。先。後。少。飲。便。覺。酣。味。絕。似。醇。酒。秋。山。與。秋。水。清。麗。非。夏。有。含。光。別。成。姿。照。影。細。堪。剖。深。林。出。靜。籟。引。客。數。回。首。誰。假。一。茅。茨。暫。住。支。離。叟。

柳州謁柳文惠祠　翼如

柳。侯。文。章。伯。清。辭。欝。瑰。奇。早。交。劉。韓。徒。酬。唱。門。險。巇。一朝。鈎。黨。藉。竄。跡。南。荒。湄。南。州。瘴。煙。聚。椎。結。言。侏。離。侯。來。施。教。化。政。惠。民。得。師。通。道。袪。榛。蔵。疏。鑿。出。清。瀰。敦。化。變。狂。俗。嘷。嘷。樂。醇。熙。民。奉。侯。如。父。侯。沒。民。長。思。荔。丹。蕉。既。黃。民。爭。薦。侯。祠。至。今。念。遺。澤。深。泓。視。羅。池。我。來。千。載。後。廟。貌。肅。威。儀。作。謌。以。贊。侑。髣。髴。靈。旗。吹。

狼山　翼謀

江山。合。離。無。定。期。捲。田。鼓。海。主。者。誰。撐。霄。孤。墖。閱。世。變。送迎。再。三。江。之。湄。我。來。觀。海。類。晴。旭。山。僧。從。容。指。山。足。周。原。膴。膴。隸。波。臣。賈。舶。駸。駸。泛。平。陸。近。揖。焦。巖。遠。小。孤。會。看。鼎。足。儷。蓬。壺。人。生。泡。幻。當。觀。此。新。婦。後。來。俄。作。姑。

再和曹使君九日甲秀樓詩仍不愜意記鄂公句云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能無厚望　堯生

使者。勤。民。事。事。臨。尚。携。銅。鉢。作。龍。吟。登。樓。不。廢。高。秋。禊。小。海。休。歌。獨。漉。深。導。領。西。南。文。苑。傳。褒。裒。祠。廟。武。鄉。心。野。人。欲。製。西。林。頌。老。大。無。知。媿。漢。陰。

和纕蘅自貴陽寄九日甲秀樓登高詩次韻奉和　仙喬

江。上。相。逢。作。小。臨。又。從。登。眺。寄。微。吟。情。懷。肯。放。秋。歸。去。塊。壘。能。銷。酒。淺。深。一。髮。黔。山。留。勝。蹟。今。年。黃。菊。有。霜。心。（九日霜降）萬。方。難。日。思。王。粲。雁。外。看。雲。向。暮。陰。

得精衛先生書並示所爲有壬墓表感賦二詩

秋岳

萇血。淪。泉。黯。不。言。喜聞。椽。筆。表。頌。寃。休。疑。絳。灌。憎。年。少。
苦向。荆。凡。策。竝。存。射。鵠。忍。論。當。日。事。淚。襟。已。是。去。年。痕。
孤忠。酬。得。堂。堂。語。濡。墨。行。看。告。九。原。
虛堂。每。過。百。尋。思。獨。鳥。霜。晨。感。逶。枝。穿。冢。固。疑。如。辟。世。
荅書。何。自。視。刊。碑。有。人。賣。塞。功。猶。烈。昨。夜。移。舟。壑。豈。知。
賸撫。垂。髩。孤。女。頰。好。傳。琴。德。肖。風。儀。

丙子九日靈巖登高漸得纕蘅甲秀樓詩因紀游蹤次韻奉酬一律

叔雍

石閣。扶。莎。一。徑。臨。琴台。呼。酒。試。沉。吟。客。如。籬。菊。同。疏。密。
情比。明。漪。問。淺。深。片。雲。山。河。輕。擲。眼。三。生。花。草。了。無。心。
不堪。斜。日。催。將。去。更。遣。浮。雲。故。作。陰。

邊事日棘得纕蘅自貴陽來書錄示九日登甲秀樓詩敬步原均

君坦

萬葉。辭。柯。朔。吹。臨。幾。人。抱。膝。愧。沉。吟。詩。豪。桀。戟。惟。君。健。
秋氣。山。河。與。寇。深。舊。社。相。思。佳。日。飲。高。樓。危。倚。此。時。心。
蟠胸。知。有。籌。邊。策。西。北。蒼。茫。又。暮。陰。

奉和纕蘅先生九日登貴陽甲秀樓詩

年光。荏。苒。倏。秋。臨。萬。里。難。禁。故。國。吟。蠻。驛。驚。沙。催。髮。白。
江城。落。月。繫。愁。深。登。樓。空。有。茱。萸。感。憑。檻。誰。知。寂。寞。心。
聞道。化。行。風。俗。美。天。西。處。處。是。棠。陰。

圭璋

沙灣二首

鵠亭

萬古。青。蘿。嶂。我。來。春。日。暄。隔。橋。聞。市。語。孤。塔。識。江。村。往
事。談。姑。嫂。留。耕。（何氏堂名）到。子。孫。殷。勤。雞。黍。約。猶。有。古。風。存。
嚇嚇。玄。天。帝。人。言。降。此。朝。金。身。工。冶。鑄。（眞武像以銅範極工）春。色。
助。飄。姚。（粵俗以童男女搬演故事謂之春色）社。鼓。丁。男。賽。蠻。箏。子。夜。消。自
從。盲。德。逝。得。爾。亦。相。聊。（是夕聽盲翁陳鑑彈箏）

西湖暝坐

拔可

萬頃。湖。波。萬。樹。霜。天。才。最。好。是。斜。陽。無。端。燈。火。樓。臺。路。
辨出。徐。妃。半。面。粧。

浣谿沙

南陽小盧綠菊

大庵

秋是。人。間。最。可。思。淡。朱。淺。碧。亦。芳。期。此。中。能。有。幾。人。知。
飽露。經。霜。方。覺。好。依。梅。近。竹。至。相。宜。不。妨。記。取。夢。回。
時。

文藝

還鄉

（[illegible]軍城的故事一）

劉祖春

僅僅七年多一點，總不算很長的時間，然而在明子身上却找到了時間這東西極可怕的效果。個子是那麼高，那麼瘦，一張尖臉，眼睛是黯淡的，陰鬱的；很短的鬍髭像一把新買來的棕刷子，剛刺刺的，還帶點黃色；拖到頰上的兩邊鬢毛裏且稀稀的有不太多的白東西在刺人眼目了，另外還配上那麼一個像叢樹的毛頭。人是才三十多呢？

安排歇脚的時候，恰好趕到了站口。一切已經暗下去，顯得模模糊糊的，在明子眼裏，還有幾分淒涼味兒。街頭街尾，日間趕場作買賣的早就夾了卵，各自散了，這時是空空闊闊，只有一隻老毛狗在屠桌附近舐地上的紫血，時而還望着另外一隻夾着尾巴站在屋簷下怯弱的同類。賣洋油的担子過去了，聲音尖呀尖的像一遊絲在屋簷際繚繞着。

明子找到了街尾一個小歇店，把長個子旋進去。屋內沒有點燈，人却坐得不少，大家都圍在一堆柴火邊，像過年似的，談油鹽價錢，談婊子，談今天上午砍倒在河壩裏那個土匪勇敢就死的情形。另外還有三個苗子脚伕蹲在屋角落，不必要燈，老老實實，喝着黑酒。草菸同柴火的煙子，絞在一起，衝向黑黝了的樓板，然後再朝四面瀰漫去，結果像濃霧一樣，把空間全佔領了，在烟霧中，所有的人，雖是給火光不住吻着，却都擺出一付又髒又朦朧的臉嘴，顯出十分困乏，而極力想用肉麻，淫穢的興奮話來制止牠。這些人，除了女人，一切痛苦，人間的殘酷，罪惡都滿不在乎的。

「客人伯伯，你老人家這們夜呀！」

「……………」

「媽，媽，有客來了。」

明子的長個子豎在火光所及處，看着身前一羣圍在火邊的旅客，是陰沈的，疲乏的。

一個女孩子驀地看見了他，烏梢公【註】樣大辮子一擺，從火堆邊的人圈裏站了起來。笑嘻嘻的一雙黑眼珠，蠻有生氣的停在他臉上，一邊大聲叫她的娘。娘是在後頭灶房裏做什麼，像躲在罈子裏答應一聲，不久就出來了。

「嗨嗨，讓點！」女孩子拖着一段木頭，叫另外一個穿青布衣服的人，「走累了，你老人家坐呀。」

在這女孩子眼裏，明子的確顯得已經是老人了。

「妹崽，你打水去，小頂罐裏是熱的。先生吃飯了嗎？」

母親是矮矮的身材，面目有點清瘦，打着十分親熱的口氣說着趕快把明子那個小得可憐的藍布包袱接到手，站在黑暗裏擺着笑臉。

女孩子端水來時，明子已脫好草鞋同襪子坐在那里。盆裏水是溫熱的，明子把赤脚放進去，洗着。

「老人家，你今天趕了幾十里？都夜了。」

女孩子樣子不過十七八歲，一付青春的圓臉，豐滿的肉，極有生命力的珠子，活溜溜的；而且說起話來又是那麼親熱，可愛，使明子如重見了自己的小妹妹，在心中忽然勾起了一層薄薄的溫情，很想就站起來過去吻她一下。然而只是望着。

「從達府天麻麻亮走起的，路上喝了點酒………」

「那你老人家是個能脚，一天放八十里！我就下蠻，也放不了五十。」（女孩子很天真的打哈哈，嘲笑着自己）。

一陣苦笑閃過明子的臉，瞧着身邊這天眞女孩，很可驚地感到一種壓迫，時間從他生命裏搶去的一種什麼活東西，現在在她的對照之下，更了然已偷偷離開自己，往別處去了，遠了，遠得可怕，無論怎麼也不抓回來了。雙脚泡在熱水裏，心却慢慢涼起來。女孩子爲娘喊往後頭去時，明子的眼光，追着那段結實動人的身體，那個圓頭，那條大辮子，心裏總覺得一點羨慕，甚至于是妒嫉。

吃完飯了，火邊人只有三個：一個是趕場的小販子，缺了點口皮的傢伙；一個是轎夫，剛過足煙癮的，非常有精神的坐在那里；另外那個就是那像啞子的老板，眼睛釘着火，像在想什麼，又像什麼都不想似的，一個很可悲的人。老板有時撥動柴火，火星子便一把把往高頭衝，乾了的柴，剛著火時，嗶嗶啪啪，小聲吵着。灶房裏是老板娘同自己女兒在說話，有時還輕輕的在笑什麼。一切全靜了。從河裏滾過來的風，不時敲着堂屋門，發出的木板撞撞響聲是很寂寞的。

這麼久不見故鄉的人了，現在見到，本來很可以大家談談的。但明子却離開了柴火，面向了自己要去睡的房門，跨進去，脫好衣服，帶起一付十分憂愁的心情，靜靜的蜷在又硬又冷又髒的布蓋下面，沈思去了。

「客人伯伯，你老人家就睏了嗎？」

女孩子從後頭出來了，跑過來問明子，預備爲他扣上房門。明子簡直很憎恨她似的「唤」了一聲，把身子一轉，不理她。

關門聲響過了，一切仍然是很安靜。

「老了麼？………」

自己也驚愕起來。雖是存心自慰，以爲是一個小孩子的話，何必這樣神經過敏，却總是怏怏的。像枯枝一樣的大手，從布蓋裏伸出來抹過自己的臉，自己覺得那高聳的顴骨，那深陷的兩頰，同那刺人的粗鬍髭又都證實女孩子的話不算寃枉：是不成了。心裏于是像一個很大的沙漠，上面漾了一潭死水，又黑又可怕。不過彷彿還捨不得牠，甚至於感到一點悲哀的甜味。生命在他已覺得無意義，裏面沒有新的東西。許多事情，都非常湊巧，湊巧地做成了，倒翻了；也都非常滑稽，像戲台上的優孟衣冠。在黑暗裏這時蜷着的明子，覺得黑暗無限偉大，是一切，是永久。

一顆心在黑暗中泡漲了。

窓子外頭許是樹吧，不斷的私語着。秋風像幽靈過路，弗弗的聲音，在墻根繚迴往復，聽去越加感到什麼都無意味，空空的。一時要想睡去，便難了。

「老板娘，你妹崽好大了？」

這是那個抽大烟的轎夫的鼻音，聽去非常沈悶。

「屬鼠的，十八了」。老板娘像嘆息一樣說得那麼低。

「那，找了人家嗎？那麼乖巧的……」

「乖倒乖巧；——年成大了，多張嘴，多份憂，油鹽柴米件件貴，誰高興打空肚辦喜事？……」

「…………」

夜風爬上了窓，拍着糊窓的紙，一往一復。屋裏更冷起來了。堂屋裏人說的話，明子聽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大清早，屋裏還黑趨趨的，窓外透着一層薄薄的光，對面房裏那三四個丘八便爬起來了，問老板娘要燈呀，要燒熱水洗臉呀，吵吵嚷嚷，把明子弄了醒來。

「老板娘，起來呀，你的桒【註】哩？」這完全是××人口音，明子聽得太熟悉了。

一會兒便是杓水聲音，傾倒往鍋子內的聲音。

「柴又是濕的，娘賣，——燒筒×！」

「老板娘，你忍一手，莫幹了，好嗎？會誤我們的公事呀！」說了又自嘰哩咕嚕一陣，一個飯碗之類的東西，摔在地上，發出很動聽的響聲。門很快的開了，明子聽見了女孩子的聲音，很急促而又十分柔和：「副爺，莫急莫急，我來了」。

「大清早，兩口子這們濃！」

女孩到場了，安靜了一陣。隨着是一陣淫蕩的低笑，壓在喉嚨裏的，撲撲撲；其間夾着一陣急亂的脚步聲，幾聲咀罵。老板娘同老板睡的房裏却靜悄悄的，彷彿又入夢。但不久，樓下賣紅紙，賣喜錢門神的賀慶客，幾個脚夫，已在後頭坪壩撒尿，且帶着鼻音說着話；樓上那幾個趕遠場作生意的販子，同幾個貴州老，也陸陸續續爬起身，頂頂咚咚的，脚步響滿了樓。這座小店又活轉來了。

明子故鄉，貴州老是特別多的，做官的，打流的，各行全有。如今聽到樓上的貴州腔，總覺得很親切，使明子更想到故鄉裏許多許多事物，湧引了無限的想念。

「一個小縣份，七八年了，總該像樣點吧？………」

一種力把他的心壓得沈沈的，又毫無忌憚地把牠拖得那麼遠，那麼遠。像一團烟火，燃了，又熄了。

忽然一聲銳急而帶哭的女孩子聲音，刺進明子的耳朶裏，像一根鐵絲穿對通了他的腦，神經也跳起來。

「噯呀……你見鬼哪，背時砍腦壳的！」

彷彿哭了。隨着是粗獷的邪放的笑聲，壓倒了其他一切聲音，還大聲打着吆喝，像深山的野獸一樣。

「一杯呀酒來，勸勸我的郎……呀……」

其中之一個低起聲音唱起娼妓唱的「倒貼」來了。

天已大亮，屋內更冷起來。

待老板娘起了身，在房裏用軟話勸着自已伏在床上抽咽的女孩子時，小店裏緊張空氣已過去，只剩下明子一個人。

懷着父親一般的心情，臨走時，對那無端被羞辱的女孩投了同情的深深的一瞥，明子耳朶裏再不聽見昨夜快活的稱呼，領略的却是一陣悲酸。老板娘出來招呼他時，明子默然的整理着自己那個小包袱，田棕葉裏好脚，套上草鞋，一面把舊長袍翻轉，拿一條布帶圍好在腰間，末了，向老板

同那女主人點點頭，走出了店門。

明子是朝故鄉出發了。

二十二歲的時候，明子也是這樣從外面跑回故鄉。由于黨的關係，所以不久就在縣裏小學做了教員，那時正是年青，大胆，有理想而又抱了極大的犧牲精神，敢說話，能做事，在黨內的地位便逐漸重要起來。高堰的皮財主，被牽進城，帶高帽子遊一天街，還罰了財主家八百多担乾谷，救濟饑民，這事就全由明子一手做造的。母親爲這樁事，哭了三天，她是恐懼極了。三百年在這小小縣份裏，這類舉動，第一次哩！在明子的身上，十足的有着英雄的色彩，像虹一樣，光芒奪目地橫過夏空，縣裏駐紮的本地軍隊，不敢做聲；縣長也提心弔胆過日子。城裏滿處是標語，駭死人的字眼：「打倒×××湘西土酋！」罵着一個統轄十幾縣的當地軍人呢！

「權力嗎？民衆才是無上的權力。我什麼沒有，除了眞理！」

這是明子最勇敢的一句話，並且依照這話非常可怕的做起來。許多工會組織成了，自衛軍編好了，大羣大羣男女學生在街上在鄉下演講，許多廟宇也拆毀了；……總之，整個故鄉掉在瘋狂裏，給一種大的恐怖緊緊包裹着，新的事在很快的出現。母親成天哭泣，不高興看到明子，許多老年人都惴惴不安，暗地嘆息，搖頭　。彷彿天上日頭不久要降落，人類快完了。

是十七年吧，是的，正是夏天，一個黑暗的日子爬進了那個小小城中，大刀與槍杆的影子在日光中閃耀了。事前由明子同許多靑年人所安排的日子，一個大的暴動日子，還沒有到，明子的弟弟懿與另外一羣人全很快的被砍倒了。明子就是這樣悄悄出外的，離開了自己母親！

七年多了，如今又悄悄跑轉來。許是爲了母親吧，但自己却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道路是很熟悉的，一座大山，一棵高樹，脚下踏着的山路，彷彿昨天才離開牠們一樣，全都親親熱熱。走了半天，行人倒十分稀少，顯得分外清寂。沿着小溪，轉進山岙裏便望見一座立在石橋上的亭子。

「會是清風亭吧。」

進了涼亭，明子坐下來。

當自己逃出來時，曾經經過這里。古舊的建築，同那時一模一樣，說不出什麼改變的地方，只更蒼古些，兩邊粗木的欄杆失去了幾根，亭子裏堆了些破瓦破磚，同一些乾毛草，樣子像曾經人睡過了，很寂寞的臥在那一頭，在淡淡的日光裏顯出莫可如何的神氣。有三口矮矮的紅土磚砌成的灶，那時是小生意人賣油炸粑粑之類用的，曾經興旺過一時，現在全空了，被柴火燻過的土磚，黑黑的互相望着，模樣也怪可憐。以前忙碌于土灶前後應接客人的寬臉長身愛笑的女人也不見了，只有她們的笑聲，却很清朗保留在明子記憶裏。近出口地方屈着一個賣高粱粑粑的老婆子，靜靜的，像個啞巴，眼皮蹋下又像在打瞌睡。明子不好意思去打攪她。

涼風忽忽吹過，飄動了明子長髮，冷的手撫着他的前額。架起腿子坐在那里，臂膀擱在粗木欄杆上，頭是仰起，明子的眼睛，很留神的看這里，看那里，像找尋失去了的什麼。亭子兩面全是高山，山頂什麼也沒有，近山麓了，才有些不很大的碧色松杉之類。白雲挨近山頭，慢慢跑，慢慢跑。背後山澗裏瀉到地下來的山泉，鏘然遠應，音韻飄逸，很有節奏的一聲一聲敲着明子那顆心，像告訴了這個老朋友許多許多事情，且把明子的靈魂浴在淡淡的悲哀裏。

頭上正中處那根寫着正楷字，塗了白粉與彩畫的匾樑，仍然是新嶄嶄的，明子看那上面，寫着道：

「×算×營守備×××監修，中華民國元年七月穀旦立。」

這是很熟的名字，故鄉一個老前輩，人是早死了。

不知怎麼，心裏不自在起來，便安排動身。但忽然橋那頭起了一片小

孩哭聲，失銳刺耳，接着便上亭子了。原來是一個襤褸漢子，抱了一個小孩子，哭的就是他；跟在大人背後的是個大點的痲臉，一腦髒頭髮，打起雙赤脚板。大人把小的很粗暴的安置在木條上時，自已一屁股也坐下來，怒的火餤從雙眼中冒出，掃着小孩的毛頭，像恨不得吞了下去。小孩哭得非常可憐，聲音已快成沙顙子，他是有那麼大一個頭，放在那麼瘦，那麼小的頸子上，胸脯肋骨一根一根幾乎全可以數得出來。

「還哭呀，老子丟你下橋！」

父親縱在發脾氣，但面目一望即知道是善良的，寬的天庭，大鼻子，大嘴巴。薑黃色的皮膚，畫着許多濃淡不勻的髒東西，大的那個怯怯的站在漢子身旁，望着明子，明子一看他，不好意思了，低下頭，眼光落在自已赤脚背上，隨後又移在哭着的孩子身上，且用手去摸那個大頭。大約是哥哥吧，這哥哥也髒極了，一雙很忠厚的眼對着弟弟，一面說：

「怒怒，【註】你只管哭嘍，——」一句話沒有說完，瞧見跟前一根生了叢毛的小草，把注意引去了。撿起毛草在手裏，說：「哪，你看」，說了便在弟弟淚眼前晃，又邊說：「哪，怒怒，你看狗狗毛！」

小弟弟為貪圖看狗狗毛草，不哭了，却夜蚊子樣哼着，從哥哥手裏接過了小草去。

作爸爸的這時已下涼亭到溪裏去喝水。回來時，大孩子望着那邊高粱攤子，輕輕的對爸爸說。

「爹，粑粑，我餓了。」

但爸爸却咆哮起來：

「餓了？餓死你老子才脫禍求財！」一面用手指着老婆子那里，吼，「去咾！去咾！野卵×的！」一面抓着推着大孩子，意思是你去了，看誰會給你。一種凶神惡煞的樣子把孩子駭哭了。接着小的又和着哭起來。

「做孽呵！年成大了！」老婆子搖搖擺擺從石頭上站起來，拿了個乾得不成樣子的高粱巴走過來，「哪哪，粑粑，我給你，莫哭！」小孩子的哭聲停止了，却不敢接，一雙蒙滿了淚的眼，很懷疑的望着她，一顆大的水珠正好滑過臉頰。她又說：「給你呀！拿到！」于是抬頭問那個漢子：

「哥哥，你們三伢崽那里去呀？」

漢子很難乎為情的替孩子接着巴巴，駡着小孩子，「雜種你才饞嘴！」一面說：「老人家，難為你了。我們一天多不吃什麼了。」說了又嘆息。小孩子的眼睛一直注意着那塊高粱巴巴怎樣從爸爸手裏遞到哥哥手裏，也輕聲喊了，「嗡，我要！」說了，望爸爸，又望哥哥，哥哥却不理他，也不就吃，還是很懷疑的望着嘮嘮叨叨，又嘆氣，又搖頭的老婆子，聽她說些什麼，心中還以為高粱巴巴會又取回去的；末後，才慢慢吞却狠狠的嚼了口大的。小弟弟于是着急，伸了手，又喊，「嗡嗡，給我咭！」仍然不睬他，就又哭了。

在哭聲裏，明子離開了木櫈，拖起脚，向涼亭出口走去，近老婆子處那土牆上一張很大的佈告擋了他的眼，有幾處已撕爛了：

「照得……本軍軍餉孔殷……民者國之本也……仰鄉民人等着按後列等第分派借欵四十萬元以昭公允而……」

小孩哭聲充滿了耳朵，覺得不能再站下去，便很快的下了涼亭，跑上蜿蜒的山中大道，轉了個灣，聽不見哭聲了，脚步才緩下來。

明子四顧，兩面的高山，大樹，全靜靜的。兩隻岩鷹呀呀的橫過大空，投向那邊山峯去。一瀉的秋空是藍芬芬的。

爬上了山頂時，白雲像順手可以抓牠一把，涼風忽忽吹着。無際的羣峰，連綿起伏，像浩瀚的波漣，在陽光下，顯得十分蒼茫。從自已身前的山脊，極目望去，全是山，見不到路，見不到人家，一帶似雲似霧的山嵐，染了微霞，有幾分玫瑰色的味兒，同天空混合了。

「那裏是歸路呢」？

多年不見的故鄉高山峻嶺的明子，停立在山頭，凉亭中的事情仍然抓緊他的心，望了目下荒凉迷離，童童然的羣山，不盡感懷起來。一顆心，是毫無是處，只好走了。

穿過了樹林，便聽到近處有人打吠喝，快樂的笑聲，弄得明子也無可奈何的微笑起來。接着是一陣山歌，夾着一陣笑聲，慢慢近了，才聽清其中一兩句是：

「三首山歌把姣想，

可憐我情妹守空房，

…………………」

歌聲跑到那邊山，接着又擲了轉來。後來說話聲音越來越近，玎玎鐺鐺還可以聽到一種鈴鐺聲。一行人從山坡後轉過來，同明了挨身過。原來是十幾個丘八老爺，穿起灰軍衣，全揹上槍，跟了一頂轎子走，後面三四根重重的担子，另外還有一個黑臉軍官騎在匹馬上。他們是一路走一路說話，十分快活。

「楊三，我說，你浦市那個底老官呢？」

「窮運亨通，做太太去了。」接着一串笑聲。

「那楊三，你不是說要砍她二寸半嗎？……」

「…………………」

以下便聽不清楚了。鈴鐺響聲漸漸在山林裏小下去，終于遠了，又只留下一坐空曠的山，讓明子自己的脚步，一聲一聲敲着耳膜，靜到像是走進了墓地一樣。明子的心，沈沈的。過去許多記憶，久已塵封了，現在的光景帶着一種力又從心底掀了出來。苦水浸着自己的心，攤開在面前的却是條血漬與白骨舖就的路一直伸到黑洞裏，看不清牠該伸多遠多久，那麼長的！

「鬼摸了腦壳，回什麼家呢？……」

明子有些後悔起來。

黑暗樹林中已有鴟鴞叫了。下了山，踽踽獨行一陣，一切便黑起來。兩邊山上屹立不動的樹木像幽靈一樣，可怕的穿着又黑又厚的外衣，互相交換牠們冷［眼］，惡意地瞧着這個孤獨的夜行人。許多怪聲音的鵲兒伏在枝間不時低鳴，像在嘆息；忽然枯枝折斷了，落在樹間，應着一些夜鳥從這處樹枝到那處樹枝短促的撲飛聲音。

「咕，咕，咕。」

不知是什麼鳥很凄寂的叫着，一聲一聲從黑林裏傳出，特別動人。

明子望望天，天是青的，青得發亮；星子很畏縮的抖着。夜氣混着泥土味樹木味被凉風送滿了山谷，拂過脚邊的毛草，裹着行人的身，有時聲音是忽忽的響了起來。明子忽然想到「坐坳的人」，但這麼一個窮光蛋，有什麼怕的呢？便放心又走自己的路了。

可是離縣裏總有八九里吧。到那里去過這一夜呢！倒麻煩起來了。其實，遠遠的跑回家來，能走這麼一個夜路，在明子想來是並不壞的。而且還非常高興呢。

過了又一個坳，路便平坦了些，薄薄的一層黃沙，在星光中還可以審視出來，自己的草鞋擦在上頭，沙沙的響着。前面的山脊，被星天襯托起，像一段其長無比，大得駭人的獸背夾，很神秘的蜿蜒在那里。

山凹裏有幾家人家，雖是在暗黑中明子看得出來。以爲有過夜的地方了，安心起來，趕快走過去，何况肚子也覺得有些不自在，非找點東西吃不可。

自己的脚步不久便停在頭一家門前。這屋還是一間瓦屋，傍山依崖，面向西南，大的樹枝從屋後伸出來，横在空中，恰好遮着屋頂。門是關起，大的門神紙在黑暗中是看不清楚了。屋內是一點聲息也沒有。

「嘵嘵，嘵嘵。」

明子很謹愼的敲門，非常抱歉似的以爲吵了別人的睡覺，在心中還預備了幾句很客氣話，待主人家開門時好得體的說出去。但敲過了，裏面却沒有回答。明子心想，鄉下人睡得早，會睡熟了。于是用指節又敲，且放開喉嚨叫了起來：

「老板老板，開開門，夜了，走長路的…………」

附在門上那隻手一不小心，往裏推去，門原來並沒有上門，閉了。明子大胆跨了進去。屋裏一切全是黑黑的，比外面還要黑。登時一陣馬糞味同爛泥巴與尿的氣味，從鼻孔刺進來，一個黑洞裏竄出一股侵入肌骨的寒風，冰一般抹過了明子的臉。

明子懷疑起來。

「怎麼？………老板！」他又叫。

明子的聲音抖了。誰也不回答他，驚駭了他的倒是自己急銳的口音，響徹四壁，像一匹受突然襲擊的野狗的慘狺，自己的心肺也震悸了。他一刻不留，翻身便走。接着的那家，同稍隔的那兩家，都看過了，全是空的！

這時明子全忘了投宿事情，肚子彷彿也不餓了，帶了一付緊張的心情，踏着嘆息的長毛草，頭上大樹不時悲鳴着，他諦審着這四個悲慘地方，一種又悲痛又可憐的呻吟，夾着許多傷心的低泣，彷彿從他脚所踏的地下，從屋的四壁，一齊發出來，使他受不了，發狂一般跑下那個小土坡，大吼了一聲，四面山也微微抖戰起來。

「雜種，才七年哩！」

山風忽然暴發起來，天也更黑了。

走了不遠，明子才找到靠左邊山窪裏一個人家借了宿，並且還吃了一些紅薯。

主人家是個老婆子，大約五十上下，頭髮雖半白，精神倒不怎麼壞，只是瘦得難看，使明子疑心她是病了。當明子撞進她家時，她正坐在小凳上望着一盞桐油小燈發痴，像在深思什麼，猛然抬頭，見到明子的陌生面孔，儘呆了半晌。屋裏全是山中乾毛草，亂得像一個猪窠。在慘淡的燈光中，還可以見到一付耙掛在土牆上，另外那付犂，也蒙上了很厚的灰塵，鐵的犂口也沒有了。顯然的，這個農家的生活，已不靠這付犂了。除了老婆子自己坐的那張小木凳外，就找不到一張多的。明子心裏想，這個做田人家眞古怪。明子同她說搭宿的話時，起初她彷彿聽不見，末後忽然驚慌起來，對明子擺着那隻老手，要明子趕快出去，急急的說：

「不行不行，又不是歇店，你乘早走路罷！」

明子急了：「伯娘，我不是歹人呀。搭一夜，隨便什麼靠一下到天亮，就趕早進城的。」

「好人歹人，不行的，我小倸不許……」

「小倸，你兒子嗎？……」

「是的呀。──你快走罷！」

「伯娘，你老人家貴姓？」明子忽然聰明起來。

「我姓謝。」

「那，伯娘，我也姓謝呀！」

慢慢的說了許多好話，才把她弄安靜下來。末尾還弄了點紅薯吃，但對于這個古怪不賢惠的老婆子，明子却發生注意了。

吃了紅薯的明子，給了她許多錢，于是把包袱當作枕頭，平平的躺在毛草上。毛草雖是把明子的臉遮住了，但從毛草空隙還可以望到她。這老婆子是坐着的，很有神氣，腰幹直起，龐大的影子靜靜的投在土牆上，像在等待什麼。後來明子才想透，大約在等她的小倸吧。但爲什麼這樣煞有介事的等他呢？明子猜了一回，無法弄明白，便不猜了。不知是油完了，還是燈草得撥一下才行，燈光漸漸暗下去，要滅起來。老婆子也不睬牠。

「瘋傢伙!」

在明子心裏覺得蹊蹺起來，于是很和平的說：

「伯娘，你燈要熄了。」

明子的聲音使她稍稍吃一驚，像這時才記起有個客人在自己家裏，于是向明子臥處投了一眼，好久才把燈撥亮。

「夜了，伯娘，你不睏麼?」

「…………………」

停了一會。

「我問你，伯娘，鎮草年成今年將就嗎?」

好久好久，像觸怒了她似的大聲嚷一句：「好得很呀!」

「那那……………」

望着老人不高興的樣子，明子沈默了，眼光落在對面墻上那付沒有犂口的空犂上，對于老人的憤怒像全懂了的感到一種難過。

「鋏的犂口呢?……」

明子不敢再去擾她，只靜靜的望着屋頂，，聽門外風聲在吼，心頭湧起了許多，對身邊的老人則無限的同情，同時也想到自己的母親：「也許像這個老婆子，早瘋了吧?」

瘦乏得很，不久便意識朦朧了。

在夢中重演的恰是七年前自己的慘敗情形，自己並沒有跑掉，被一羣兵士從一間茅屋裏拶着了，擁到西門外，在池塘坪中央，被迫着跪下，兵士們都持着槍，圍在四周，自己彷彿還隱約聽到母親的狂號。槍聲一響，自己便分明見到自己的腦漿同鮮血四散飛迸。心裏想，這完了，隨着一急，出了一身冷汗，人已駭醒了。屋內的燈光只是黃豆大小，以外全是黑暗，剛醒的眼睛什麼也看不清楚，慢慢的完全清醒了，才見到那老婆子不見了。

「也許睡了吧?」

但突然一陣冷風從門口竄來，明子分明見到那老婆子雙手掩着臉，瘋狂一般踉蹌進來。她哭了。

「伯娘!………」

明子全清醒了，他想叫她，他不敢。

老婆子廢然往那邊草床上倒下去，口中喃喃的叫着：

「崽呀!你…………」

明子完全惶惑了，坐了起來。以後再也不能睡下去。

…………………

回到家裏，過了三天，姪兒宗雄同他站到大門口玩，忽然司令部衙門響了土砲三下，——習慣告訴明子是什麼事情。姪兒說：滿滿去嗎?不待叔叔回答，說着便飛跑了，一邊叫着另一羣孩子：去呀，去看殺人去呀!

第二天明子偶然徑過西門城洞，對昨天殺了人的司令部貼的罪狀漠然看一下，在三個用硃筆塗過的土匪名字中却發現了一個不大陌生的名字：「謝小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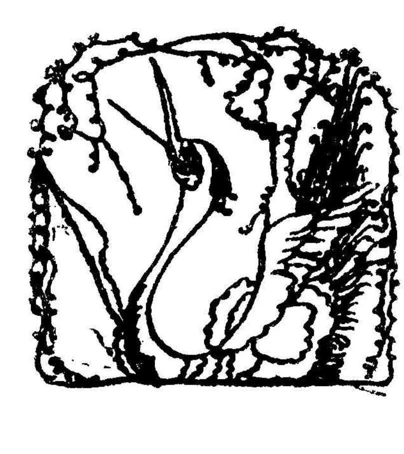
「小偖…………」

立即，他的心劇烈地跳起來，一個母親的影子很分明地浮在明子的眼前。

(註)烏梢公，一種蛇之俗名，大而且長。

索，即瓢；土語。

怒怒，即弟弟；亦土語。



在城市裡（三十一）

張天翼

『怎麼跟她說法子呢？』——要沒個藉口就走，他覺得總不應該。

哼，丁壽松這傢伙簡直靠不住！到如今還沒個信來。

他在人行道上走着。後面有兩輛空車子跟着他，跟他談着價錢。他腦子裏亂七八糟的：似乎亞姐跟李金生都在對他吵着什麼，大嫂也哭哭啼啼地說他欺凌她孤兒寡婦。一會兒又聽見大太太和五二子在搗着鬼，不懷好意地對他瞟着。如今他簡直不能算是有兒女的：家裏那位大少爺一天到晚不跟他見面，祗到小校場去聽說書，在路上看壁報，遇見他的時候祗冷冷地瞧他一眼，好像一個路人在看着他家裏出了點什麼熱鬧，說不定竟是有點幸災樂禍。

『小龍子好好的怎麼要死掉呢？』他喃喃地說。『爲什麼呢？——我一個兒子也容不得！』

後面那兩個車夫可還在那裏哇啦哇啦。他煩躁得直吼：

『滾！』

『二百錢我拉去。……』

二少爺猛地站住，抽風似地擎着拳頭：

『拉你媽的×——走到了這塊還要二百文！你們這種——你們這種——該死的東西！該殺該斫的東西！你們處處想卡住我做！……你們你們！——混蛋！混蛋！……』

街上走着的一些人擁了過來，唐啓昆這才又走了開去。全身軟軟的沒一點勁兒，什麼地方在隱隱地發痛。兩隻腳載不住的樣子，腳板給壓得發起漲來，有生了凍瘡似的感覺。他放慢了步子，長長地噓了一口氣。

到哪里去呢？他覺得他的路越走越短了。前面似乎有什麼擋着。可是他又不知道這擋着的是什麼東西。

『流年眞不好。……』

隨後他在肚子裏卜着卦：如今他到王健民家裏去——要那位老同學沒出去，那他唐啓昆的一切都會變得順利起來。

他輕鬆了點兒。這時候不過中午一點鐘，他一吃了早飯就溜了出來的。王健民起床總比他遲得多。於是他帶種瀟洒派頭把兩條膀子甩開了些，加長了步子。他走過那家長江大旅館門口的時候竟挺起了肚子，因爲店裏的人都認識他。

『二少爺，』站在門口的一個茶房叫。『不進來坐下子？』

可是忽然有個什麼東西掉到了他頭上。

茶房往樓窗口瞅了一眼，很巴結地笑着：

『三老爺招呼你老人家哩。』

什麼？——三老爺？唐啓昆嚇了一跳。

眞的！正是三老爺，那位丁文侯丁三老爺！——趴在窗口笑嘻嘻地瞧着他，右手搭在一個女的肩膀上，嘴裏在嚼着什麼東西。

『來我這塊坐坐，唐老二！來！』

『該死的東西！』唐老二在肚子裏罵。

到底他還是走了進去。他彷彿不屑去看那個女的，祇是嚴正地直盯着那扇門，作股正經地坐着，連丁文侯那付嬉皮笑臉的勁兒都動搖不了他。

那位三老爺大概才起床，赤着脚拖着一雙拖鞋，小紡的短褂子有幾顆扣子還鬆着。

「唐老二你要請客才行哩。正好我還沒吃中飯。你不請我就不得了，我告訴你。我曉得你的事情：你在這塊養了個雌的。」

「哪里！哪里！」

「嚇，你還要瞞我！——南京的小鴨子。…………」

於是大笑起來。那個女的可愛笑不笑地打量着唐啓昆，那勁兒就像城裏人看見鄉下人做了什麼傻把戲。

半點鐘之後，唐啓昆給丁文侯搭到迎江樓裏。那個出主意叫了許多菜，看來他不是爲的要吃，祇是叫他唐老二多破費點兒。

「這不算什麼，」唐啓昆一面跟他們走出館子，一面放心地對自己說。他還可以打那個丁家多撈些回來，在他們芳姑太太身上，甚至於在侃大爺身上。說不定他們家裏另外一個人還能够帶一筆整的給他，整的！

還里他勝利地閃了一下微笑。別人遣走了女的，再拖他回旅館去的時候——他竟不大掙扎。他不在乎。

「今兒個吃得眞痛快，」丁文侯抽着烟，打了個膈兒。「不過我窮得很，我要沒得一百塊簡直不能够鬆動。唐老二你該代我想想法子。」

唐老二插燃了洋火，手停在半路上，對那個搖搖頭。他點着了烟抽一口，正要空着嘴來說話，文侯三爺可一下子站了起來，猛的關上了房門。

「我老實告訴你！」他身子抵着門，一雙發紅的眼睛對唐啓昆瞪着。「你不代我辦到可不行。……一百——少一文我不要！不說別的，我祇跟你算算賬——看你騙了我家芳姑太太多少錢！……」

唐老二傻瞧着他。

那個似乎早就預備好了的樣子，流水那麼嘩嘩地往下說着。

「你們唐家裏不會沒得錢。你們是了不起的世家，你們祖宗老子做官做府還做買賣撈呀騙的都來。你不給——我跟你鬧個尸山血海！」他使勁把鼻子一抹。「唵，我向來就是這個樣子，不跟人家婆婆媽媽的。說到就要做到！……」

這些都一個字一個字刺着唐啓昆的耳朶，逗得他眼睛霎呀霎的。他腦子裏的念頭給這些話聲一斷斷打碎了，什麼也想不起來。

「呃，何必呢，何必呢，老三！有話總好說的哎，彼此是至親。」

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他心裏倒還算平靜。好像注定了要倒個大楣，沒得說的，祇好硬着頭皮來認晦氣。文侯老三就祇這一樁：一喝醉了就不認識人。

那個斬鐵截釘的：

「別的不談。一百！」

「少點個行不行呢？」

「放你娘的屁！哪個跟講價錢！」

「唉，你也想想我的困難。我實在是……」

「你給不給，給不給！」丁文侯往這邊衝了一步，酒味兒直噴。「老實告訴你：我是代我們芳姑太要。我要代她出口氣。噢，你們唐家了不起，看不起我們丁家，丁家的人也隨便給你欺侮，可是？……一百塊還是客氣的，不然的話——我們不談！先扭下你的腦袋瓜子再說！……」

唐老二拿烟的手停在空中間忘記了抽。怎麼辦呢？看來他要是不答允——哼，那！

（未完）





唐啓宇

唐啓宇，字御仲，江蘇江都人，年四十一歲。民國九年畢業南京金陵大學，得農學士學位，考取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公費留美，十年畢業美國喬治亞大學農學院，專攻植棉學，得碩士學位，十三年畢業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專攻農業經濟學，得博士學位。歷任國立東南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教授，中央政治學[illegible]藏班主任，江蘇省黨部常務委員，中央黨部農民部總幹事，中央黨部民食委員會委員，江蘇省農礦廳合作事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江蘇省農民銀行監理委員會委員，農礦部農業金融討論委員會委員，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黃河水利委員會簡任技正，土地委員會秘書。現任全國經濟委員會簡任技正，農業週報社社長，中央地方自治委員會經濟計劃委員會專門委員，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中華農學會理事，中國合作學社理事，中國地政學會理事。

編輯後記

在循例休刊兩週以後，我們很欣快的能以更活潑和充實的內容，與讀者們相見。近週第五屆三中全會與日本議會均在開會討論期中，此事對於中日關係以至整個東亞形勢的演變，實具有很重大的意義。今後東亞的命運如何，實以目前為決定的關鍵。王芸生先生本期寫的「東亞幸福之途徑」一文，已向友邦誠懇地指示出一條安全坦蕩的路線，俾資採擇。霽華先生的東京通信，把林內閣的本質，很清晰地向讀者們剖析出來，更足增讀者對於日本政局的認識。

× × × × ×

關於三中全會自開會以至閉幕的經過，具見本期鑄成先生撰著的專篇，可作現代史料看。「對於三中全會的希望」一文，亦極有探討價值。田光程與徐芸書兩先生的文章對於國家復興的前途，均能發揮健全的討論。從他們正確的態度，我們覺得國家前途具有極光明的展望。

× × × × ×

在嚴正問題的討論以外，本期還有很特出的貢獻。知堂老人為我們寫了一篇他久已就想著筆的文章「賦得貓」，此文的內容，很耐咀嚼。篠園先生的汪胡家乘一文，本期登完，（續第五期），以後談薈仍間期發表。又本期「太平天國史事雜錄」稿因篇幅關係，臨時抽出，定於下期發表，這是我們要向作者與讀者道歉的。

編者

訂正 第七期「北方青年的回響」一文，作者姓名於看樣後，為手民誤植上欄，特此訂正，並希作者原諒。

原文献残缺


司各脫
乳白鱉魚肝油
兒童身骨嫩弱常不任風寒侵淩一有不慎動生疾病殊為發育之障碍也善撫子女者必日給以司各脫乳白鱉魚肝油使兒童得臻于健全活潑減少病患易于成長因此油中含有維他命與鈣質等多種名貴養料於兒童最為滋補任何魚肝油類不是過也
中國總經理 英商卜內門洋鹹有限公司
服本品能抵禦風寒!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